

羽蛇

洛佩斯·波蒂略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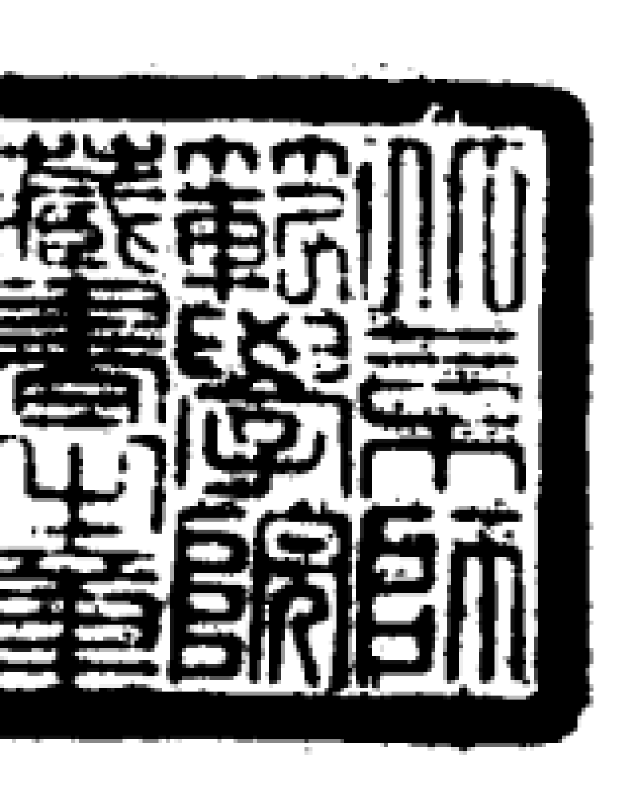
羽　　蛇

〔墨西哥〕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著

宁　希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羽　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01,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 1/2　插页2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69　定价0.39元

前　言

墨西哥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公元前十世纪以后，墨西哥的古代印第安民族就开始有了发达的文化。公元十五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墨西哥，进行殖民统治。印第安民族受到奴役，他们的文化遭到摧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墨西哥古代印第安人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在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一直流传到现在。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包括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

羽蛇，或名盖查尔柯亚脱尔，是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民族神话传说中一个传布很广的故事。盖查尔柯亚脱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各种神话传说中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一个神，主宰农业生产和风调雨顺；有的说他是一个英雄，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社会。然而，不管他是神还是人，从盖查尔柯亚脱尔传说的内容看来，他显然是作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贤明统治者的象征，在连续几个世纪的长时间中，为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崇拜，所颂扬的。

据近年来墨西哥考古学家的研究，盖查尔柯亚脱尔的传说最早出现于特奥蒂华庚文化，那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一

座围绕石刻羽蛇形象的金字塔。后来，到公元九世纪时，属于纳瓦文化的托尔德卡人，以图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部落国家。他们崇拜盖查尔柯亚脱尔，为他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说他是一个从海上来的贤明统治者，在他的教导下，托尔德卡人脱离了愚昧状态，学会了耕织，成为一个富强的部落。在他的治理下，图拉成为当时中美洲一个繁荣的城市。公元十一世纪时，由于天灾和部落内部的纷争，托尔德卡文化突然衰落，但是他们对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崇拜，以及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却流传到墨西哥的其他后来发达起来的部落，如：阿兹特克人，马雅人，伊查人等。在特诺奇蒂特兰，在丘鲁拉，在契钦一伊查，在索契卡尔柯等地方的文化遗物中，都有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金字塔或者石刻像、画像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文化的恣意摧残和破坏，对于羽蛇或者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神话传说的全部内容及其意义，直到现在仍然知道很少。墨西哥的学者们认为：缺乏文字的记载，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文化的中断，至今仍然是研究、搜集古代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巨大障碍。

墨西哥现任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根据现有的关于羽蛇和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神话传说材料，进行了研究，以艺术的概括，写成了这一部作品：《羽蛇》。《羽蛇》以庄严而有力的文笔，塑造了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人物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形象，记述他从东方海上来临，教导

托尔德卡人从事耕织，发展生产，建设图拉的业绩，使得这个几世纪以来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古老印第安神话传说恢复了生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羽蛇》最后写到盖查尔柯亚脱尔晚年中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只得离开图拉，乘木筏飘海而去。他临走前预言：他将要重新回来，还将有异族来到这里，征服印第安人，灭亡墨西哥。据历史记载，阿兹特克人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莫克特苏马，以为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柯尔特斯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重新降临，因而对他失去警惕，不加抵抗，以致遭到失败的。

《羽蛇》这部作品，就是这样通过盖查尔柯亚脱尔神话传说的生动再现，表达了墨西哥人民要求发展生产，维护主权，反对外国侵犯的强烈愿望。

墨西哥和中国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人民和墨西哥人民在捍卫本国独立、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中已经结下深厚的友谊。今天，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一定会起到沟通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的良好作用。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献给蒙西

盖查尔柯亚脱尔

"我是人吗?"他通过他的灵魂说。"我依然是我吗?"他在大地中间说。

——《奇兰姆·巴拉姆》第八卷

目　次

关于根源的序言

奥麦育康！我要上升到二元之地①，那里只有狂风和黑暗，只有育阿利·埃卡脱尔②；那里，在经书的统一意志之前，积聚着无限的宁静。

我已经到了那里。我是人吗？我通过我的灵魂说。

我已经到了那里。我依然是我吗？

在时间之前，在一个没有空间的点上，在一切返归太初的脐眼里，在那里的黑暗的反复的旋涡中，无限大寓于无限小之中；在脐眼里，多种多样的事物变成宇宙；那里特洛克·那华克③是一切可能性的黑夜风暴；那里夜的主宰，黑色的特斯卡脱利波卡，隐匿自己，爆裂成光，于是诞生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希望与之一致的宇宙。盖查尔柯亚脱尔，宝贵的孪生兄弟，鳞上有羽毛，既爬行又飞翔，既是鹰，又是蛇。

星球创造出来了。

羽毛创造出来了。

老虎创造出来了。

---

① 古代印第安人认为世界有两半，另一半为人死后所居之地，称为二元之地（Lugar Dos），其主宰为奥麦育康（Omeyocan）。

② 育阿利·埃卡脱尔（Yoalli Ehecatl），代表狂风和黑暗。

③ 特洛克·那华克（Tloque Nohuaque），代表风暴。

歌声创造出来了。

痛苦开始了，血已经在跳动。

“我就是万物。”经书说。

“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说。

从那时候起，他离开了创造者的手，开始自己照料自己。

育阿利·埃卡脱尔。

狂风和黑暗！

第　一　章

道　　路

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和大海把他抛上海滩。他身子缚在木十字架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浑身盖满泡沫。他身子贴着大地，象孩子抓住母亲那样紧紧抓住它的可爱的形体。

他赤身露体，失去了记忆，但是内心却很明白，仿佛一颗星星在大风和黑暗中闪耀。这是内心，外面却是狂风怒号，雷雨交加，一片混沌。

次日，晨曦微露，周围一派宁静。他躺在海滩上。他只记得来时的方向，升起的太阳和把他身子系住的伸向四方的木十字架。正是这个木十字架，在那狂风之夜，在暴风雨的怒号之中，飘在海上，把他送到这块离开了水的陆地上。

他赤身露体，失去了记忆。他唯一的愿望是要继续活下去。他饥渴难熬。他感到的只是悲伤和孤独。

“我还活着吗？”他终于自问。这时，一阵疼痛使他撞上了岩石，以致全身乏力，失去知觉。他内心的闪光暗淡了，只剩下一种阴沉的嗡嗡声在响，象死亡一般；肿胀的嘴巴满是血腥味和咸味。

他扑在地上，嵌在泥沙里，象一块燧石，身上铺满了白色的鳞一样的泡沫，腹部紧贴着土地。

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太阳也从海上来临，它的光芒唤醒了鸟儿，叫它们歌唱。新的一天有鸟儿的歌唱和鸟羽的闪光。鸟儿们飞到他的身上，落在他一动不动的躯体上，落在他蓬乱发粘的胡须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背脊上，以及他的十字架上，都没有惊醒他。

从远处看，在曙光中，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他就象一条有羽毛的蛇，一条曾经从大海那边，太阳升起的方向来到过的羽蛇。

孩子们对父母就是这样叫嚷的："太阳送来了一条羽蛇！"

"它躺在海滩上，只有羽毛在动！"

父母们没有理睬。他们为了给子女寻找食物，已经够忙的了。

只有孩子们有好奇心也有时间去看躺在海滩上的羽蛇。他们走近了去看。

他们一步一步地靠近，小心翼翼，十分害怕。他们互相鼓励。其中一个胆子最大的向前奔跑，绊了一交，惊起了鸟群；鸟儿们一飞，更引起孩子们心里的恐惧。

"羽蛇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脸上身上有毛的白人！"

孩子们跑开去，藏到泛着香味的潮湿的丛林里。

"羽蛇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毛的白人！"他们又向父母们叫嚷，但是仍然没有得到理睬。父母们很忙，也没有

好奇心。他们正用石块和棍棒猎取小爬虫，小动物和鸟儿。

孩子们又回到海滩。现在他们也带了棍棒和石块。

在海滩上躺着的已经是一个赤条条的奇怪的人，绑在一根木头上，一动不动。他们从远处向他掷石头，到近处打他。其中一个最大胆的还刺他，刺得他流出了血。

鲜红的发亮的血滴在土地上，让它第一次吸到了这样的鲜血。

他抬起头来，睁开了圆圆的大眼睛。

“神哪！神哪！”从他蓬松的胡须里发出了嘶哑的叫声。“我是在哪个深渊里叫喊？”他自言自语地说，同时，他的发烫而昏眩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群棕色的凶狠的小东西在奔跑。他们慌慌张张地向父母们跑去，报告他们的功绩。

“他有蛇那样的圆眼睛，脸上都是毛！”

只有阿卡脱尔发生了兴趣。他知道，大海是慷慨的，有时候会把好东西冲到海滩上来。

他吓唬孩子们，不让他们回到海滩上去。太阳落山后，他自己就去找有羽毛的蛇。也许能够把它吃一顿，用它的羽毛做饰物。

他到了那个地方，也惊起了鸟群，发现了一个赤裸裸的白皮肤的有胡须的人的身体，这人已经奄奄一息，腰部的一侧有一处干了的血痕。

“喂！喂！你是谁？你怎么会是白的，还有胡须？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个降世的神，还是一个死人？”他用长矛刺他，他动了一下。

“是大海、太阳和风把你送到这里来的。

“你就做远方来的种子。

“你就做别处来的幼芽。

“你就做异族来的根苗。”

阿卡脱尔把他从木头上解下，抓住他的头发和胡须，吃力地拖到丛林的边缘。他的双脚从被丢弃的十字架处划出了两条平行的痕迹。

一阵异样的剧痛使他恢复了知觉。他连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在抓住他胡须的胳膊上咬一口；这条汗淋淋的棕色胳膊，正把他发干的嘴巴和牙齿紧紧地压住。他只好让他拖着。从他浮肿的眼睛里，从饥饿和疼痛中，他可以看到黄昏的星辰在闪闪发光。就象那个风雨之夜在他内心闪烁一样，他无意去注意星星如何之美；他只知道它还在闪耀，就象他自己的存在一样。

“天哪！我还活着！”他终于艰难地说。“我还在受苦！我还能看到星星！你没有抛弃我啊！我仍然是痛苦和光明！”

那个棕色皮肤的人——他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气喘吁吁地把他在一条小溪边放下。当这个降世的人起来喝水时，阿卡脱尔的双手仍然还有那浓密粘糊的须发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他的眼睛的网膜也仍然感到对方那双反射着黄昏和星星的眼睛的光芒。

“他渴了。他身材高大沉重，也许是一个战败的神，也许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神的种子，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受苦的人。”

一连七天，他给他带来吃的喝的，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

到了第八天，这个人不见了，使他很伤心。他没精打彩地回到部落。

“你把羽蛇弄到哪里去了？”人们问他。

“你七天不见。孩子们看见你找蛇去了，你还吓唬他们。你是想独占这条蛇！”

“难道你独自把它吃掉了吗？难道没有整个部落的人要和你一起吃吗？山那边的智者们说，他们看见过海上出现的奇迹。我们大家也都看见过天上有一条发光的蛇。我们以为这是母蛇来寻找小蛇呢。”

“你把蛇弄到哪里去了？难道你想独自供养它？难道不要整个部落的人和你一起供养吗？你以为你是一个新的人吗？难道你以为不要全部落的人，不要牺牲，独自一人就能供养神吗？”

“瞧，别再惹我们发怒！把羽蛇带来，它是属于这个土地的，属于这个天空的！”

于是，阿卡脱尔说：“他走了，溜掉了。一连七天我给他水，给他蜂蜜和水果。现在他却走了。我只能单独一人回来。是我亲自把蛇拖来的。在它变成一个长胡须的白皮肤的人的时候，我揪住了他的须发。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人。”

“别骗我们了！去把它带来，别叫我们用棍子揍死你！”

阿卡脱尔忧心忡忡地走了。他跑到海边，沿着海岸跑得精疲力尽。

他蹲着，脸朝东方，一连两天没吃东西。在他的心里产

生了崇拜。夜间，他在天空中看到了发光的蛇。白天，他就在地上寻找，但是没有找到。

他看到太阳升起，因为和米格特兰的死者[1]战斗而遍身血红，它那胜利的独眼很快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阿卡脱尔两天没有吃东西。

第三天天明，阿卡脱尔看到他在远处的波涛中闪闪发光，把一块象蜘蛛网一样的东西扔到海里，鱼儿就被捉住了。

他把身体的一部分遮掩起来，胡须上又溅满了泡沫。阿卡脱尔等着太阳出来，曙光初现，就到了他面前。

突然阿卡脱尔被捆在网里了，在一阵大笑声中被拖倒在地下。

“你是一个会笑的人哪。

“你还是一个会用网捕鱼的人。

“你不会是一个神。

“我是来找你的。我们部落里的人们向我要你这条羽蛇。他们说天空和土地都需要你。”

这个渔夫什么也不说，只是哈哈大笑。

他把捆在网里的阿卡脱尔带到远处的一片密林中，毫不费力地生起了火，和他分享了鱼。

* * *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

---

① 米格特兰(Mictlan)，一般死者所居之地；古代印第安人认为太阳到晚上即照临该地，到白天必与死者进行一场战斗才能升起。

阿卡脱尔学会了令人惊讶的新鲜的事物。那个人也学会了说话，明白了大地上的种种事情。

“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有许多东西要给与。

“我觉得我是泉水。

“我觉得我是河流。

“我觉得我是道路。我知道，但是不记得。

“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主宰，是他命令着我。我必须给与；我必须贡献；我必须指引；我必须拯救自己。”

第二年，他埋了十字架，准备走上道路。阿卡脱尔应该到第一个部落去宣布他的来到，那就是他自己的部落。

人们从茅屋里出来看他穿的衣服，看他的鱼网，以及他挥动着的一面旗子。

“阿卡脱尔回来了，他没有带蛇。”老妇们尖声尖气地说。

“阿卡脱尔回来了，仿佛象个老爷。”青年们嚷着说。

“你回来，好象知道它在哪儿；你回来，好象要告诉我们什么消息。”老人们提醒说。

“我是来宣告：蛇要来了。已经到了该他来教导的时候了。准备迎接他吧。要举行庆祝。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要教导你们新的事情。他要制作好的东西。举行庆祝吧。但是他不是作为蛇而来，而是作为人而来的。”

“你撒谎！你怀着一肚子的坏心眼，带着浑身的傲气。你自以为与众不同；自以为是一只雄鹰。你宣布他要到来，却不带任何信物。你没有实现我们嘱咐你的话。你躲藏了

一年。”

老妇们扯掉了他的饰物。

青年们夺去了他的旗子。

老人们宣判:“把他监禁！明天太阳出来之前就得死！他的血就是他最后的食物。让他赤身露体，一无所有，去掉他身上的傲气。”

“我不应该死！”阿卡脱尔抗辩说。“我懂得了事情。我要宣布主公将要给与的好东西。我不要死。我要亲眼目睹新的时代。”

“你一定得死。”老人们最后说。“这样才有用。你的死是好事，可以保持世界的精华，可以支持星辰的运行，可以稳定空中的太阳。”

“你们要我流血，简直毫无用处。那个白皮肤的人知道，只有自己愿意献出的血，才会使神高兴。他这样对我说过，我也这样相信。我不愿给我的血。我的死期还没有到。我不接受死。我不要。”

“血就是血。”老人们答复说。“你的愿望是你的，你可以保留。你死以后，你就是你的影子的影子。那时候你什么也不需要，因为你没有了血。我们要你死。我们要你的血。这是人们的意志。这是要实现的愿望。”

“既然如此，就这样吧。”阿卡脱尔说，就被监禁起来。

“现在我害怕死。从前我只害怕痛苦。他教导我害怕死，如果我不愿意死。他对我说:‘你是自由的，可以永生。’又说:‘愿意不愿意，你有自己的意志。’‘你能够在屈从和恐

惧之间选择。’‘我不愿意死；许多夜晚，狂风怒号，使我发狂，使我失去理智，但是没有失去意志，所以我不愿意死。我愿意我是一条道路，在我要死的时候死去。’

“我是自由的，我却被监禁。”阿卡脱尔想。

“我想活，他们却要杀死我。

“我不明白。不久以前，我的世界是单纯的。现在我懂事了，我却怀疑。我相信，但又动摇。现在我明白，我的意志是罪恶，而我的无知也并不是幸福。我的身体受到痛苦的折磨，我的心灵受到死亡的折磨。有时候我想，我不应该给他吃的，然而，我相信，我活着只是想为他宣告他的来到。我不明白。该怎样就怎样吧，明天就知道了。”

到了第二天，阿卡脱尔却并没有死。

因为他来到了。他打败了神，使他们没有能尝到阿卡脱尔的血。

但是由于天没有塌下来，不过下了一些雨，太阳仍然光辉照耀，人们就让他讲话。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他披着缀满十字架的羽毛斗篷来到；他身材高大，胡须满脸，身强力壮，孤单单地一人。

他张开双臂，缓慢地来到。

他睁着一双圆眼来到。

他背后带着一阵强风，吹拂着他的斗篷，仿佛着了火，在熊熊地燃烧。他大声地叫：

“我的使者在哪里？

“宣告我的人在哪里？

“我要见他！让他立刻来到我的面前！”

“今天要把他给神做牺牲！”曾经使他流血的那个孩子兴高采烈地说。

“他不该死！”来到的人喊。

“我不愿意他死。他的时候会到的。把他交给我。”

年纪最大的老人在沉默和恐惧中走了出来，用使他子孙充满骄傲的坚定声音说：

“你刚来到就在叫嚷。

“你刚来到就发号施令。

“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

“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是我是来给与的。”

“有谁向你请求了？有谁认识你？

“一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期待一条有羽毛的蛇，那时候母蛇正在天空中，可是，你并没有来。你躲在丛林里，象一个亡命之徒。你夺走了我们的一个人，使他失去了这个部落赋予他的理智，现在他竟然说他不愿意死，又说什么他是自由的。我们要的是一条有羽毛的蛇，而来的却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吵吵闹闹的人。你的圆眼射出狂人的火焰，吓唬孩子。我自己就感到害怕，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你从何处来，又将向何处去。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你是果实还是种子。我们不知道你是属于土地还是属于天空。”

“我是土地做成，可是我想升上天空。我身上有鳞，可

是我想生出翅膀。我必须贡献。我定要给与。你们帮助我给与吧，这样我就能升上天空。”

“你说的是奇怪的事情。”年纪最大的老人说。“你要给与我们什么？”

“我要给与你们罪恶和救赎灵魂的学问；教会你们改善生活的关于土地的学问。”

“你的话真是少有。你许下的愿我一点也不要。我们的祭坛上已经有神；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太阳。他们给我们提供食物；我们也向他们供奉食物。我们已经有人给与，也有给与的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我自己的生活很快就要进入幽暗。我们不对你有任何要求。而你，你要求的是什么？”

“把阿卡脱尔给我。他的死期还没有到。他已经学成；他是自由的人。”

“他的死已经决定，神正在等着他。”

“这个等着一个自由人之死的神，在哪里？”

“在上面。阿卡脱尔将要死在他的脚下，就象此地为了让太阳天天升起而选出来的人一样去死。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是这样。”

“太阳要出来，阿卡脱尔不能死！”那个人大喊。

这时候，大海那边刮来一阵大风，空中响起了雷声。

他大步跨上祭坛的台阶。他的斗篷迎风招展，犹如飞鹰展翅。有人以为他是在飞翔，因而更加惊恐万状。

他用网套住了神像，把它拖倒在地，碎成五块。他用每

一片碎块打了一个祭司，把他们打倒在台阶之下，摔得粉身碎骨。

“太阳要从东方升起！”

于是，太阳从东方升起，同时下起了倾盆大雨。

“你是全能的！”老人们喊。

“你打倒了我们的神。你带来了风，又带来了雨！神倒下了，太阳却从东方升起！

“我们没有神了！

“你留下和我们在一起吧。你就是新的神。我们要用血供养你，使你保持你的伟大力量，增加你的威力。你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

“我不能成为神。我刚刚成为人，就已经有了罪。

“我不要血。我是来献出我的血的。我是一个人。我要拯救人，也要拯救自己。我要给与，却杀了生。”

这时候他后退了几步，自己刺出血来，慢慢地走下台阶。

“我献出我的血！我献出我的血！”他激动地喊着，把血洒向惊讶的人们和尖叫的妇女。

“我一定要赎我的罪！为了拯救一个人，反而杀死了五个！我要让自己流血！我受到了暴力的诱惑！我杀人了！我杀人了！”

他大声地向部落的人们叫着：

“宽恕我吧！宽恕我吧！”

“我们宽恕你什么啊？”老人们问。

"我的罪恶。我杀死了五个人。"

"罪恶是什么?"人们问。

"罪恶就是在内心里，在行动上，不服从神的训诫。"白皮肤的人哭了起来。

"我们不明白。神的命令总是要得到实现。神们要死亡。他们也就是死亡的神。他们创造了它;他们培育了它。我们怎么能与神对抗呢?没有神的意志就一事无成。我们在这里就是供奉他们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恶。杀人不过是实行神所制定的生命的规则。"

被祭司们放在祭坛牺牲石上的阿卡脱尔，已经站了起来，泣不成声地说:

"我的主公为了救我而犯了罪。他为了我而犯罪，一定是非常爱我的。我要追随他，侍候他。我的主公犯了罪。"

"你留下吧，也许我们都会学会犯罪的。"老人们对他说。"到那时候，也许我们就会知道怎样宽恕了。"

"不，"他说。"杀过人的地方，我不能生活。没有宽恕的地方，我得不到安宁。我要继续走我的路。我要到山上去。我要在那里忏悔。然后再决定如何生活。"

"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吧。"老人们让步说。"不过你不要一个人去，得有人照应你。他可以做你的见证。把阿卡脱尔带走吧。"

"我也要跟着蛇走。"那个使他流血的孩子请求说。

"他要是喜欢你，达脱莱，你就趁这机会去吧。"老人们赞同地说。

“让他跟我走吧。”他也答应了。“他将帮我忏悔。他已经知道我的血的颜色。”

他就这样开始走上通向高原的道路，向着安纳华克高地而去。

他的随从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从此以后将永远跟随着他。后来，他们被叫做柯柯梅。当时他已经年过三十，早已忘掉了自己的名字和来历。他只知道自己的现状。

“你们叫我盖查尔柯亚脱尔。从今以后，我就叫这个名字吧。

“我是盖查尔柯亚脱尔。

“我是有羽毛的蛇。我爬行，我飞翔。我从空中来，我在地下去。既在泥里滚，也在天上飞。我倒下了，又爬起来。

“人们这样认识我。人们这样记得我。

“我是盖查尔柯亚脱尔。”

“给我们留下个标记吧。”部落里的人恳求。

盖查尔柯亚脱尔在地上插了一个十字架，说：“这就是真正的宇宙之树。”①

他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在部落里的人一片肃静、惊讶和崇敬之中走了，后面跟着阿卡脱尔和达脱莱。人们一直望着他消失在远方。

“他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宣告了新的时代。安纳华克的人有得哭泣呢。”年纪最大的老人谈了他的看法。“他是酵

① 见托尔盖马达（Torquemada）著：《印第安王国》（《Monarquía Indiana》）。——原注。

母菌。他对高原的人说来，既是欢乐，又是痛苦。他经过这里，夺走了我们的一个神，给我们留下了一棵树，五具尸体，一些我们不明白的话，使我们无所适从。这个部落不会回复到过去那样了。”

* * *

他不吃东西，赤着脚走了两天路。看到达脱莱累了，就背着他走。两天里他一句话没有说，只是走着，走着，走着，直至对走路感到了纯粹的狂喜：这是对舞蹈的狂喜的先声。这个基本节奏的组合："一、二"，"一、二"，"一、二"，就这样地重复着，直到脚步渗透了身体，紧贴在心上，使头脑空虚，忘记了一切。"一、二"，"一、二"，他丈量着大地，抚爱着大地，享受着大地的吸引力。走着，走着，走着。太阳落到后面，太阳升到头顶；太阳就在前面。走着，走着，走着。晚上，明月当空，一片沉寂，在扑鼻的异香中，这"一、二"的基本节奏的狂喜，把大地、人们和万物都融合在一道半圆形的永远在逃遁的地平线之中。

他们走了两天，来到西脱拉尔特佩脱尔峰下的群山中。这山峰终年积雪，巍峨洁净，犹如星辰。

"十五天以后，你们到这里来找我。"

"你们要走在我的前面，宣告我的到来。你们要说，要讲，要解释。做好准备。要举行庆祝，不要死亡。"

于是，他禁食十五天，为了实现通过自身的痛苦而赎罪的意图。

第二章

安纳华克

这个时期过去了，他们回来找他。

来了许多人，有重要人物，也有普通百姓。

阿卡脱尔和达脱莱走上前来。

“十五天已经过去。我们遵照你的嘱咐来了。我们完成了使命。我们和各部落的人谈了话，宣告你的来到，带去了你的标记：宇宙之树。许多人愿意认识你，都来看你。他们要你教导他们。他们知道你伟大的学识和伟大的能力。你的名声，你把神像打倒，你反对以人祭神而杀了祭司，还有关于改善我们生活的话等等，都传到了他们那里。”

“让他们到我面前来；因为禁食和忏悔，我行动困难。我经受了痛苦，现在我洁净了。我又一次能够与人们面对面地相见了。”

所有的人都来了，有好一会儿沉默着。后来他睁开眼睛，在阿卡脱尔和达脱莱的帮助下坐了起来。

“我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他说。

“我不知道何处是我的故土。我只知道我来自太阳升起的那个方向。

“我是为了使这片土地更美好而来的，也是为了使我自己更美好而来的。

“我是在两个天体之间；我既爱大地，也爱天空。我要栽下宇宙之树的四根树枝，使大地和天空的结合更加牢固。

“我要使人们更加美好，以面对我所侍奉的主宰，他的名字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不愿意陷入诱惑。”

“为我们说话吧。”人们对托比尔金说。“你总是到处喜欢发问的。”

于是，托比尔金说：

“我们已经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们不关心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关心的是你要到什么地方去。人们说，你是象夜晚风暴射下的箭那样降落人世的，因而来到我们这里。你说的话我们不太明了。我们要听听你的话；我们要看看你的行动。你既然说了，你就得给与我们一些。跟我们一起去吧，在我们中间住下。我们给你女人，给你奴仆。你给我们子孙，丰盈我们部落的血液。”

“我跟你们去。

“我要在你们中间盖一所房子，里面有许多房间。

“可是，我不要女人。我不应该有肉体的欢乐，也不应该有家族的骄傲。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子女，我同样地爱所有的人。理应如此。”

“如果你要这样，那就这样吧。”人们回答说。“以后你给

我们解释，让我们懂得你说的话。”

由于他身体虚弱，脚又受了伤，人们就把他放上担架，四个脚伕抬着。就这样，开始了他到安纳华克的路，向人们宣告了他的到来，所有的人都高兴地出来迎接他。

“盖查尔柯亚脱尔来到了！他为安纳华克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欢迎他吧！我们要让他在我们的土地上愉快地生活。”

人们给他送去了羽毛和鲜花。

就这样，他来到了图拉。

盖查尔柯亚脱尔看到了这片土地的辽阔，秀丽和富饶。

“我将在这里发号施令；我将在这里建设；我将在这里干一番事业。”他说，向在天上的神表示感谢。

他看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大量人群。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子女。我要指挥他们。”他又说，感到十分自豪。“我要改变他们的习惯，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的祭仪。我要使他们平等，使他们富裕，使他们自由，使他们谦和。”

人们给了他一所茅屋居住，因为图拉人只会用树干和茅草盖房子。除了阿卡脱尔和达脱莱外，人们根据他的请求，把一路抬他的四名脚伕给他，一起侍候他。

*　　　*　　　*

第一天，他没有出门。他在沉思。

第二天，他只让达脱莱一个人陪伴，拉着他的手出来了。

他在城里走了一圈，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他披着在路上用闪亮的羽毛制成的长斗篷，从肩头一直拖到地下。他步履缓慢，神态庄严。高大的身材，使他看起来真象一个神，身旁跟着一个赤裸的棕色皮肤的孩子。

人们看着他，都赞美他。

“这个盖查尔柯亚脱尔高大，强壮，白皮肤，大胡须。”人们议论。“他将同我们在一起生活。”许多人默默地跟着他，直到他走回家。

* * *

第三天，部落举行庆祝，以两个囚徒作牺牲；这是两个在山里打仗时被俘的野蛮的奇奇梅卡人①，他们几乎都不会讲话。

一清早就敲起了树棍和树干，号召全部落的人共享按照规定的祭仪给神的权力供奉的牺牲。

他们将被四个祭司抓住手脚，往一块大石头上摔，让石头撞他们的背，撞到胸脯断裂脱开，然后，由第五个祭司用燧石的刀子割开肋部，掏出尚在搏动的心脏，献在神前，让神享受宇宙间最美好的食物：人的血。这是造物之中最好的造物，万物为它所用，它以万物为食。

就这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太阳升起。

牺牲者又叫又嚷，拚命挣扎。在一片哄笑声中，人们不

---

① 奇奇梅卡人(Chichimecas)，古代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得不拖着他们，揍他们。就这样又拖又揍，把他们送上了神坛。

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出现了。他又一次张开双臂，向前伸着，缓慢地走向正要举行牺牲的地方。

“兄弟们！兄弟们！”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喊。

所有的人都沉默下来。

“我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今天我要教导你们两件事情：

“第一，除了自己的血之外，谁也没有权力使别人流血。

“第二，我要使你们树枝的声音更加响亮，叫它们歌唱。”

祭司们更使劲地抓住两个俘虏，显得很不高兴。

“祭仪不得中断！神要发怒的！仪式要照常完成！按照我们祖先教导的那样举行！让他们的秩序继续存在！让世界保持稳定！”

“这不是世界的秩序！”盖查尔柯亚脱尔说。“我提出另一种不同的秩序！但是现在且不讨论。我只要求把牺牲的时间推迟到中午，这期间我就叫木头唱歌。”

“行！”首领们说。

“不行！”祭司们反对。

“就这样！”人们说，他们的眼睛只看着盖查尔柯亚脱尔。

盖查尔柯亚脱尔脱下斗篷，当着人们的面开始工作。

他使用几把燧石刀，还有他亲自点起的一堆火。他挑

选了一段美丽的树枝，这里削一下，那里烧一下，不到中午，就把树枝挖空，中间留下两片振动的簧，就有节奏地演奏起来。

“他真的教木头唱起歌来了，”人们听着有节奏的乐声说。“他真是懂得做许多漂亮的事情啊。”

盖查尔柯亚脱尔继续演奏着木琴①。

嘹亮的旋律很快就形成了舞蹈的音乐。人们开始跳起舞来。跳着，跳着，毫不感到太阳的灼热。太阳升起来，到时候又落下去。舞蹈成了集体的狂欢。人们忘掉了死亡，心中充满了木头的歌唱，它直到黑夜来临才算停止。

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站起来说：

“兄弟们，一个部落的共同舞蹈，比一个不幸者的死亡更使主宰高兴。音乐能使天体旋转。整个宇宙都跟着节奏在移动。我们要采用星辰的节奏，学会太阳的旋转。我们要按照我们自身空间的节奏和旋转的每一个节拍舞蹈。我们要象星座那样地舞蹈。我们要与整个宇宙的旋律混为一体，于是我们就能把自己升向主宰。我们的脚步会使他高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短暂的美的宇宙。”

于是，他又演奏起木琴。

“诅咒你！”这时候，祭司们嚷了起来。

“诅咒这些抛弃了自己的神的笨蛋！这样吵吵闹闹，已经使传统的血祭中断很久，太阳已经到了米格特兰，它需要

---

① 木琴，原文为Teponaxtle，古代印第安人的一种木制乐器。

人的血明天才能再明亮地照耀！音乐留不住太阳，只有人血才能支持太阳。”

人们跳舞跳得累了，犹豫了起来。

“那么，”盖查尔柯亚脱尔叫。“这里就是我的血，我把它献出来，以免牺牲更多的兄弟。”他说着，扯开了自己的创伤，涌出血来，在地下形成了深红的血迹。

“这就是我的血。我是自愿让它流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流。

“这就是我要在黑夜结束之前给你们的另一个教导：除了自愿，不要再引起更多的痛苦；除了自己的血，不要流更多的血。

“我要流出我的血，并非是为了宇宙的运转；宇宙也并不是漂浮在人血的上面，而是服从着节奏的规律。我流血是为了不使别人流血。我将是爱和节奏的欢乐的源泉。感谢你，主宰，你让我流血，感谢你给了我唯我所有的意志，现在我愿意我成为夜晚的贡献者！”他默默地哭着，一路流着血，向他的茅屋走去。他的随从们也哭着，陪伴着他。

人们感动地默默地回去了。

盖查尔柯亚脱尔在图拉度过的第三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以后，人们开始爱他。

就这样，盖查尔柯亚脱尔开始在安纳华克进行教导。

*　　　　*　　　　*

几天以后，托比尔金带领着一群首领，向盖查尔柯亚脱

尔走来；他正在教他的随从们用野生纤维进行染织。

“盖查尔柯亚脱尔，”他们对他说。“我们来请你跟我们谈谈。我们想得到你的回答。现在人们已经不愿意杀死俘虏作为牺牲，祭司们因此很恼怒，威胁说要离开村社。我们自己也在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很简单，”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说。“谁接受了主宰的差遣，谁就用自己的痛苦去供奉，不要给别人制造痛苦。谁认为有必要流血，就叫他献出自己的血，不要用别人的血去供奉。除了以自己的善或者以自己的恶之外，不需要别的牺牲。支配别人的痛苦，就是剥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和爱。”

“你使我们不得不对事物进行思考和判断。你摧毁了我们祖先创造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我们一向是毫不犹疑地接受的。我们认为丰盛的血，特别是战争中俘虏的血，英雄的血，是供神的食物。以礼物献神，从不嫌多。”

“神要求的不是血。他欣赏的是美德。血是属于世代所有，只有它才需要，象激流般地在人们之间流动，从父亲身上流到儿子身上。血如果流到土地上，就会和死人的头发一样烂掉。神并不是吸血鬼。人们的美德才能使他享受愉快。正是这种美德织成了天体的至上光辉。”

“那么，你对我们说的美德是什么呢？”

“给与自己的一切，给与内心的一切，不求回报。”

“那么，我们所要给与的内心的一切又是什么呢？”

“人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三件东西，只有其中两件使神喜欢，就是：爱和痛苦。有了爱，万物相聚；有了痛苦，万物相

离。这就是使得宇宙运动的节奏。有了爱，则会有所获得，有了痛苦，则要付出代价。只有这样，世界才保持平衡，这就是神的正义。我是这样理解的，也是这样说的。第三件是知，但是知，只会导致骄傲。”

“盖查尔柯亚脱尔，你总是说一些奇怪的事情，使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人的痛苦会使某一个神感到喜欢。你所信仰的这个神真是太残酷，竟以他自己的创造物的痛苦为乐。直到现在，我们是以鲜血和鲜花献神的，从来没有想到过痛苦。”

“鲜花是爱的形象。”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但是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也许连我自己也不理解。说起这种事来，在广阔的大地上，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点，在天空的无限之中，我几乎是一无所有。我的主宰并不是冷酷无情之神。我相信，我也要说：主宰喜欢接受美德，而美德就是给与，因此，对于人的根本来说，没有比他的爱和他的痛苦更亲近，更密切的了。”

“血或者痛苦，”托比尔金说。“在我看来是造物中最奇怪的东西。现在既然我不理解世界，为什么要痛苦，为什么？”

“我们不要对创造者妄加评论。”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为了求生存，我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祈祷，我们忏悔，因为我们知道但并没有理解。”

首领们十分困惑地走了，互相说着：“盖查尔柯亚脱尔无疑是有美德的。现在我们知道的还很少，然而我们已经不愿意以人作牺牲了。”

于是他们在部落里开了一个会。经过讨论，大家同意不再以人作牺牲。

"我们不再以人给神作牺牲了。"他们一起去对祭司们说。

"愚蠢的东西！我们的世界要乱了！"祭司们回答说。"另一个时代会来的，然而不是我们这时候。我们不愿意和图拉人共命运。我们要回到北方去，回到平原去，回到山洞中去寻找这个正在灭亡的种族的精华。你们就和这个爱跳舞，爱哭，爱闹的盖查尔柯亚脱尔在一起吧。"

"总有一天我们要回来，或者我们的子孙要回来，拔掉这个迷人心窍的魔鬼的胡须！"

他们说了这些，就把古老的神像包在干皮子里，悻悻地向着北方而去。

混乱增加了，许多人想跟祭司们一起走。

但是这时候，阿卡脱尔来到他们中间，带来了木琴；还有达脱莱也来了，带着一支盖查尔柯亚脱尔教他用芦苇做的笛子；还有四个脚伕也来了，带着铙钹和铃铛，这也是盖查尔柯亚脱尔做的。他们开始敲打吹奏起来，于是音乐又一次透入了人们的内心，混乱消失了。

"盖查尔柯亚脱尔给了我们美丽的东西！现在他把鸟儿的歌声放进芦苇的芯里去了！"

"我们走吧！"祭司们在远处说。"不要让这些乱哄哄的声音把我们也迷住，动摇了我们的决心。"说完，他们就皱着眉头，紧闭着嘴，拖着包裹走了。有几个人跟着他们。

"我们没有神了!"有几个女人嚷起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会创造更伟大的神!"有几个青年回答说。于是没有人再觉得害怕,跳舞一直跳到精疲力尽。

两个俘虏趁着跳舞的时候逃走了。

*　　　　*　　　　*

第二天,首领们又来看望盖查尔柯亚脱尔。他继续在教他的随从们染织野生纤维的技术。工作进行得很快。大家都很惊奇,用纬线怎么在布上织出图案来。

"你们奇怪什么?"盖查尔柯亚脱尔问。

"我们是来对你说,我们已经没有神,没有崇拜,没有人对我们说什么事将要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了。但是看着你双手的魔术,如何用线织出了图案来,我们就沉默了,没有开口。"

"你们奇怪什么?"盖查尔柯亚脱尔又问了一句。"我已经说过,一切都是节奏,一切都是音乐。世界就象现在我织的这块布一样。我们每个人来来往往,就织成了一块创造的布,让主宰装饰他的荣光。"

"是这样,就如你说的。"首领们说。"这一定是一块美丽的布。"

"是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说。"是一块以善行和恶行织成的美丽的布。只有主宰才能看到其全貌,白天和黑夜的星球就是镶嵌在上面的宝石。"

于是,他们就留在那里看他工作,看他教导,看他纠正。

“我们没有神了。”过了一会儿，首领们又说。“走了的那些人把神带走了。他们把神藏了起来等着再回来。给我们新的神，让我们崇拜吧。”

“神只有一个，”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他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物。他是我们的父母。我不能把他给与，他是无所不在的。”

“可是我们见不到他。”首领们说。“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只有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每一种东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同时又是其他东西的敌人。虎有巨齿，鹿有飞快的腿。有的有利爪，有的有尖角，有的有保护色，还有许多则有毒。不论把眼睛看向何处，都是千差万别，怎么能说不是每一件事物有一个神在关怀着呢？气，水，火，树木，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形式，显然是由不同的神在管理的！”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但是主宰是全能的，如果如你们所说，甚至神也是他所创造。”

“那么这个伟大的神又是谁创造的呢？”

“他不是创造的。创造与时间同时开始，而他并不与时间一起流逝。他本身自为一体，他就是他自己。”

“我们还是不懂。”他们说。“我们必须看得见，摸得着。你说的那些话不实在，不具体；我们的眼睛看不见，风会把它吹走，我们会把它遗忘。还是把我们能理解的神，给人们以欢乐和安宁的神，给与我们吧。”

“如果一定要给你们一些什么的话，我就给你们栽一个

向爱和痛苦张开双臂的十字架。这是真正的宇宙之树，也就是我派人在我之前来宣告时使用的标记。”

“那就给我们吧。”他们说。

“我明天栽它。现在我就去做。”

他就这样非常精巧地做起来。

第二天，人们看见盖查尔柯亚脱尔扛着一个大十字架。

这时候，人们已经都聚集在一起，看着他如何用伟大的力量，伟大的技术完成了他的工作。

“你们要崇拜这个标记。这棵树就是真理，就是道路。中间的这根枝条连结着天和地；一边的臂膀是爱，另一边的是痛苦。你们就把它作为我的神而接受它，它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

“但愿如此。”人们高兴地说。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神可以信仰了，这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神。”

“我们又有人给我们引路，有人给我们保护，有人给我们支持，有人给我们安宁和对敌人斗争的胜利了！我们的军队又有一个神了！”

“我们崇拜他。我们尊敬他。”

“既然血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怎样取悦他呢？”人们问。

“我要教导你们用宝贵的石头和金属制造美丽的东西，教导你们向他演奏音乐，教导你们跳舞和唱歌。我还要教导你们编织花环，焚烧香草，特别是，你们要按照我对你们

说的那样去做。这一些我以后再说。至于现在，就让信仰来支持这棵树吧。”

他说完后，大家都很满意。

盖查尔柯亚脱尔回到他的茅屋里去沉思。

可是，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引起了巨大的不安。

盖查尔柯亚脱尔随从中的四个人，就是曾经抬过他而且热爱他的四个脚伕，请求他允许他们用他自己的形象装饰十字架。他们为了取悦于他，用从他那里学来的精巧手艺仿制了一条羽蛇，把它盘绕在十字架上，使十字架显得美丽而不孤单。

人们喜欢它，都去瞻仰。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来了；他后退了几步，脸色十分苍白。

“这是什么？”他叫了起来。“我认识它！这是恶！这是妄自尊大，它会窒死我的树！它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这是我们做的，是你允许了的。这是你的化身，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你的树，都知道这树是在你的照顾之下。”

“唉！”盖查尔柯亚脱尔叹了一声。“现在我明白了，我是不可能在十字架上了！

“把我的形象拿下来，用荆棘把它毁掉！不要亵渎神明！我以谦恭、崇敬来崇拜这棵树，但是我自己不能绕在它身上。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懂得了。我的身上污泥太多。我充满着骄傲。”他说着，为自己的虚荣而深感痛心。

人们却弄不明白。

“他真和我们不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怎么取悦于他！怎么使他满意！我们愚笨！我们无知！我们缺少懂得神职的祭司！我们请求他给我们派几个吧。”

然而，他们并没有毁掉那条蛇。他们秘密地把他的形象藏在一个山洞里，用仙人掌遮掩，秘密地开始对它进行膜拜。

有许多天，他没有走近十字架，既不教导人们对它崇拜，也不教导人们对它供奉，也不对人们进行训谕。他很悲伤；人们不知道原因，也很痛苦。

于是，阿卡脱尔走近了他，说：

“你很悲伤而沉默。你不再教导，不再对我们说话，甚至你也不再沉思。是什么使你生气了？是什么使你烦恼？我这个把你从海滩上救回来的人，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你叠起双手凝望远方。你不再歌唱，没有欢乐。叫我怎么办呢？难道我也得象小达脱莱那样刺破自己的耳朵和舌头吗？”

“你说什么？叫达脱莱过来！”

他流着血被带来了。

“你在干什么哟，孩子？”盖查尔柯亚脱尔问他。

“我在使自己痛苦，为了让你恢复生活的快乐，为了让你重新吹起芦笛，为了让你再度织网，为了让你再拉起我的手，和我出去走路。为了这些，我献出我的牺牲。”

“荒唐的世界！想不到我所解救了的竟然是个混乱的世界！我有意以伟大的姿态和伟大的声音把重要的东西教导人们，而竟然不知道自己是谁。有好几天，我充满怀疑

和困惑。我的精神仿佛笼罩着一层乌云。我忘记了如何对十字架进行崇拜，也不再记得它的教义，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我的虚荣和狂妄太严重。我最好还是用我的双手做一点事情。手是谦卑的。”

于是，他对阿卡脱尔说：

“从今天起，你负责照料这棵树，安排它的庆祝，布置它的祭仪。不要流血，只要有歌唱、鲜花和馨香的烟。要把欢庆的日子和赎罪及照料的日子分开。我已经和你谈了一年。在这一年中，你已经受到教益。”

他走到广场，宣布这件事。

“图拉的人们，”他用人们如此喜欢听的洪亮声音高声说。“一个来自大地的人，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个人，他曾经拉着胡须，把我从海里拯救出来，这个人，将要照料我栽下的这棵树。他将要教导你们怎样崇拜和祭献。我不配教导，因为我骄傲。他谦逊，他顺从。阿卡脱尔将照料这棵树，告诉你们怎么崇拜。我要周游这个地区，熟悉它。我要教导你们关于利用土地的事情。我不愿意使你们的灵魂更加混乱。我要沉思。我要回忆。我不能再把你们引上曲折的道路。”

人们接受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决定。他们需要有人负责圣职，以便使秩序和快乐重新回来，恢复从前的欢乐、舞蹈和歌唱。

就这样，盖查尔柯亚脱尔决定去了解这片土地；他将在这里继续生活五十二年。

他带着他的随从出发，还请求托比尔金陪同。

“我要培养你，让你学会安排我所教导的关于人们生活的好事。”他对他说。“走吧，跟我一起走。挑选陪伴你的人，熟悉这个地区的人。”

托比尔金很高兴，因为他的头脑十分好奇，总是在探索各种事物。

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指定谁分派祭仪的事，指定谁学习安排人们生活的事，并不是人人都满意的。有一些人开始产生了妒忌，只是当时还没有表现出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披着羽毛的长斗篷，头上戴着羽饰，出发了。他拉着达脱莱的手，使他欢腾雀跃；他知道自己并非白受折磨。

他在这个地方走着，仔细地观察土地，寻找什么地方种了玉米多收获，什么地方种棉花，什么地方种辣椒，什么地方种南瓜和其他大地上的瓜果。他寻找什么地方能储水，什么地方有好石头可以开采和建筑，什么地方有金属和宝石，什么地方可以狩猎。他就这样看到了许多东西。

盖查尔柯亚脱尔把这一切画在他熟练地从龙舌兰和树皮上剥下来的薄膜上。大家都很惊讶，龙舌兰的刺蘸上植物的汁和油居然能够画出线条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许多手艺，你都干得很灵巧啊！”

“这些都要教会你们。人们将会能干而富裕。他们将要成为建筑师，成为手艺人，成为托尔德卡人。”

有一天，他和他的随从到了远处的高山。托比尔金对他说：

“从这里再往前，不经过战斗就不能过去。从这里开始，就是野蛮的奇奇梅卡人的土地。他们打仗挺有劲，不以部落定居，随着赖以为生的野兽东奔西跑。”

“我要把使命直接传给他们。但是这要等到以后，等我们的土地富饶起来以后。”

“这很困难。”托比尔金回答说。“他们几乎不会说话。除了他们自己的那些简单事物之外，什么也不懂。

“他们与外人从不交往。他们没有首领，也无人指挥。他们崇拜太阳和星星，但是没有祭司为他们引导。他们短命而野蛮。他们头脑简单，象箭一样。”

“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会很好地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们会来的。可是现在是回到图拉去的时候了。我要看看阿卡脱尔在这段时间里是如何照料那棵树的。”

他们带着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的标本和图样回来了。这一次巡行，一共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远远地在小山丘中间看到了图拉的房子。

“我们马上就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图拉，它将成为这片土地的骄傲。它将是用我们开采的石头建筑的，上面还要涂刷美丽的颜色，使它悦目。”

阿卡脱尔兴高采烈地出来迎接他。

“一切都照你所吩咐的做了。人们已经接受这个新的神。我们还规定了给神唱歌舞蹈的日子。我们已经有四架

木琴，四支笛子，以及许多铃铛和铙钹。我已经根据他们表现出来的熟练和持久，指定了演奏者。我又指定了保持广场清洁的人。然而，我们还没有把这棵树装饰起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请求，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说些什么。它没有与人间的东西相似之处，也没有人所熟悉的形象。你得指导我们。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有越来越多的人到一个山洞里去，据说那里藏着一条羽蛇，又说它是你的孪生兄弟，是它给与你力量，因为这棵树吸去了你宝贵的血。有人告诉我，为了给你增添能力，人们开始以鸽、鸟和一切飞禽，给这条蛇做牺牲。据说这样就会给你精力，使你能够为造福众人而继续工作。我们怎么办？”

“你去，”盖查尔柯亚脱尔对他说。“到那个山洞去。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怎样对它膜拜，是不是干坏事。”

阿卡脱尔就这样去了。

那是夜晚，人们都睡了，没有人能够知道。

当微微发红的月亮落到西边的时候，他到了那里。

他走进山洞，没有惊动随从中的那四个脚伕，是他们做了那条蛇，对它进行膜拜的。

他们刚刚牺牲了一只鸽子，它的血还和树脂一起在火堆里冒火花。一股芬芳的浓烟在山洞里弥漫，使人神志不清。他们正在那里坐着，身子有节奏地摆动，同时刺着耳朵，让它流血，还用针线穿透舌头。火堆的光使周围染成一片红色。蛇仿佛在动。他们低声地一齐在喃喃唱着什么。由于他们用黑曜石做了蛇的眼睛，因此它似乎在看着所有的

人。这双眼睛炯炯发光，就象真的活的一样。

阿卡脱尔无法把自己的目光从蛇身上移开。树脂的浓烟和烧干的血的腥味，充满了他的感官。歌声的节奏开始压上他的身子，使他倒在地下，也开始喃喃地诉说他的意图。

脚伕们看了他好一会儿，没有停下他们干的事。阿卡脱尔伸出双手，他们把针线递给他，他也折磨起自己来。

“真是个极为相象的孪生兄弟。”阿卡脱尔喃喃地说。“他将把我们团结起来。他将给盖查尔柯亚脱尔以力量，让他使我们大家都强壮而纯洁。这是他的形象，就象是他母亲的回声。就是当我在地下，在海上，寻找他的时候，那个在天上找他的人。”

“是的！”脚伕们说。“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形象。而那一个却是赤条条的，干巴巴的！那是一棵干枯而悲惨的树，没有颜色，什么也不象。这才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孪生兄弟的形象！这是他所喜欢的，而他自己却不知道。当他头脑中的迷雾散掉的时候，当他记起了他的世界和他的根源的时候，当他想到了你看到过的他的母亲的时候，他就会知道的。”

“我们就在这里崇拜它，不让他知道，直到有一天把它供奉在它的神庙里。我们就在这里让它享受我们的崇敬。”阿卡脱尔最后说。“白天，我打扫十字架，举行他所吩咐的祭仪。晚上，我就到这里来和你们在一起。这里居住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真正的神，他的孪生兄弟，它将会把他带到天上去。它命令他到我们这里来为大地造福。让我们感谢恩赐吧！”

第二天，他去见盖查尔柯亚脱尔，简单地对他说：

“我遵照你的嘱咐去了。那条蛇被扔在那里的一个角落里。它很脏，正在枯干。没有人去看它。人们到山洞里去，只是为了躲雨。”

“如果是这样，”盖查尔柯亚脱尔说。“就没有必要让它脏，也不要让它干了。既然它的羽毛如此美丽，而我也披过它许多次，我看将它保留在一边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盖查尔柯亚脱尔不知不觉地开始感觉到了被尊为神的诱惑。

第　三　章

托尔德卡人——建设者

那个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正是年富力强。他身材高大，四肢健壮，容貌漂亮。他喜欢披着斗篷，戴着闪闪发亮的羽毛出门，让人们对他敬仰。

人们爱戴他，因为他与众不同，因为他美丽，庄严，因为他为人们造福。

他按照他们的才能，把人们组织起来，大家都很满意。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开始了。

他把在田野劳动的人和为城里的事务劳动的人分别开来。

他教导人们集体力量的好处，教导人们劳动的分工，以及分享生活之所赐。

他教导人们耕耘土地，获得丰富的收成；教导人们蓄水，通过渠道引到需要的地方去。

他教导人们种植棉花，摘下棉絮，搓成棉条，纺成棉线。

他教导人们捕鱼，张网设套捕获飞禽。

他教导人们加工木材。

他教导人们鞣制皮革，用贝壳，泥土，油脂和动物制成

染料。

他教导人们织成色彩鲜艳的毯子。

他教导人们到河里淘金，把金子与沙子分开，从地下开采金属，提炼熔解，制成饰物。

他教导人们寻找美丽的石头，加工琢磨，变成光辉灿烂。

他教导人们建造高大的房屋，而且总是布置得十分和谐。

他对人们说：

“你们是托尔德卡人，是建设者，是手艺人。你们的声名将传遍整个大地。不久，整个安纳华克都要来参观，来学习。你们应该知道，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神喜欢：一种是把我们忍受痛苦的美德献给他；另一种是以谦恭和劳动接受他的恩赐。从前，我对你们谈过有关死亡的事。现在，我要教导你们如何生活，如何进行耕种和收获，以便我们大家都能感谢神的恩惠。”

他已经很久没有走近他栽下宇宙之树的广场了，那是阿卡脱尔仍旧继续在照料着的。祭仪仍然维持，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山洞膜拜那条蛇，给它的供品也越来越丰盛。

盖查尔柯亚脱尔既没有时间，也不愿去了解，因此，很少和阿卡脱尔说话，阿卡脱尔也以更大的虔诚去崇拜那条蛇。他很满意，因为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力量和智慧增加了，同时，图拉的繁荣和美丽也增加了。阿卡脱尔很幸福，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达脱莱在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身边成长。“你是我的儿子，如同我的血一样。”他对他说。“我将把我的智慧和全部能力都给与你。你将使这片土地繁荣。”达脱莱是个沉默深思的孩子，他以惊人的才能学习一切，几乎不同任何人说话。他看着盖查尔柯亚脱尔，钦佩盖查尔柯亚脱尔。

“你要成为我所盼望的那种人。”他经常这样对他说，让他过严格的生活。

“我一定能成为你所盼望的那种人。”他大胆地回答说。然而，达脱莱并不幸福。他知道有一层迷雾包围着盖查尔柯亚脱尔。

这时候，他开始爱好使用饰物了。他用黄金和宝石装饰起来，出去让人们赞赏。人们看见盖查尔柯亚脱尔满身装饰着珍贵的羽毛、黄金和宝石，都很喜欢，越来越爱戴他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决定建造一幢有许多宽大房间的房子。

“我要把房子建在人们的中间。我要在那里贮藏人们的东西。我的随从，也就是人们的服务者，也将住在那里。我要在那里教导更多的东西。”

建造这所房子，花了很长时间。它的中央部分是圆的，向着四个方向各有一幢巨大的侧屋。

人们也造了一些房子贮藏增加了的丰富的收获，因为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了。

这所大房子是适应图拉财富的增加和力量的增强而建

造起来的；它全部用磨光的石块造成，上面还有座平台。盖查尔柯亚脱尔命令从境内四面八方送来材料，建造房子。他不慌不忙，总是在石块中和饰品中选用四种美丽的颜色。

人们非常钦佩，都为建造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大房子而愉快地劳动。房子建在一个山丘上，人们都能够看得见。从图拉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

如同盖查尔柯亚脱尔所宣告的那样，托尔德卡人，他们已经这样称呼自己了，开始觉得衣食丰足，享受到大地给与的慷慨恩赐。

“他有伟大的威力。他使我们富裕。自从他来到以后，我们不再忍饥挨饿。他的眼睛看到哪里，他的手伸在哪里，那里就是富饶美丽。”

他们满足。他们自豪。这时候他们仍然干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给他们每个人指定的劳动。

图拉在发展。人们从远方来赞赏它的兴旺景象。许多人要求允许在这里定居，享受它的富饶；这里是根据需要共同分配的。按照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命令，托比尔金负责分配财富，不让任何人有所缺少。所有的人都很满足，因为所有的人都比过去富有。他们努力劳动，整天忙个不停。

盖查尔柯亚脱尔在托尔德卡人中间度过了六个年头。当部落中心建筑的房子将要完工，粮仓里堆满了粮食的时候，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现在整个地区都繁荣而富足。我们要把它向山区发展。让我们到奇奇梅卡人的地方去吧。现在是到那里完成

我的使命的时候了。我要改善他们，使他们共同生活，聚居村落。我要教导他们耕种土地，建造房屋。”

“让他们就这样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吧。”托比尔金表示说。“他们是生性粗暴、毫无纪律的野蛮人。他们象山里和平原的风那样到处自由来去，没有任何管束，没有任何限制。就让他们去吧。我们自己的土地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我并不仅仅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对所有的人我都要给与。我得去找他们。我要把图拉的幸福带给他们。”盖查尔柯亚脱尔说。

“你要做的事，你得好好考虑。你并不了解他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象野兽一样，象老虎一样。”托比尔金坚持说。

“我要去。”盖查尔柯亚脱尔说。“我要实现我的使命。这一次你不要陪我去了，因为你没有去的愿望。我带着我的随从马上动身。”

“你不要去吧。人少了更不能去！让我带着武士们陪同你去；他们勇敢善战，惯于杀伐奇奇梅卡人，也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托比尔金坚持说。

“我不去使用暴力。我象来到这里一样地到那里去，把生活的赏赐，赎罪的道理带给他们。”

“你已经很久没有谈到罪恶和赎罪的话了。”达脱莱插嘴说；他一直在倾听他们的谈话，这时候他已经快有十八岁了。“你已经好久没有走近你栽在广场上的那棵树了。这

棵树既不发芽，也不生长，看来孤孤单单，叫人伤心。”

“在这期间，有许多次，我没有开口，但是在思考你所说的事情，达脱莱。那时候我思想混乱。现在，这棵树命令我把福祉推广到其他地区，使得新的兄弟们得到幸福。它立刻就会抽枝发芽的。”

“奇奇梅卡人可并不是兄弟！”托比尔金嚷了起来。“他们是这个地区的老居民。他们不一样；他们残暴。他们什么都吃，甚至垃圾。他们只崇拜太阳和箭。他们喜欢杀人；他们很早就死。你不要离开我们，这里有人在寻求和接受你所带来的和你所教导的恩赐。可是你却要到那个既不向你请求也不接待你的地方去。”

“我得去。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却一动不动地待在这里，这可不好。”

为了准备出行，他命人叫来阿卡脱尔。

那时候，阿卡脱尔已经很有威信。人们尊敬他，因为他负责供神和祭仪；是他，曾经抓过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须发；是他，同四个脚伕发起了扩大了对羽蛇的崇拜。这条蛇简直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孪生兄弟，它启发了他的一切行动，而他自己还一无所知。

阿卡脱尔披着盖查尔柯亚脱尔初来时披的同样的斗篷。他的嘴唇和耳朵戴着金制的饰物，上面插着羽毛，就象色彩缤纷的胡须。他步履庄重，言谈不多。

他来了，说：

“我的主公，我奉命来到。我得到消息，说你要离开我

们去寻找奇奇梅卡人的世界。你要改变他们成为好人。”

“是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说。“我把你叫来，让你把广场上的那棵树挖出来，让四个把我抬到图拉来的脚伕扛着，陪同我到奇奇梅卡人的地方去。让演奏木琴和吹笛子的乐师们也一起去，带着铙钹和铃铛。”

“你带着托比尔金和武士们一起去吧。”阿卡脱尔提议说。

“我不能把暴力带到暴力的地方去。我只带去生活和道路之树，带去木制乐器的音乐，此外，什么也不需要。”

“你既然这样说，就决定这样办。但愿我们不要为此而悲伤！”

“我还有一件事要对你说，”盖查尔柯亚脱尔又说。“你要注意，别再崇拜那条蛇了。我知道有人在那样做。否则，我要回来亲手把它毁掉。”

阿卡脱尔没有再说话，但是两眼含着泪花。

第二天，盖查尔柯亚脱尔一清早就出发了，只有少数几个随从陪同，其中有达脱莱。四个脚伕抬着十字架。随从中没有一个武士，只有乐师和手艺人。

托比尔金带着一支强大的武士队伍，秘密地尾随着盖查尔柯亚脱尔。

盖查尔柯亚脱尔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奇奇梅卡人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又游荡了好几天，一个人也没有看见。

人们开始感到疲倦，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这些野蛮人用不着我们。他们象

风一样来来去去，象空气一样不好寻找。你远远地以为看见了他们，走近了却只有我们；但是他们就是不同我们见面。”

于是，盖查尔柯亚脱尔决定不再游荡。他在一个山谷里坐下来，说：

“我们烧起一堆篝火，连烧几夜。我们围着火演奏乐器；我们把十字架栽在中央，一直到躲藏的人们来到。他们会来寻找光明和音乐，而我将要给他们的生活以光明和音乐。”

一连三夜他们这样做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老远就可以看得见火光；音乐声在高山的岩石上回荡。回答的只有狼的嗥叫，有时候还有虎的啸声。托比尔金在很远的地方警戒着。

但是到了第四夜，谁也没有预料的时候，他们不声不响地来了。他们人很多。他们赤身露体，拿着石块、棍棒和弓箭。那个夜晚成了恐怖的夜晚，充满着喊声和嚎叫。

第一个看到他们的是达脱莱。他正在火光照得到的边缘。他慢慢地坐起来，看见一群骚动的身影，黑曜石般发亮的眼睛，有时候象纳华莱人① 那样喷出火来。他们又长又直的头发肮脏地一缕缕地披着。

“他们在这里！他们已经来了！”达脱莱说。于是，一切都沉默下来，除了狼还在嗥叫，火还在燃烧。

---

① 纳华莱人(Nahuales)，古代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正是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说着坐了起来；这时候，达脱莱被第一支箭射中受伤了。

“不！不！不！”盖查尔柯亚脱尔叫。

野人们回答他的是一阵嘘声，还学着他的样：“不！不！不！”同时，石块却象雨点般地落到毫无防范的人们的身上。

“武器！我们要武器！”有几个人叫喊。

“不要抵抗！”他对他们叫喊。“不要再受到暴力的诱惑。演奏起木琴和笛子来。我要说话！”

他从大斗篷中伸出了双臂高喊：

“奇奇梅卡兄弟们！”但是一块石头打中了他的嘴巴，身上中了几箭，他沉重地倒在达脱莱的身上。

“快把十字架盖起来！”他挣扎着喊了这么一句，就又一次陷入了失去知觉的黑夜。

脚伕们冲过来掩护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身体，被石块和飞箭击中，都死去了。

这时一片混乱。许多人向黑暗中跑去，落到了后面赶来的奇奇梅卡人的手中，被棍棒击毙。还有一些人则一动不动，祈求他们从前的神，也被箭射中死去。没有一个人逃生。

奇奇梅卡野蛮人的尖叫，在大山的四壁之间象弹回的飞箭一样回响。

他们跳起舞来，摔坏了木琴，投到火里。他们狂笑狂叫，把笛子踩成了碎片。

他们把十字架推倒。这时候，浑身是血的盖查尔柯亚脱

尔企图抬起身来，口中喃喃地不知说着什么。又有一支箭射中他的身体，他又倒了下去。共有五支燧石箭镞的箭射中了他的侧腹和大腿。

远处传来了托比尔金的武士们雄壮但又无可奈何的喊杀之声。他们因为夜色黑暗，不能很快地赶来。

奇奇梅卡人停止了喧闹，一群群地四散跑开了。有一些人带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另一些人带走了一些死者和伤者。他们要带到他们的妻儿那里，一起饱餐一顿。等到托比尔金的武士们赶到，篝火还在燃烧。达脱莱苏醒过来，哭着说：

“他们把他掳走了！他们把他掳走了！我的爹爹被他们掳走了！他们抢走了我的光明，抢走了我的信念！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暴力的世界上！今天这个夜晚，真是恶事横行。他们推倒了树！他们用箭射我们！”

武士们为了夺回受伤的盖查尔柯亚脱尔，整整追了三天三夜。他们悲哀而绝望，跟着一群越来越深入群山的野蛮人的足迹奔跑。最后终于追上，战斗短促而残酷。十个抬着盖查尔柯亚脱尔抬累了的奇奇梅卡人，当场被剁成了肉酱。

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身体又一次躺在地上，腹部贴着地面，斗篷上残存的几根羽毛被干血沾在身上，遮盖着他身体的一部分。从远处看，他又好象是一条长着羽毛的蛇。

他们经过恐怖而激烈的战斗，劳累地喘着气，发现盖查尔柯亚脱尔还活着，就跪了下来。

他们用棍子和毯子做了担架，护着他的身体，抬下山来。他们洗了伤口，进行包扎；替他拔去还嵌在身体里的石镞；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没有恢复知觉。他们给他喝水，喂他蜂蜜。一天夜晚，休息的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企图坐起来，开始用一种奇特的遥远的语言说话，唱歌。所有的人激动地听着，互相说：

“他不会死的！他还会同我们在一起！继续使图拉变得富强！现在他是在呼唤他的母亲！用他自己的语言呼唤她！”他们都感动地注意地听着。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来到点燃篝火的地方。

盖查尔柯亚脱尔看来情况很不好。高烧使他瘦削的脸显得通红。

托比尔金哭了，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就是在这儿倒下的！毫无抵抗地倒下的！我们事先告诫过你，奇奇梅卡人是象风和箭一样的东西！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兴趣！对那些不能理解你的人，你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对那些只要自由游荡的人，你能给他们什么呢！我已经对你说过了的啊！”他跪倒在地下，绝望地打自己的嘴。

他们加快了步伐。图拉人带着援军已经来到。可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那里，但是谁也不肯相信。

“野蛮的奇奇梅卡人打倒了盖查尔柯亚脱尔，把他掳走，要吃掉他，让自己更加勇敢。他们要夺走我们的盖查尔柯亚脱尔！”

人们在街上，在广场上哭泣："我们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被掳走了！我们又成了无依无靠的人，被抛弃在大地的中间，象孩子那样哭泣！"

"我们要无依无靠地被抛弃在大地的中间了！"

"我们要无依无靠地被抛弃在大地的中间了！"

"我们要无依无靠了，象孩子那样哭泣了！"

"我们要无依无靠了！"

阿卡脱尔异常镇定，庄重而威严地张开双臂，来到广场。他披着羽毛的长斗篷；他的羽毛的胡须在那天的夕阳中颤抖地闪烁着光芒。

"托尔德卡兄弟们！"他高喊。"盖查尔柯亚脱尔不会死的！只有他自己愿意，他才会离开我们。他没有这个愿望，他还会活下去的。在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活过来了；从那时候起，他就不愿意死！他对我说过许多次。他不会死！不过，我们得给他力量。现在，整个部落都要帮助他从黑暗中返回来。

"让我们把那条蛇从山洞中取出来，树立在空了的广场中央！我们在那里向它崇拜，向它唱歌，向它舞蹈，使它高兴！我们要献给它牺牲，让它把力量给与它正在受苦的孪生兄弟！我们要献出我们自己的血，献出部落的心中的血！盖查尔柯亚脱尔是不会死的！"

人们安静下来了。有的人去取蛇，有的人去抬盖查尔柯亚脱尔。

人们轮流抬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白天黑夜不停地走。

他被抬到图拉时仍然不省人事，非常虚弱。他带去的那个十字架已经烧得只剩下一半，也带了回来。

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他，决定把他抬到部落中心的房子，安置在一间尚未竣工的大厅里，那里已经铺上了毯子和羽毛。他们把他放在那里，躺在一条大席子上。

阿卡脱尔和几个巫医围着他，替他洗涤，进行治疗，整夜地守护在他身边，祈求健康的力量早日恢复，但是却不见好转。

第二天，阿卡脱尔从平台上对人们说：

“他是活着回来的，也会活下去！但是现在到了供奉他的孪生兄弟，祈求它救他生命的时候了；到了从山洞中取出蛇来，把它放在太阳之下的时候了；到了象盖查尔柯亚脱尔教导我们的那样建造一座更高，更美的金字塔，把它放上塔顶的时候了。让我们把羽蛇的标记刻在石头上，涂上它所喜欢的色彩。

“我们得准备一块土地；我们全部落要用自己的血铺出一条从山洞到神庙的路，还要用血浇洒它居住的地方。这是自己情愿的牺牲，是那些热爱盖查尔柯亚脱尔的人所作的牺牲！

“盖查尔柯亚脱尔需要我们的牺牲！

“让我们以自己的痛苦医治他的痛苦！

“让我们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他的死亡！

“让我们把血献给他的孪生兄弟！

“我们决不会无依无靠地被遗弃在大地的中间！他会重

新成为我们的父亲！重新和我们并肩前进！我们决不会回到黑暗中去！他仍然是我们的光明，我们的真理，我们的道路！我们就要这样祈求他宝贵的孪生兄弟！它会让他回来的！给它血，向它祈求吧！每个人去干他该干的事吧！”

人们按照阿卡脱尔说的那样铺了一条路。血和泪浇洒了这条路。血和泪为那条蛇准备了床舖。

第二天太阳出来时，人们把蛇从山洞中取了出来。木琴的乐声，芦笛的啸声，从海里捞来的海螺的呜呜声，象着了魔一般地充溢在空中。人们慢慢地把蛇从山洞中取出，将它绕在生命之树上，直到把它送到当时图拉的金字塔顶上最高处为止，乐队的演奏从未停过。阿卡脱尔走在前面，抬着蛇头；他脚登金凉鞋，穿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衣服，戴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饰物。

蛇盘在神庙的顶上，它那镶着黑曜石的两只圆眼闪耀出神秘的光芒。阿卡脱尔亲自完成了蛇身羽毛的制作，看起来真是非常精美。

仪式一直进行到太阳落山。阿卡脱尔命令人们都回到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房子，低声地祈求这位父亲般的人的生命，并且通宵守护。人们都照办了。

与此同时，他却留在那里，以自己的血为牺牲向蛇献祭。他为了四个脚伕遭受的痛苦而哭泣，现在他们已经不能和他一样献祭了。他们曾经是他的同伴，一声不响，从无怨言。阿卡脱尔怀念他们，祈求他们的帮助，请求他们来临。

就这样过了半夜，他开始进入幻境，离开了世界。他成

了蛇。他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他就是父母。他就是整个宇宙，回复到太初的脐眼。太阳和群星在他周围缓慢地旋转，他失去了重力，几乎也没有理智，高悬于一切事物的中心。他不知道时间的流逝，不知道是过去了一瞬间，还是过去了永恒。

突然群星都说起话来，先是用光，最后，这些话中竟叫起他的名字来。

“阿卡脱尔！阿卡脱尔！”达脱莱轻声地尊敬地叫他，被他的象殉徒那样变了形的脸，往上翻的白眼和半张着的血糊糊的嘴所感动。“你快想办法吧！我们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要死了！他醒过来，不认识我们了。他用一种奇怪的谁也不懂的话说了许多，后来高喊：‘神！神！人们啊！’说完就又象死了一样！”

“我就去。”阿卡脱尔用很遥远，很轻微的声音回答说。“我要再一次把他从海岸边救起来！我要重新抓住他的胡须和头发！重新喂他食物！我要把他给与这片大地！我要把他给与热爱他的人们！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我要到宇宙的脐眼中去找他！我要到狂风和黑暗中去找他！从那里我要用我的双手和鲜血把他在土地上拖到这世界的另外一半上来。我的时候已到。我已经到了我的时候。这是我不再存在的时候！我去了！我去了！”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象在梦中走路一样。所有来看他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互相说：“蛇的灵魂进了他的身子；

他变化了！”

他们默默地给他让路，目光向下，垂手而立。

他到了广场，说：

“我要在这里，在这一半，烧起一堆大火。一堆图拉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火。这件事你们办。等我走后，要在这座金字塔上面再造一座金字塔，作为蛇的居所。”

说完，他慢慢地摇摇晃晃地向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房子走去。

他看到他躺在席上，象死了一样。人们盖在他身上的毯子早已被远远地抛在一边，裸露着身子，仍然没有知觉。

“兄弟啊，我亲爱的兄弟啊！”阿卡脱尔对他说。“我来看你了。我已经认得道路！你指引我的那条宇宙之路，就是两个一半之间来往的那条路！你指引我的是那条人们可以走过去的路！我要回到奥麦育康那里去。我将在那里，我就是我，又不再是我。从那里，你要再一次来到图拉，回到你爱的人们中间，回到爱你的人们中间，回到你给与他们幸福，接受你的恩赐的人们中间。我将从那里把你带回来。我要赶快去，走最短的路。”他说完这些话，吻了吻他的胡须。

他在那里蹲着，蹲了好长时间，一动不动，直到人们来通知他说，图拉的广场上已经燃起一堆熊熊大火，一堆从未见过的大火，简直象旭日东升一样。

“是时候了。是我的时候了。我要去了。我走了。”

他以坚定的步伐走了出去。他登到金字塔顶上，在那里他讲了话，有的人听到了：

"我是塞—阿卡脱尔①。"他对大家说。"我是新时代的第一人。我是第一个连结大地和时间的纽带。但愿我不是最后一个。我马上要到海岸去。从海里，从风里，从黑暗里带回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灵魂。他正在黑暗与遗忘中徘徊。我要到奥麦育康去，到二元之地去，那里万物都存在，同时都消亡。我要以一个濒死者的坚定的意志，把两个一半分开，建立我自己的宇宙。它将是光明，它将是爱。有一天它会降落到大地。他，从他的黑暗中，从他的遗忘中，以他的善良愿望的全部力量，他已经这样宣告。我带着我的愿望走了，它使我成了和他一样的人。我是他的孪生兄弟，他的双胞胎。他使我成为他的孪生兄弟，他的同一体。我是茫茫星海中的一个火花。我要成为一颗星星。我知道我是什么。我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他拿起羽蛇，把它绕到自己的双臂和背上，不再说一句话，一句话也不再说，慢慢地走下台阶，一步不停地走进了大火之中。他在火堆中一阵明亮，然后爆出一团火花，冲向天空。

"他的心升天了！"人们祈祷着，接着一阵沉默。

这天清晨，篝火熄灭之前，下了一阵暴雨，浇灭了余炎。暴雨连续下了三天。

在这期间，盖查尔柯亚脱尔恢复了知觉，开始恢复健康。

---

① 塞--阿卡脱尔，意即"第一根芦杆"；古代印第安人以之纪年。

第 四 章

塞一阿卡脱尔

“阿卡脱尔！阿卡脱尔兄弟！”这是他的意识使他所能发出的第一句话。“你又得给我水和蜂蜜了！阿卡脱尔！阿卡脱尔！”

可是阿卡脱尔没有来。下暴雨的第一天，他一直在呼唤着阿卡脱尔，阿卡脱尔没有来。

下雨的第二天，达脱莱走近他，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父亲，你白白地叫塞一阿卡脱尔了。他已经到奥麦育康那里去了。他自愿地走进大火；他的心已经飞上了天空。现在我相信他会从水里回来，会从雨里回来。自从阿卡脱尔出走的那堆篝火被雨扑灭的时候起，雨已经不停地下了两天。他到两个一半的边缘去了。他是找你去的，现在你又回到我们中间来了。他是和那条蛇一起去的。他走时说他是你的孪生兄弟。”

“神啊！神啊！”盖查尔柯亚脱尔喊。这一天他再也没有说别的话。他紧闭双眼，睡了很久。

第三天，他唤来了达脱莱。

“孩子，你现在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老的一个。你不

要抛弃我；你要陪伴我，直到我在这片土地上的行程结束。你要帮助我成为我现在这样的人，因为你的眼睛比我的眼睛更能了解我。

“你去叫部落的人，叫他们冒雨而来，都要穿得朴素。他们要为我取新的名字作证，用新的名字称呼我。”

达脱莱去请求正在伤心忧郁的托比尔金，让他把人们召集到盖查尔柯亚脱尔居住的房子前面。

人们在雨中到来，既兴奋又好奇。“我们的盖查尔柯亚脱尔又要同我们团聚了。塞一阿卡脱尔为我们把他找了回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走上平台。他衣着朴素，只穿一件白色的长袍。达脱莱和托比尔金扶着他。

大雨如注。

“托尔德卡人！”他声音微弱地说。所有的人都怀念他从前的声音。他们不得不一个传一个地重复他的话，让所有的人都能在雷雨声中听到。

“你们将为我取一个新的名字作证。除了盖查尔柯亚脱尔这个名字外，你们也可以叫我这个新的名字。

“我在这里两次死而复生！每一次都使我更加感到我是这片土地的人！

“我要从天上落下来的雨，以及从我生命的开始，接受我的名字！

“我就叫做塞一阿卡脱尔。我是第一根芦杆，也是第一个连结大地和时间的纽带。

“这是我孪生兄弟的名字，我与他如同一体。是他两次把我从岸边救起来。他现在活在我的心中。这是火化而去雨化而归的那个人的名字。也是我的兄弟，我的孪生兄弟的名字。

“以后我也叫做塞—阿卡脱尔。第一根芦杆，在我生命开始的时候它变成了蛇。他为了爱我的生命而去了，现在我又得到了再生。

“我接受涤荡一切污浊的水的名字为我的名字。我把它接受在我的胸中，那里现在有两颗心脏在跳动，两个完全相同的两半，是我从天上的主宰那里所接受。怀着这两颗心，我将热爱这片土地。

“托尔德卡人，你们冒雨而去吧！从现在到永远，你们也要叫我塞—阿卡脱尔。”

他们很高兴，因为盖查尔柯亚脱尔又回到了他们中间，而他的心里又有着他如此热爱的塞—阿卡脱尔。

几天之后，盖查尔柯亚脱尔对达脱莱说了这样的话：

“孩子，等我康复有了力气，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建造塞—阿卡脱尔所想的大金字塔。我们要把它献给他。它要高大，美丽。它的全部平台上都要盘绕着羽蛇，还要涂上四种颜色，才能和他的牺牲相称。”

“毫无疑问，它将非常美丽。”达脱莱回答说，尽管他年轻，思想却很深刻；他接着又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就象是我的父亲。自从我发现你躺在海滩上，在你身上刺了一下之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

问。你已经支配了我的心愿。我曾经跟随着你，今后还要跟随着你，如你说的，直到你离开这片土地。现在我几乎成人了。这个世界使我痛苦；一切使我觉得难过。我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我看到阿卡脱尔的变形。我到金字塔上去找他，祈求他为你想办法时，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看见他毫不犹豫地走进火堆，好象去参加节日盛会。到现在我还觉得毛骨悚然。我问过我自己，现在还在问：这是必要的吗？这个充满着痛苦和苦难的世界是必要的吗？痛苦是必要的吗？引起痛苦，接受痛苦，直至以苦为乐，难道对于这个宇宙有什么用处吗？它能买到什么东西吗？这种既愚蠢而又灼人的痛苦，它不求自来，人们要避开它，它却象一支箭那样飞来；这种愚蠢的痛苦，残杀，吞噬，甚至憎恨它赖以生存的生活。这是必要的吗，主公？它象一枚小钱，有了它，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角落里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补偿吗？这种痛苦会象树脂的青烟那样上升，使神沉醉吗？为什么，主公，为什么？我看见他在受苦，在燃烧，在变形。为了什么呢？”

“别说了！达脱莱！别说了！你年纪轻轻，却说出了我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不能回答。我没有钱给你，为你的问题付出代价。我所能给你的，只是由于我不能回答而引起的痛苦。我不知道，达脱莱，我不知道！老人们曾经向我提出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我不能沉默。现在，提出问题的是年轻的你，回答问题的却是阿卡脱尔的死和我的无知。我不知道，达脱莱。有一层迷雾那样的东西围绕着我；我只知

道接受我的命运；我只知道我不能违背神的意志的秩序；我只知道我爱他，我承认他；我只知道我什么都想，但什么也不能回答；我只知道我的愿望是象敬神那样地接受痛苦。你不要再多想了；不要以这些问题折磨自己了。让沉默作为回答，这是一种阴暗的痛苦，深沉而无边无际。”

“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对我说了可怕的事情！看来似乎苦难、思考和爱情都是一回事，都是一种可怕的阴暗的沉默，深沉而无边无际。那么尽头在哪里？如果你不回答我，谁来回答呢？我到哪里去找答案呢？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才有人回答我呢？”

“阿卡脱尔已经找到了答案，达脱莱，我可以肯定。他的心灵充满了爱，他的意志充满了给。”

“可是他已经不在这里，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得到知，达脱莱，而他只想达到，而且他已经走了。”

“唉，盖查尔柯亚脱尔父亲，现在我真想哭，为一切而痛哭一场！我真想把自己炸成碎片，让每一块碎片都去找寻答案，然后能够在所有的天体中放声歌唱。盖查尔柯亚脱尔，一切都在使我痛苦。世界使我痛苦。神也使我痛苦。”

“达脱莱，受苦吧，痛哭吧！我将和你一起痛哭，我的孩子！”

第 五 章

金 字 塔

盖查尔柯亚脱尔复原了，但是阿卡脱尔想建造的大金字塔却尚未动工。一年过去了，他只是和那些最有智慧的人一起研究着星座的运行。

于是，托比尔金带着首领们去看他，对他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人们急于要为那条蛇建造一座大金字塔，一座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见过也难以相比的大金字塔。我们愿意按照你的指示去建造。”

“托比尔金，我已经想过，它要向着四个方向，要从属于连结年和日的纽带。现在我正在和托尔德卡人中最有智慧的人研究天象。我们大家集思广益，使这个纽带臻于完善。

“可是，我还下不了决心，因为这是要花费许多年月，许多力气的巨大工程，其巨大犹如吞没了阿卡脱尔的那堆篝火的光。”

“这应该是一个和托尔德卡人的名声相称的工程。”托比尔金表示。

“是的。”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但是毫无疑问，我们会精疲力尽；我们会缺乏人力。我想过，它要用打磨过的巨

大石块建造。但仅仅是搬运石块，就会耗尽我们的力气。能够从事这项新的劳动的托尔德卡人为数不多。所有的人不是在田里劳动，就是在城里劳动，从事许多不能中途而废的活动，因此，从前没有想到的事，现在却变成急需的了。"

"人们愿意把它建立起来，盖查尔柯亚脱尔，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会精疲力尽的，托比尔金。因为要新造一座金字塔，就得和阿卡脱尔的伟大同样伟大。"

"还得和蛇的威力同样伟大。"托比尔金接着说；又加了一句："去和人们商量一下吧。"

第二天，他回到盖查尔柯亚脱尔这里，说：

"人们将要建造你所设想的金字塔。我们要努力劳动，从日出干到日落。我们要纪念塞一阿卡脱尔，为宝贵的孪生兄弟作贡献。"

"那么就干吧。"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但愿以后我们不会后悔。"

就这样，正好在阿卡脱尔死去的一周年，献给宝贵的孪生兄弟的大金字塔破土动工了。

它的规模随着图拉财富和威力的增长而增大。图拉的声望已经传遍了整个安纳华克的土地。周围的几个地区都向图拉靠拢，接受它的影响。

就在这时候，托尔德卡人开始放弃那些他们认为是低贱的劳动，交给别的劳力去干。巨大的石块是放在滚木上，从通向图拉的许多道路上拉来的。人们还从远处驮来了建

设图拉的壮观所需的各种材料。这些肩扛背驮，又推又拉的人，都已经是别的部落的人。

可是，工程并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在进行。

“缺少更多的干重活的人手。托尔德卡人已经不接受笨重的劳动了，需要有人来干。”盖查尔柯亚脱尔指出。

“我们要从远处去弄来劳力。”托比尔金说。“我已经考虑很久。我们要向全体安纳华克的居民指出图拉的威力是什么，用我们的财富把他们吸引来。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贸易，用我们的各种手艺诱惑他们。”

就这样，许多其他地区的人都被招引而来，高兴地接受了图拉的劳动，来到这里为它效力。

* * *

“又一座金字塔正在图拉建成。”有一天达脱莱说。“外地来的人正在为我们打地基。现在逢到一张熟悉的脸都不容易。在如此众多的陌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中间，我已经看不到原来的平等；他们要如你所嘱咐的那样友爱，是很难做到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达脱莱。我想我们应该把这样一大群人象金字塔那样地组织好，安排好。因为，如果运气不好，就会发生混乱。”

但是，那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对星辰运行的轨道兴趣更大，因此，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

* * *

过了一些时候，正是严重缺乏劳力拖运大石块的当口，托比尔金派到奇奇梅卡人地区去经营贸易的人们回来了。他们只回来几个；他们遭到了袭击，抢劫和屠杀。野蛮人既不懂得也不愿意贸易。

奇奇梅卡人屡次胡作非为，激怒了托尔德卡人。于是，托比尔金会见了盖查尔柯亚脱尔。

“你如果不到奇奇梅卡人那里做你的工作，那么你的道路就不能完成。他们残暴的天性妨碍了我们的贸易。他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要；既不给与，也不要求。他们是一些被魔鬼附身的荒唐之辈；他们使图拉的发展发生了困难。”

“他们不愿意听我的话，”盖查尔柯亚脱尔说。“甚至连怎么听都不知道。”

“让我们来教导他们！”托比尔金说。“已经到了他们学习你的训谕的时候了；现在它就是托尔德卡人的真理。已经到了他们崇拜宝贵的孪生兄弟，对它进行祭献的时候了；到了他们明白自己的野蛮残暴，让我们从中拯救他们的时候了；到了他们不再屠杀，相互之间在你的那棵树的庇荫之下和睦相处的时候了。”

“我在想，”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既然用别的办法很难诱导他们，那么我们用武力去教化他们是否正当，是否合适。”

“这是我们的义务。”托比尔金答复说。“我们是在高处；我们应该教导不懂的人。整个安纳华克都应该看到孪生兄弟的威严，向它进行祭献，增加图拉的伟大。”

“我很难同意使用暴力去达到和解。”盖查尔柯亚脱尔反对说。

“但是你想想，”托比尔金说。“暴力只是在暴力面前才退让；对不讲道理的人，道理就毫无用处。那一次你去，要求只带着你的声音，他们却把你的嘴砸伤，就象砸毁了木制的乐器，踩碎了笛子，杀害了我们的伙伴，破坏了我们的贸易队伍一样。要是没有一只坚定的巨手挡住他们野牛那样的奔突，把他们按倒在地，使他们转变成为真正的人，珍惜生活的恩赐，不再象现在过的日子这样，把生命当作短促的瞬息即逝的过程，那么他们将来还会永远这样继续下去的。”

“可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无力地反驳说。“我们能够给与他们的东西，他们却并不需要啊。”

“在你到来之前，我们不也是什么都不需要吗？现在如果剥夺了这一切，我们就不能生活了。”

“然而你们是接受了的啊。”盖查尔柯亚脱尔说。

“那么我们也得教导他们接受。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自己把给与和教导的义务教给我们的。”

盖查尔柯亚脱尔就是这样在托比尔金的怂恿下，同意去征服奇奇梅卡人的。他们在托尔德卡人的武力下屈服了，被掳掠来为建造金字塔服役，参与了图拉的生活。

* * *

“你还曾经要求和和气气地去为他们服务，”托比尔金傲慢地说。他自从带领托尔德卡的军队以来，权力大为增

高。“他们只认识暴力。现在我们象一阵暴风那样对待他们，他们就驯服了。我们要改变他们，教他们建造金字塔。”

盖查尔柯亚脱尔很烦恼，被达脱莱观察到了。

但是，金字塔很快地在建造；盖查尔柯亚脱尔继续在研究天象。

有一天，盖查尔柯亚脱尔亲自听到了在皮鞭之下倒下的搬运工的呻吟。他把目光从星辰移开，和已经长大成人的达脱莱一起走上通向图拉的道路，来到远方来的人居住的地区，来到被俘的奇奇梅卡人的茅屋。

“现在人们由于疲劳和饥饿而死去。”达脱莱说。“他们受苦受难；我看他们并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说。“我们的金字塔增高了不少，但是下面的人们却在重压之下死了。要设法补救。”

他去找托比尔金。

他看见他正和随从的一大群武士首领们在一起，他就对他说：

“托比尔金！快帮我想个办法吧！我亲眼目睹许多人，许多远方来的人，因为劳累而死去，还有更多的，则因为饥饿而受苦。”

“是的。”托比尔金说。“这正是为了建立你的金字塔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决不让托尔德卡人在重压之下死去！我们已经在上面。我们已经从尘土中起来，现在是他们在尘土里面！”

“但愿尘土不要迷了我们的眼睛！”盖查尔柯亚脱尔说。

"一座金字塔如果仅仅是一堆石块，体现不了和谐与意愿，那就毫无用处。山总是更高吧，可是在山上却不能崇拜创造者。我们是要把孪生兄弟供奉在我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伟大高处，其中每一块石头都是由人的手摸过，每一块石头都带着他善良的意愿。"

"可是，盖查尔柯亚脱尔！这只是一些美丽的话！这是你经常跟达脱莱这个青年讲的。你和他总是在想，在说美好的事情。对于我，却只轮到我来督促人们；这不是靠我的空话，而是靠我的拳头，才能办得到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这是一大群人，你要对他们说话是白费事。他们象一股洪水，必须给它划出渠道，即使这样，它还会在里面乱冲乱撞，而不是柔顺地规矩地流动。你只给我讲了你的意图，而率领他们的却是我。毫无疑问，有一两个是死了，还有一些要死，许多人在受苦。我们也受过苦；你自己也受过苦。这是适用于一切的规律。"

"痛苦并不使我害怕，托比尔金；使我痛苦的是不义。这些人过去远处僻地，与我们素不相识，现在却在为了我们而受苦。我们对他们不义；我们没有给他们所需，却取走了他们所能给与我们的一切。"

"可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你花费了许多时光，研究星象，用你的线测量它们运行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我们不再过早先那种简单生活。如果我们保持原来的那种样子，一切都好办，甚至正义也好办；但是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单纯。是你本人使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我们富裕了，就不再简单了。"

“我是要所有的人都富裕；因此，我才教导一种新的劳动。我总是希望按照需要分配财富，这项工作我是委托给你的。”

“你不要惊讶，盖查尔柯亚脱尔，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人少的时候，生活简单，平均分配是容易的；可是现在复杂了，事情就困难了。我们有许多人，按照你所想的那样去办是不可能的。我认为在这个当口最重要的是要有人发号施令，其他的人服从命令，以便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伟大的事业。”

“不对，托比尔金，不对。发号施令还不够，应该要坚持正义；要把每人所应得的给与他们。”

“很对。”托比尔金回答。“托尔德卡人所应得的，所需要奉献的，需要证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过得正当的，就是这座正在按照你的设想建造的金字塔，以维护我们的伟大，维护孪生兄弟的伟大。”

“我付出的代价真高啊！”盖查尔柯亚脱尔心里想。“我同意了用暴力征服奇奇梅卡人。然而，现在我既然已经知道这种情况，我就不能同意那么多的人在受苦。要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找到一条出路，以解除我的烦恼。关系到大家的事情，光靠一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必须听大家的话，以缓解大家的痛苦。”

“我们没有必要去听大家的意见，盖查尔柯亚脱尔。我们托尔德卡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是有知识的人；我们是发号施令的人。为什么否认这一点？”

“这是关系到大家的事情。我们大家不都是以同样方式成长、构成的人吗？”

“大家都是人，然而并不都是托尔德卡人。你选择这个部落定居，我们在这里接受了你。我们和你一起得到了发展。现在我们是最优等的人，按照我们的命运，我们将继续是最优等的人。我们已经是统治者，我们没有理由要放弃统治。谁也不能向我们保证，有另一个正义比我们的正义更好。如果你要讲正义，那我就只为托尔德卡人要求正义，因为我们已经在统治，我们已经有知识。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没有理由要接受与别人相同的待遇。”

“为了获得所有的人都受益的福祉，”盖查尔柯亚脱尔答复说。“这是必要的。”

“盖查尔柯亚脱尔，要好好想想！不要引起热爱你的人们产生从未有过的厌恶；他们寻求过你，相信过你，衷心地欢迎过你。这些人爱戴你，你也热爱他们；你教导过他们，他们也仍然事事跟随着你。”

“托比尔金，你这种充满骄傲的话在我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它使我惊讶，因为我怕这就是一个富裕的部落的声音。我从来没有对你这样不高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言论和行动，一旦说了出来和做了出来，会象我们的孩子一样，单独地远离了我们，在世界上滚动，到达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这一切和我的意愿相距多么远哪！建造一座金字塔，的确不容易。可是，托比尔金，好好听着！这座为了孪生兄弟建造的金字塔不是建立在寡廉鲜耻的基础上的！

我一定要以新的秩序来主持正义！”

“这种正义不是托尔德卡人的正义。我们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图拉，就是你盖查尔柯亚脱尔本人也不行。”托比尔金结束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在出神。托比尔金带着首领们退了出去；他们都拍着他的背。

剩下他孤单一人，既伤心，又忧虑。达脱莱见到他这样，就问：

“什么事使你不安？盖查尔柯亚脱尔父亲。天空中哪个星星的移动，与你的计算不相符合？”

“现在使我不安的不是星辰，达脱莱，而是人。瑰丽无比的星辰竟然使我忘记了他们。无论如何，星辰毕竟总是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遵循着本身的规律，我们只要观察到它，就能知道以后怎样继续运动；然而，人们的行为却没有一定的准则。我不能用我的线和数字去衡量。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按照有规律的轨道运行的星球上，但是生活在上面的人却由于自由行事，甚至横行霸道，因而行为错综复杂。

“今天要干这个，明天要干那个。昨天苦恼的事，今天却抛在一边。有一些人爱，有一些人却恨。有一些人给与，有一些人却掠夺。到了明天又颠倒过来。这个世界把横行霸道的混乱变成了它的正常现象。”

“你说得对。”达脱莱同意说。“我不能理解这个人的世界，尽管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甚至经常不能理解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我恨一切，也爱一切。有些日子，人们对我说

的话使我受不了，然而我又愿意为任何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企图以任何方式使他们平等，但是一切却又那么不同。”

“你别操心了，达脱莱。这是青春在你身上起作用，使你不能得到安静。我们都是平等的，因为我们都是兄弟。我们都是父母所生，我们也都会死。这都是创造者的作用。我们都在为了生存，为了美好而斗争。告诉我，达脱莱，你能说有人拥有比别人更好的维持生活的权利吗？至于我，现在由于研究天象和教导土地上的事情，以致把我栽在广场上的那棵树忘记了。我没有把它培育，它就不为托尔德卡人结出果实。丰盛，使他们骄傲自满，智慧，使他们妄自尊大；财富，使他们冷酷无情。然而我居然同意了！唉，达脱莱啊！我梦想引导，却不知道方向。我到处碰壁，事事陷入诱惑。只有你，虽然在青春期的苦恼之中，却由于生活在我身边，还愿意了解我，尽管你缺乏宁静。”

“你不能都这么说，盖查尔柯亚脱尔，你把这个部落带得太远了。我看着它成长起来，富强起来，同时，我也在成长，不再是孩子，不断地学习你的言论，你的意愿和你的事业。”

“对于我，用双手去教导关于土地和它的财富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我的头脑也能明了天上星辰的运行。但是人的思想，却因为隐藏很深，而且复杂，我就不能明白，也很少了解。我以为只要说话，只要预言，就已经足够，却没有注意到讲的话会很快地遗忘。我甚至都不能以自己的榜样打破那种强者以其强力把自己造成胜利者的自然倾向。”

“我觉得你说得有理，盖查尔柯亚脱尔父亲，然而，我常

常和托比尔金争论，我却不能驳倒他的论据。他问过我，我也问过我自己：为什么强者不能因其强而享受土地的伟大呢？他们知道从中获得财宝，而又为什么一定要与那些一无所能的人，那些老人，那些蠢人或者病人分享呢？难道大自然中一切不是按其应该发生的而发生吗？多少不幸的人由于他们的局限连累了快速前进者的世界而没落。托比尔金由于他本人的功绩获得了很大的权力。他已经在托尔德卡人中间发号施令；他们也服从他。他现在只在一些他自己犹疑不决的根本问题上来和你商量。为什么创造者创造了强者又创造了弱者呢？”

“你说的不无道理，达脱莱。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只有在美德的天平上面才能得到解决。而美德又不是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只是加强你自己心灵的一种情操。请你告诉我，谁更具有美德，是那个滥用强力剥夺弱者的强者呢，还是那个交出一切而一无所有的弱者；他只能这样做，因为一开始他就被剥夺了？弱者，病人和无能的人受到轻蔑。谁来判决呢？如果强者因其强而进行判决，那么以后他将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判决。我们都是人，一道同样的光，我们生命的光和不灭的光，照亮了永恒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们只是踡缩在我们自己的时代里。这道光是重要的，它为一切活着的人而发亮。与良心相比，强力是什么？什么也不是，达脱莱，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块石头的重量。每一个良心都从一个无人可以变更的点守望着，照耀着神的功业。不要怀疑了，坚定你服务的信念吧！要记住，以你的力量为受苦受难者谋利

益，与为你自己谋利益相比，是更大的美德！”

“也许正如你所说，盖查尔柯亚脱尔。我不能够把它说清楚。美德啊！美德！这个奇妙的字，只有在人们的世界才有它的意义。这是你经常对我说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焚烧的美德到哪里去了？它也象树脂，象痛苦，为了给神以力量而升上天去了？它也是供奉永恒的创造者的献祭吗？啊！美德！”

“是的，达脱莱，美德！它是衡量宇宙间最美的事物的天平；它是由构成美德本身的罪恶与无辜，爱和痛苦，光明和黑暗制成的天平。在这个天平上，我们衡量我们自己；这是它最终的特点。”

“这是伤害我肉体和灵魂的天平，盖查尔柯亚脱尔。因为我不能正确衡量我自己啊！”

“你会学会的，达脱莱。那时候，你就会经受一种引起你更大痛苦的满足。你看我吧，现在已经给金字塔的重量压弯了腰。这是由于我对塞一阿卡脱尔的爱，由于我以为自己最重要的虚荣而答应了托尔德卡人的，为了把他们从我失败的惊愕中，从阿卡脱尔死亡的震动和痛苦中鼓舞起来。这是我的妄自尊大的一座可怕的纪念碑，用苦难者和战败者的痛苦和鲜血所建成！

“可是我一定要挽救这件事！”

*　　　*　　　*

金字塔的工程快要完成；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派人

去请托比尔金和首领们，他们却没有来。一连叫了三天，他们都没有来。到了第四天，他亲自去找，在宫殿里找到了他们。这座宫殿是托比尔金使用为他个人服役的奇奇梅卡人的劳力建造的。

"我怎么会让我的眼睛离开大地而去注意星辰的运行呢？"盖查尔柯亚脱尔心里想，于是他说：

"你的新居很漂亮啊，托比尔金！"

"我是从你那里学会了建筑的，盖查尔柯亚脱尔！"

"我在部落中央造了一座房子，人们把我引到那里让我居住。"

"我为自己造了这座房子，为了休息和愉悦我的心灵。我打了许多仗，受了许多伤，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英雄们会得到休息的，托比尔金！我叫你，你不来，是厌倦了吧！"

"我希望时间过去，盖查尔柯亚脱尔；希望你三思。我没有理由使你不愉快。我和我的伙伴们谈论过图拉的雄伟和你的计划。我们决定使图拉的雄伟超过你的美丽的言辞。除了托尔德卡人之外，谁也不能统治这片土地。只有我们的法令应该遵守！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我们将要留在这里。我们要留在山巅，犹如安纳华克高山上的积雪！"

"我什么都还没有说出口，你就已经满腔怒火，做出不必要的夸张手势。我们已经相知多年，一直并肩前进，而现在却破坏了和睦。"

"不是我们破坏的，盖查尔柯亚脱尔。我们托尔德卡人

依然如故，依然是你选中来建设安纳华克伟业的部落；他们到现在也不会放弃已经取得的成果！”

“然而，这是我的给与！现在我为别人要求一点也是合情合理！”

“你瞧，盖查尔柯亚脱尔，是你变了！我承认，如果不承认是不对的，你把全部知识教给了我们。不要向我们要求我们不能同意的报酬而使你的功业丧失美德。但是，我们所学到的，我们所劳动的，我们所忍受的，都属於我们所有。现在你却要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给与已经被我们征服了的野蛮人，让他们强大；要我们引颈向着我们自己交到别人手里的刀子；要我们把图拉的财富在安纳华克所有的部落中间均分，让我们光着脚从尘土之中重新开始。不行！让他们从头开始吧！如果你愿意，你就跟他们重新干吧！你把你的一切给他们，不要剥夺我们的！”

“住口，托比尔金！别这样厚颜无耻！我气得都不能说话了。你不听我的话，也不愿意听我的话；你瞪着眼看我，好象也要砸烂我的嘴！我仅仅是为大家要求正义。把图拉的伟大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使我痛心。你的狂妄自大，也使我痛心，它使你忘了人类的处境，居然为着这种话辩护，什么要有富足和一切功业就要有人受苦！”

“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盖查尔柯亚脱尔！但愿现在你的热情不要毒害了你的愿望，使你忘记了你所选中的部落！”

“我没有选择哪个部落，托比尔金！先来到的，我爱他

们，最后来到的，我也爱他们！对所有的人我都要给与同样的一份。”

“盖查尔柯亚脱尔背叛了我们！盖查尔柯亚脱尔爱那些把他的嘴砸烂的奇奇梅卡人！盖查尔柯亚脱尔爱我们的敌人！盖查尔柯亚脱尔背叛了他的部落！盖查尔柯亚脱尔由于看星辰太久，由于没有女人，发了疯了！”

“住口，托比尔金！”盖查尔柯亚脱尔用手背在他的嘴上打了一下。

一阵紧张而颤动的沉默。

盖查尔柯亚脱尔满腔怒火地离开了这个地方。谁也没有跟着他。所有的人都围住了托比尔金，抚慰他，对他说：“盖查尔柯亚脱尔是变了！他已经不是托尔德卡人的盖查尔柯亚脱尔了！他更象是一支奇奇梅卡人的箭！”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通过他随从中的几个人，把各个部落的人召集到大金字塔的脚下来；它那巨大的塔身已经高耸入云。他事先告诫他们，有人要阻碍他的行动，因此，要求他们用各种办法，以他的名义，在约定的时刻，就是这一天日落之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来到。

他站在那里，庄严肃穆，怒容满面，周围站着忠于他的人。达脱莱惶惑不安，激动得发抖，站在他的右边。

逐渐地来了许多的人。有些人后面跟着监工，他们一看到盖查尔柯亚脱尔，就沉默地留下了。另一些人是偷偷

地来的。还有一些人由托尔德卡人陪同着，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看见有许多人集合起来，盖查尔柯亚脱尔就举起双手，开始讲话：

“安纳华克的人们！盖查尔柯亚脱尔想跟全部地区的人们讲话，把他的忧愁、痛苦和悲伤告诉你们！

“在我想为它带来幸福的地方，我发现了苦难！

“在我已经为它带来富足的地方，我看到了贫困！

“在我想建立和睦的地方，却有仇恨和敌对的深渊！

“现在我已经发觉了；我要大声疾呼，提出抗议！

“我要告诉大家，我对大家一视同仁；同时，我们所积聚的财富，和我本人一样，都是属于整个安纳华克的。它的象征，就是我们在它前面集会的金字塔！

“我诅咒鞭笞和拷打！

“我诅咒非正义！

“我诅咒贫困！

“现在我宣布，我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使大家都能受到它的庇护。为此，我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和善意的合作。

“我特别要向那些正在听我讲话而显得有些不安的托尔德卡人说几句话。你们如果是正直的人，就不用害怕。你们要是学会给与，我就会使你们更加富裕。新的秩序特别需要热爱我的托尔德卡人，因为没有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很难有所建树。让我们把所有的部落联合成一个由追求同一

目标的兄弟们所组成的整体。

“盖查尔柯亚脱尔将引导整个安纳华克，不分哪个部落，引向一个既富足又公正的世界！

“请你们回去把这些话告诉没有来的人，并向所有的人宣布，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还要集会，作一个新的决定。”

他说完后，有一个叫马克特拉的奇奇梅卡人胆怯地提高了嗓子问：

“强大的盖查尔柯亚脱尔，托尔德卡人的主公，我能代表我们的部落说几句话吗？”

“说吧。”盖查尔柯亚脱尔说。

“给我们自由，我们不要富足！我们在遥远的自己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现在我们却被套上了残酷的奴隶的枷锁。

“我们成年累月地在这里拖运石块，堆积泥土，为了一个与我们毫不相干的神建造一座山丘。我们的景况非常艰苦，因为我们所学到的知识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处在最底层，我们与尘土一起受到践踏。你在图拉发号施令！你指挥过军队！你指挥过捕捉俘虏！你命令一切！你下命令给我们自由吧！我们宁可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追逐麋鹿和野牛，而不要给我们的任何正义，或者你由于悔恨而要给我们的福利。”

“你说得对，”盖查尔柯亚脱尔打断了他的话。“我说的是悔恨之言。正因为这样，我才要为我自己做的坏事作出

补偿。我要给与大家富足，财富和美好的生活，以补偿过去的苦难！”

“对你说的生活，你说的财富，我们没有兴趣。我们不愿意再受这种奴役。托尔德卡人正是因为奴役我们，才获得了你所说的美好的生活。”

“我要给你们幸福！”盖查尔柯亚脱尔高喊。

“那么给我们自由吧！谁来判断幸福不幸福呢？谁能决定我们要的是怎样的幸福呢？难道由你来决定吗；你在轿子里坐着，教导人们把我们用鲜血淋淋的肩背拖来的石块一一地打磨？我们所要的生活不是托尔德卡人的绮靡的生活。我们不要木琴！不要笛子！更不要一大群人聚居在村落里散发出的那种臭气！我们要我们自己来判断我们的幸福！我们要的是迎风飞驰的箭那样的幸福，象空气那样的自由。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活，盖查尔柯亚脱尔！而不是托尔德卡人用来遮掩赤裸裸本性的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给我们自由吧！”

“奇奇梅卡人不能这样思想！”盖查尔柯亚脱尔说。“在这里，我将给你们安全，福利和休息；我将用种种使你们感到可爱的事物来丰富你们的生活。在那里，奇奇梅卡人即使猎到野兽，而没有在打猎时咬伤致死，也会因为在赖以为生的野兽后面不停地追逐而很快死去。在这里，我们靠土地为生，随着四季有规律的变化，等待它的硕果。”

“让我们自由自在地自己死去吧！我们生活虽然短促而愚昧，然而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很快会死去，然

而是死在自己的土地上！给我们自由吧，奇奇梅卡人的祸根啊！给我们自由吧！从今以后我们将永远忘记你，忘记你的正义，忘记你的悔恨，忘记这些金字塔的建设者们！”

盖查尔柯亚脱尔正要答话，这时候有一群武士把他们包围住了。他们的主要部分向人群扑去，把他们拳打脚踢，推推搡搡。

“干活儿去！话已经说够了！要追究盖查尔柯亚脱尔和奇奇梅卡人及其叛徒马克特拉的这场对话，有许多事要干呢！”

“往后退，托尔德卡的武士们！”盖查尔柯亚脱尔大声叫。“不要用手无寸铁的被俘者的鲜血玷污你们的双手！往后退！往后退！”他想阻止他们，带领随从冲破包围，没有成功，因为他们很快地就被抓住。只有达脱莱脱身而出，又跑又跳地向马克特拉奔去，那时他正发出阵阵令人恐怖的尖叫，使奇奇梅卡人热血沸腾。这声音就象虎啸狼嗥，唤醒了他的同伴们野蛮好斗的古老本能。

“我们回到我们的土地上去，奇奇梅卡人！我们回去！我们斗争！杀死他们！宁死也要回去！”

他们向监工们扑去，抓起随手的东西向他们猛击。他的同伴们，那些未能到场的人，听见他的嚎叫，和他一样，也干了起来。

这场众寡悬殊的战斗扩展开来。许多奇奇梅卡人被捕，还有许多被打死，但是也已经不可能阻挡大批的人四散逃跑，尖叫着自由，跑出城外。达脱莱跟着他们一起跑，搀

扶着受了伤的马克特拉。

全付武装的托尔德卡武士们，没有能够拦阻他们。黄昏很快来临，接着就是黑夜；它吞没了一直在不停地不倦地狂奔着的人们，尖叫声也在黑暗中越去越远了。

图拉已经恢复了宁静。监工们增加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失去了随从，被绑在轿子上，带到部落中央房子的一间大厅里，关了起来。

* * *

发生这些事件的下一年，也就是开始建造金字塔的第十三年，按照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规划，金字塔竣工了。四座模样象塞—阿卡脱尔的石刻巨像，支撑着塔顶上神庙的屋顶。

这一年，托尔德卡人已经习惯了混乱的生活。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把金字塔献给宝贵的孪生兄弟。为了使盖查尔柯亚脱尔恢复理智，重新热爱他的部落，许多盖查尔鸟① 给蛇做了牺牲。鸟的羽毛被拿去装饰他的监狱。

托尔德卡人的大金字塔就是这样建成的。孪生兄弟中的一个升了天，另一个作了阶下囚。

---

① 盖查尔鸟(Quetzal)，产于中美诸国及墨西哥，羽毛细而有光泽，身长约四十余厘米，被古代印第安人认为神鸟。

第六章

囚徒

盖查尔柯亚脱尔被带到了部落中央的房子。他一路走着，脸色阴沉而悲哀。他已经砸掉了轿子，解掉了捆绑。

“除了时间和托尔德卡人的意志，什么也别想把我捆住。背叛的时候到了。上路的时候到了。”

他不要人们用担架抬着他走。

“我要自己走，随从们，”他对他的人说。“现在到了我再次赤脚走路，让脚趾接触到泥土的时候了。我是在走向监狱；我要赤脚走去，以便看看大地有多么大。我受了重伤的时候，被带到了这座房子里。现在，我作为囚徒，又来到了这里。”

他把长袍脱下，抛得远远的。

那些在他周围押送他的托比尔金的心腹武士，目不旁视，象是一群呆板的木偶。

随从中一个年纪最老的妇女，捡起长袍，紧走几步，提前赶到了那座也已经被武士们包围了的房子。

“盖查尔柯亚脱尔被捕了！”她向其他妇女喊。她们看着他被武士们包围着，赤着脚，胡须乱蓬蓬的，垂着双手，远

远地走来，就都哭了。

“我们的主公被捕了！”

“我们哭吧！”那个老妇人说。“让我们一齐痛哭吧！盖查尔柯亚脱尔被捕了。他想成为审判官，反而受到控告！我们的支柱被捕了。有些事发生了，我真不明白：部落反对部落，部落反对它的主公，主公反对一切。我害怕，孩子们！我害怕！让我们为托尔德卡人痛哭吧！为盖查尔柯亚脱尔痛哭吧！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被我们所爱的人抓来的。让我们为一切的人痛哭吧！为了我们所不理解的洪流而痛哭吧！它在一切都是安宁而平静的时候，铺天盖地而来。让我们痛哭吧，女儿们，为了盖查尔柯亚脱尔那未被他的部落听从的呼喊声而哭泣吧！为托尔德卡人的痛苦而哭泣吧！紧张和恐惧，紧张和恐惧，这就是托尔德卡人的苦难。他们的父亲，他们的道路，他们的真理，都剧烈地颠倒过来了。让我们为与父亲斗争的儿子们的痛苦而哭泣吧！让我们为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们，为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们而哭泣吧！让我们哭泣吧，随从们，我们的主公被他自己的部落逮捕了！”

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痛苦而迷惘。

在人们的哭声中，他走进了这座房子，监禁在一个房间里，单独一人，同他的随从隔离。

只有那个老妇人和一个年轻女人可以进去，给他送饭和照顾他。

就是这样，在孤独和囚禁的情况下，盖查尔柯亚脱尔发现了女人的世界。

一连几天，他不说话，几乎不吃东西。

在他长时间地不知疲倦地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的时候，这两个妇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猜想他内心的苦楚。

“吃吧！吃吧！我的主公！”她们对他说。“要维持身体活下去，就要吃点东西。吃吧！哪怕是为了让你那受苦的心灵得到力量。为了你的痛苦，还是吃点吧！”她们向他哀求。她们把食物送到他的嘴边，苦苦哀求着，就这样，她们第一次就近看到了他的脸容。她们于是安静了下来，等了很长时间。

其余的时间，他大都是单独待着。

“我出生的时候，就是单独一人，就象我来到海岸边时一样。等到我要离去的时候，也将是孤单一人。这正是寻求自我的机会。我的兄弟阿卡脱尔已经走了。我的孩子达脱莱也离开了我。”

他寻求着自我，但是也不能遇到神。只是一种可怕的静默，一种使他充满恐惧的无边无际的静默。

“当一个人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时候，孤独中的静默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审判官啊！”

他整小时地静默地呆着，一声不发，既不从痛苦中寻求安慰，也不选择忏悔。一个牢实的结子把他的沉默和他的静止联结在一起。他正处在折磨的边缘，可是并没有陷入。就这样，直到那两个妇女温柔地来到，一个年老一个年轻，带来了她们温柔的动作，温柔的声音，温柔的双手。

就这样过了几天。

一天早晨，一大群首领突然地闯进这间大厅，打破了他被囚的寂静。托比尔金并不在他们之中。

盖查尔柯亚脱尔正坐在席子上。他既没有起立，也没有看他们。他的眼光无神，望着远方。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魏马克走上前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他说。这个名字在大厅里回荡了好一会儿。他不知该再说什么好。所有的人都沮丧，悲哀，焦急。

盖查尔柯亚脱尔慢慢地欠起身子，柔和地，象是对那两个女人说话似地说：

“怎么了？你们来审判我？还是来杀死我？托尔德卡人来，是作为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审判官？还是早晨刚过半就来做杀人的刽子手？显然，做出判决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在这里，托尔德卡人，我单独一人面对着你们！单独面对着我失败的使命。象一块燧石，被石块所敲碎，我的自由破碎了，我的意志沉默了，我的双手下垂了，陷入了我的寂静之中。对这块破碎的燧石，托尔德卡人还要怎样呢？他们要惩罚，把它碾成粉？当然！惩罚！他们要整个安纳华克都知道，惩罚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图拉的尊严就能保持平衡。啊！正义的宁静！良心的安谧！兄弟惩罚兄弟！啊！惩罚，这是审判官在用他人的痛苦麻醉人们。托尔德卡人要把盖查尔柯亚脱尔怎么样呢？要我死吗？要我受苦吗？盖查尔柯亚脱尔是如此地悲伤，他既不能死，也不能受苦。”

一阵长久的充满愁苦的沉默。

“不，盖查尔柯亚脱尔，”魏马克说。“托尔德卡人不能当你的审判官。我们既没有对付你的法律，也没有对付你的惩罚。事情仅仅是，你倒在我们身上，压碎了我们。由于你不在，图拉沉默了。沉默也使我们感到恐惧。我们正在惶惶不安和四分五裂。简单地说，从我们破碎的内心深处，我们想对你说，我们不知道该拿盖查尔柯亚脱尔怎么办。所以我们来，请你决定。对于这件事，没有第二个审判官。

“盖查尔柯亚脱尔，托尔德卡人该怎样处置你呢？图拉应该把盖查尔柯亚脱尔怎么办呢？我们想要知道你的回答，以便了解盖查尔柯亚脱尔将会怎样对待图拉。你为什么抛弃我们，盖查尔柯亚脱尔？为什么你象神一样降临到你的部落中间？为什么打破了不能重新联合的东西？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为了什么？”

“魏马克，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我的胸中犹如一团火。有些日子，我的心里燃起了对我的兄弟们的爱，对所有人类的爱，愿意对所有的人给与。那时候，我感到了我的目标所具有的可怕力量，一个播种者的力量，于是，我的意志就迸发开来，向着四面八方跑去！它犹如海边的波涛那样汹涌，消耗我，伤害我，几乎杀死我。也有些日子却正相反，我的心在杜脱伦巴①的空旷的寒冷中凝冻起来，使我从内心里感到压抑。我感到了自己的无足轻重，我的所作所为的微不足道；这时候，只有苍穹中成千只在闪耀的眼睛，显得那

① 杜脱伦巴(Teuhtlampa)，代表空虚、荒漠。

样重要。我离开了大地，置身于大地的痛苦之外，这种痛苦对我来说，就象茫茫宇宙中微不足道的沙子。就这样，直到我看见一滴眼泪，那么晶莹，象星星一样。这时候，我的心灵重新燃烧起来，飘向四方。我是一个向导：他向前走，他迷了路，他回了头，他碰了壁。我是安纳华克的灾难。就是因为这个，托尔德卡人！因为这个！”

“那么，”他们说。“我们怎么处置盖查尔柯亚脱尔呢？”

“是的，”魏马克说。“你沉重地压住了我们！”他又说：“而且也拦阻着我们。我们象是被压扁了！图拉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倒是知道怎么处置这个充满着忧伤和风暴的身体！我倒是知道把我自己怎么办！该诅咒的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在恶的时辰，带着你罪恶和忏悔的世界，带着你充满着诱惑的双手，带着你充满着爱的胸怀，来到了安纳华克。该诅咒的这个没有投身到火堆中去的孪生兄弟。我是知道把我自己怎么办的！但是我对你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不愿意死。我要留在这里，独自一人，远离一切，直到我的死期来临。我要幽居在此，托尔德卡人！但是，我要说一件事：我要活下去。我要继续看着我的双手，尽管它们在抽搐。我要继续活下去，尽管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我要继续做一个人。我要觉得自己仍然是在大地上，把我的一双赤脚伸到泥土里。我要感觉到我的胡须接触群星。我要继续处在一切事物之中。这就是我的愿望，托尔德卡人！但是，我将不再使我所爱的人们忧伤！我要在这里独居。我不再从这里出去。托

尔德卡人最终将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办事。这就是我的判决，魏马克，这就是我的决定。现在，你们去吧，去告诉托比尔金，叫他不要对盖查尔柯亚脱尔害怕，既没必要殴打那条蛇，也没必要杀死盖查尔柯亚脱尔；我将要孤独地留在这里。有一天托尔德卡人会遭到另一种情况，那时候，也许盖查尔柯亚脱尔会给与他们所请求的东西，而不是他自己的骄傲劝告他们接受的东西。"

"就这样吧，"首领们说。"图拉接受这个判决。盖查尔柯亚脱尔要受到监禁，直到他的死期来临。"

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托比尔金，他也同意了这个判决，尽管他心里很不安，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他的伙伴中间有许多人在想要夺取权力。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独自待着，直到那晚上两个女人来看他。

"我的主公盖查尔柯亚脱尔为什么这样高兴？"年轻的西华特尔问。自从他被监禁以后，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眼睛里闪现着笑意。

"我笑，是因为我自己审判了自己，是因为我宣布了我自己的判决！也因为我在这中间找到了一条不通向任何地方的道路。"

西华特尔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她也笑起来，老妇人跟着她也笑了。

“你们笑吧！唱吧！”盖查尔柯亚脱尔说。“唱几支这个我多么热爱的土地上的歌吧！唱吧！因为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被判决了！”

“怎么判决的？”老妇人焦急地问，同时，西华特尔打住了她刚开始的歌。

“我将单独地监禁在这里。只有你们，或者其他象你们这样的女人，可以进来给我送饭，照顾我。”

“那就是我们！”西华特尔热切地断定说。

“我的主公，要监禁多长时间呢？”老妇人又问。

“直到我的死期来临。”

“死！死！总是死！”老妇人低声地说。“它总是缠着我们不放，象一只饿狼！它总是用它那无神的眼睛，伸着秃脑袋，笑着盯住我们。”

“但是我的主公不会死！”西华特尔说。“你与众不同！我不能想象你会死。我不相信你有骷髅。我的主公非常好看。你不会死！判决词不可能实现。”

“不，西华特尔，一切都要消亡。盖查尔柯亚脱尔也有自己的归宿。我既不能够，也不应该不朽。”

“但是，我的主公是一个来自远方的神！”

“不，西华特尔，我不是神。我是一个也要死亡的人。你过来看看我的手。这是一个人的手，他在暴风雨之夜来到，他几次跌倒，最后时间到了就将离去。”

西华特尔温柔地拿起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手，握了很久，眼睛含着泪花，把手贴到自己的前额上不放。

“我的主公是神，他不会死。”

“死！死！这是件奇怪的事，我这样想。现在我的全身都在跳动，甚至已经被判决的那种少有的满足，也在跳动。”

“那么，死是什么呢？”西华特尔问。

“我感到过，它象是一种阴沉的嗡嗡声。”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

“后来呢？”西华特尔又问。“我们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不知道，西华特尔！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疑问，它一直阻止我不去死。我还会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吗？你还会是你现在的这个样子吗？西华特尔，告诉我，你怎么想？”

“人家教导我，说如果我分娩而死，我就会由我的子女们陪着，到一个充满美好事物的美丽地方去。”

“那是如果你死了。如果你活着呢？你的所作所为呢？导致复活的是死亡呢还是生命？在这片大地上建立了奇妙的世界，在这里，是死亡决定未来的命运，而不是我所认为的生命。在这里，如果兵士浑身创伤战死沙场，他就将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去，不管他从前是怎么生活的。生活，西华特尔！那充满了回忆的生活，有时候很丰富，在善与恶之间跳动，难道就不重要吗？死，只有死，才重要吗？”

“我想死是非常重要的，”西华特尔说。“比出生本身还要重要。我们出生的时候，母亲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她在受苦，而我们不过是感到寒冷，但是并非没有保护。在死的时候，我的主公，我们却是孤零零的。”

“孤零零的，你说得对，孤零零的。孤零零的处于万物之中。也许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终点。我怀疑，所以我不死。”

“死不过是一只又老又饿的母狼，它变化成许多东西。”老妇人插嘴说。“一只癞皮的老母狼；我真想把它杀掉。”

“杀掉死亡？这真是稀奇！为什么呢？”盖查尔柯亚脱尔问。

“为了让我自己不死！”老妇人回答。“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死。”

“有一天你会不想活的。有一天我也会不想活的。我们还是让你的母狼活到那个时候吧。”

“我永远想活着。”老妇人最后说。

“你呢，西华特尔？”盖查尔柯亚脱尔问。

“我的主公活着的时候，我就要活着。如果你，如你说的，最终要死，那么我也死。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不会死，是真的吗？”

“不是，西华特尔。盖查尔柯亚脱尔会死的。”

“那么，我愿意你永生不死。”西华特尔对他说。

三个人都沉默了。

老妇人犹豫了一会儿，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使他永生不死呢？”

“我？我怎么使他呢？”

“给他生儿子！”老妇人说，站起来走了，留下他们两人在一起。

就这样，在对他判决的那天晚上，盖查尔柯亚脱尔陷入了要求永生不死的诱惑之中；他领悟了奥麦育康这二元之地的内在真理，在那里，一切都是二，为了能够成为一，并且懂得自身是二。这时候，他明白了在他的身体内部有着完整的宇宙在跳动，它在他内脏的黑暗中变换着位置，当一正在所有的星云中央死而复生的时候，它们变化成为光和闪电的风暴，恰恰就在宇宙的中间。

西华特尔给他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子出生的时候，母亲就死了。

*　　　　*　　　　*

达脱莱也成了囚徒。

他和奇奇梅卡人奔跑着；夜已经很深，喊声早已停止，只听得这一大群人奔跑时的脚步声和气喘声。一直跑到太阳出来，所有的人才停住，因为马克特拉摔倒了好几次，已经奄奄一息。

“马克特拉要死了，”达脱莱喘着气喊。“我们停下来救救他吧！”

因为获得自由而昏了头的人们，双脚浸透了露水，在大雾弥漫的草原的宁静中，觉得可以停下来了。他们看到了失血过多的马克特拉痛苦的死灰色的脸。奔跑停止了，他们的太阳穴上还看得出心脏在跳动；整个草原，还有那正在升起的太阳，好象仍然在向着四面八方逃匿。

“他就要死了，”许多人说。“用不着救他了。让他自己

死去吧。走吧！我们走吧！”说着就要继续向前跑。

“我们不能自己走掉而把他留在这里，象一只快死的牲畜一样抛弃。”达脱莱反对说。“是他提出的问题，是他鼓动大家逃跑的！我们应该救他。”

“我们不能停下来！他们在我们后面追着！我们一定得在今天赶到山里。”许多人说。

“我们做一付担架，把他抬着走吧！”达脱莱建议。

“我们就不能跑了。他们会追上所有的人。他快要死了，脸色灰白了。我们走吧！我们走吧！”许多人催促着。

“可是他是你们指路的人，引导你们的人！你们不能把他丢在草原上让秃鹰吃掉。”

“他不过是奇奇梅卡人的代言人。我们大家想的都一样，任何人都能讲出来。我们大家都想逃跑，奇奇梅卡人没有指路的人。我们都是自由的。他也是自由的。拖着垂死的人走不是奇奇梅卡人的规矩。他是自由的；他快要死了。走吧！我们走吧！”

所有的人都走掉了，只剩下了在寒冷和疲乏中发抖的达脱莱，还有马克特拉的一个儿子，和达脱莱同样年龄，留下来守着他父亲死去。

奇奇梅卡人继续不声不响地奔跑着，不知疲倦的脚步声很快就不在大地上震动了，同时跑动着的人影也在晨雾之中消失。

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象浓雾一样笼罩着这三个留在布满露水的野草中间的人，只有伤者急促的呼吸搅乱着它。

达脱莱和这个青年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能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他们让他躺好，在脑袋下面垫了些草，又用浸满露水的草给他擦净伤口，等着太阳出来使他暖和。

“达脱莱，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什么也不能，兄弟！什么也不能！只能不丢弃他。让他知道在他临死的时刻我们在陪伴着他。让我们看着他吐出最后的一口气，然后，我们再继续活下去。直到那时候，我们要留在这里，赶开秃鹰，不让它们在时辰到来之前就吃掉他的眼睛。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

远处，在一座山脊上，还可以看到奇奇梅卡人在奔跑。

他们蹲下来看着他死。

到了上午，太阳开始炎热，伤者醒了过来，要水喝。

他们没有水给他。整个草原上都没有水，即使有水也没有办法把它弄来。

他要水，要得嘴都肿了起来。

他们蹲在那里，听着他，看着他死。只是时不时地赶走在草原的宁静中嗡嗡作响的苍蝇。

秃鹰在高空盘旋，还没有落下来。

他们一直没有知道，马克特拉临死的时候是否明白他们在守着他。

黑夜和草原上的寒气来临了。他们蜷缩在伤者的两旁为他御寒。

黎明的时候，他们还在睡梦之中时，他死了。

他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他们发现他已经僵硬，浑身被露水浸湿，象野草一样。

在秃鹰还没有开始飞翔之前，他们跑去为自己找点水。

达脱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被露水浸透的死者的深刻印象中，从重新感到的奔跑的疲乏中，发觉自己逃离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因此哭了起来，因为他深深地爱着他。他奔跑在那个青年的前面，泪水湿透了他的双颊。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是在哭，就象谁也不知道高山顶上有水在流一样。

逃离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就如同离开了他自己，如同离开了正在被两个一半争夺着的他青春的痛苦；他向着绝对自由的世界奔跑，却遭到禁锢，成为自己的俘虏，成为自己孤独的囚徒。

他尝到了饥饿和干渴的无情折磨，体会了在追逐猎物或者面临危险的痛苦的奔跑。孤独和恐惧。孤独和恐惧不让他有时间去思想。他不思想，就只有疲劳，疼痛和寒冷。

有一个晚上，他们经过极度疲劳的追逐之后，终于抓着一只小鹿，吃了下去；只有在这时候，他才和那个和他一起打猎的青年谈起了与每天的食物无关的事情。他们已经吃饱喝足，休息过来。

“你为什么跟我们来呢？”青年问他。“你又没有必要逃跑。”

“我喜欢奇奇梅卡人的生活。你的父亲那么热情地谈着自由，可是看起来他却如此瘦弱，所以我想跟着奇奇梅卡人

来。但是我却没有遇到他们。”

“其实并没有奇奇梅卡人，”青年说。“我们并不是部落，我们只是‘个人’，单独的个人。我们集合一起，又四散而去。我们汇齐一起，又各自分开。我们就象流动的空气，就象射出的飞箭，各走各的路，尽管在箭筒里时是聚在一起的。我们既没有首领，也没有指路人，也没有祭司。我看你是想跟你的主公指引托尔德卡人那样，来指引奇奇梅卡人。”

“也许是，也许我是想这样做。我看到你们很瘦弱，又被追踪。也许我是想指引你们。现在我已经明白自由就是自由，不需要指引；只要一走就行。奇奇梅卡人就是这样走了的。现在这个时刻，没有死的人，都自由了。”

“正是这样。”青年说。“现在你也自由了，因为你并不是什么首领。”

“是的，”达脱莱最后说。“现在我自由了。”

第二天，达脱莱滑下山谷，摔断了一条腿。那个青年设法在山谷底下找到了他，一直守到他恢复知觉。

“你的腿摔断了。”他对他说。“你不能再跑了，也不能打猎了！”

“帮助我吧！”达脱莱哀求。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曾经想救我的父亲，可是我连他死的时间都没有知道。我走了。”

他走了，把达脱莱一个人留在那里。

“现在我真的自由了！”达脱莱自言自语地说。“但是我不能死！特别是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不愿死！”他努力想

活下去。

他想重新找人结伴，但是不想拖着一条残废的腿回图拉去。他在地上爬着，爬过了一个又一个山谷，以野草和树根充饥，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苦难，很久以后，才到达了从图拉出走的祭司们所居住的山洞。他们还在这里伺机重返图拉。他一到他们中间，便又失去了自由，又遭到人们的监禁。在路上，由于饥渴，他吃了迷魂草和其它的野草。迷魂草使他产生了幻觉。在这种野草的刺激下，他那极端自由的孤独内心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虚幻的境界，在他的身体深处创造出各种严密无缝的宇宙，充满着羽毛和蛇。他把这种方法教导给愿意接受的人，因此，他受到了尊敬。从那时候起，人们就叫他“幻觉的瘸子”。

第 七 章

旱 灾

盖查尔柯亚脱尔开始囚徒生活的第二年，出现了一场持续七年之久的可怕的旱灾，使得安纳华克的土地变成了一片焦土。

这期间，盖查尔柯亚脱尔在过囚徒生活的同时，开始播下他自己的种子。

老妇人充满骄傲地把它向大家宣布：

“我们的主公盖查尔柯亚脱尔，这个被囚的人，在我们的一个处女腹中播下了他的种子！安纳华克终于将要看到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血的儿子；盖查尔柯亚脱尔终于将要在我们的种族里获得永生。”所有的随从们都非常激动，他们在部落中心的房子里面，举行了热闹的庆祝。

西华特尔被带了开去，受到非常周到的看顾。

当她走出房子，在城里走过的时候，那些怀孕的妇女就摸她的腹部，为她祝福。

托比尔金很不安。

“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有了女人，”他说。“现在他要在这片土地上生根了。他从我们的一个处女身上取得了力量。

盖查尔柯亚脱尔不愿意死。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活。我们的麻烦就更多了。我们不知道拿这些小崽子怎么办。他们生下来，会象老虎一样把托尔德卡人吞掉。我们还是及时把他们宰了吧。”

“你这样想是出于你的怨气。”魏马克回答他说。“正相反，盖查尔柯亚脱尔现在是通过爱情的道路，而不是通过痛苦的道路，把他的血给与了托尔德卡人。现在，我们要通过他的真正的儿子，我们自己的妇女以她的阵痛分娩出来的儿子，同他以及他的事业结成兄弟。现在盖查尔柯亚脱尔确实是我们的了。他将真正属于这块土地，他在这里得到了收获。我们要重新赢得盖查尔柯亚脱尔。我们不要杀死他的儿子，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儿子，如同他本人也将重属于我们一样。”

“我们不需要他了。”托比尔金说。“我们都懂得了，而且懂得比他还要多。他总是被他的怜悯的迷雾所包围，总是想着别人，而不象我们希望于他的那样只想着我们。”

“你说得有点道理，但是，出于父爱，他还会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的。”魏马克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这棵枯树已经不能教导什么了。”托比尔金说。

“现在它将为我们而复苏。塞——阿卡脱尔将会感到高兴，为安纳华克长出更多的羽毛。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儿子将要成为同托尔德卡人联结的新的纽带。他扯断了旧的，现在他正在修补。我们受恩于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很多，

图拉应该期待更多。”

“我们应该在他得到儿子之前把他杀死。”托比尔金嘟哝地说。“这些都不会是好东西，一定会比达脱莱这个糊里糊涂、空话连篇、好高骛远的可怜的灵魂更加糊涂。我认为我们应该杀掉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儿子。”

“不。”魏马克抗议说。“他们也是托尔德卡人，而我们托尔德卡人已经不以自己作牺牲了。这是我们和盖查尔柯亚脱尔首先约定了的。”

“这不是牺牲。”托比尔金说。“这仅仅是预防。”

“是的，这是给你的恐惧和怨恨的牺牲。托比尔金，你发昏了。你爱过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寻找过他。你从奇奇梅卡人手中救出过他。在你开始尝到我们给与你的权力的甜头的时候，你却马上开始仇恨起来了。你的内心发生了变化；你自己还不明白。你也有点象达脱莱，内心正在斗争。”

“我并不恨他，而是不需要他了。我要干什么，我自己很清楚。我不象达脱莱那个阴郁的孩子。我是一个人，我要把图拉的权力扩展到远方，直到两个大海的边上。图拉有伟大的命运。我要使托尔德卡人更加伟大。”

“这也正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所希望的。”

“不对。”托比尔金说。“盖查尔柯亚脱尔并不爱托尔德卡人，盖查尔柯亚脱尔爱的是人类，而人类并不存在。要么是托尔德卡人，要么是奇奇梅卡人；要么是建设者，要么是野蛮人；但是没有什么人类。不可能为不存在的东西干些

什么。人类！纯粹是空话。纯粹是概念。这是盖查尔柯亚脱尔嘴里的谎话，是阻止图拉更加发达的那个怜悯之心的盾牌。你已经看到盖查尔柯亚脱尔曾经想引导的奇奇梅卡人的结局。他们破坏了图拉的秩序，追求他们的自由去了！”

“我认为，”魏马克说。“盖查尔柯亚脱尔所希望的是要把奇奇梅卡人变成托尔德卡人。同样，他也会希望把自己的儿子变成托尔德卡人。也许如你所说，并没有什么人类，但是却可以有托尔德卡人。也许有一天所有的人都将成为托尔德卡人，属于同一个种族。我相信这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所希望的。”

“你也讲起空话来了。这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影响。一篇又一篇的空话。他就要有他的血的儿子了。但是他的空话却生下了多少个儿子啊！”

“也许是空话，托比尔金，然而你却害怕。你害怕盖查尔柯亚脱尔。他所有的儿子都使你害怕。我认为，你对我都害怕。你怕什么，托比尔金？”

“我什么也不怕，魏马克，更不要说你了。”

“那么，就让盖查尔柯亚脱尔所有的儿子们，他的空话的儿子们，他的血的儿子们，都太平无事吧！也让你自己太平无事吧！因为你是他的事业的儿子！”

“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是这块土地的儿子！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太平无事。我认为，我们甚至不应该让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儿子们降生。”

但是，所有的首领们都反对，托比尔金不得不同意只把西华特尔也监禁起来，在弄清楚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儿子是怎样的人之前，人们不得看见他们。

* * *

就这样，第一个儿子才得以诞生。这是个头发金黄如太阳的婴儿。

那个老妇人为他接生。一会儿她就跑了出来，满房子叫喊：

“我们的女儿生了一个太阳！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新的太阳了。他的肤色象玉米，头发象玉米须。”

消息传出了这所房子。人们非常高兴，因为他们仍然热爱着盖查尔柯亚脱尔。

托比尔金却觉得非常沮丧，非常恐惧。

魏马克则很快乐。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看着他生下来，象一个玉米棒子，他理解了脐眼的神秘。

“你去把脐带埋在土里。”他对老妇人说。“让这个联系着世代神秘的内在的桥梁，让这个从无限小到无限大的漏斗，把我和我的后代与大地更紧密地连结起来。让它映照着时间，直到我们大家重新合成为一。”

然后，他转身向着正在喘息着的母亲膝头上啼哭的儿

子，对他说：

“脐带割断了。过去我们是两个，现在我们是三个。这是创造的无法描述的神秘！现在，我的孩子，你是一个人了。为此，应该感谢神。血，总是血！你是在鲜血和痛苦之中来到的，你的第一次呼吸就是啼哭。现在我明白了，血是痛苦，同样是爱，也是一根将在泥土中腐烂的连结的脐带。你已经成形，你就是你。你象我。你是用欢乐和痛苦的经纬，在笑声和哭声中交织而成的。你是在一切可能性的边缘。很快，你就会有力量作出选择。你将成为富裕和贫困的方向和尺度。你将是鹰和蛇。你将以你的痛苦保持宇宙的良知，以你的笑声保持人类的尊严。我的孩子，你将会知道笑，这是自由本身的精粹。你将会知道唱歌跳舞，在杜脱伦巴的和鸣中获得你自己的音调。我知道你出生的时辰，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从如何深的内脏里来的，就象我不知道你的命运一样。你象我从前一样，象所有的人一样来到；然后，你也同所有的人一样，从繁殖的幽秘行为中，探索出你自己良知的光明。它是你的，它有限而终结在无限；一个，仅仅一个；你，仅仅是你，无可缩减的你。你已经是一个人了，我的孩子！你哭吧！我和你一起哭！”

*　　　　　*　　　　　*

但是，人们没有看到这个孩子，也看不到母亲。只知道盖查尔柯亚脱尔在监禁，因为他煽动了奇奇梅卡人的叛乱，

破坏了图拉的秩序，危害了它的安全。

*　　　　*　　　　*

正是在孩子出生的第二年，开始感到了干旱的威胁。

这一年，几乎没有刮过带来雨水的风；雨水奇缺，收成很坏。

“风没有为雨扫清道路。”

种地的人们说，开始担忧起来。

“因为盖查尔柯亚脱尔没有披着他的羽毛斗篷来看我们怎么翻耕土地。”

有人开始说：雨也被监禁了起来，象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金发儿子一样。

但是，这一年没有造成很大的恶果。谷仓还是充足的。富足使得图拉能够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

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托比尔金向越来越远的地方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从那些地方带回了各种物产和俘虏。

与此同时，他命令为那些最不安分的首领建造巨大的房子，以此来安抚他们。

下一年，雨水更少了。无法再用蓄积的水灌溉，因为渠道遭到抛弃，水都白白流掉了。

但是，图拉的富足，以及战争的掠夺，使他们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情。但是，这时候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特别是在种地的人中间，说：把那个象玉米棒子的孩子监禁起来，

也就是监禁了雨水。

以后的几年，就愈来愈困难。到最后，简直可怕，因为储备已经耗尽，不得不实行食物的限量分配。周围的部落，同样受着干旱的威胁，开始来寻求图拉的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有的边境都不平安。奇奇梅卡人也开始下来到了图拉附近。图拉的军队由于长年征战的疲劳，也越来越不足额了。

到了第六年，情况已经无法忍受。托比尔金的威信一落千丈。仅仅靠着经常给首领们和军队长官们行贿的手段以维持他的权力，但是，少数人的满足，使急需的人更多，以致到了挨饿和绝望的境地，给图拉带来了混乱。

魏马克带头表示不满，终于组织了一个反对派，要求合理分配储备，要求到仍在监禁中的盖查尔柯亚脱尔面前仲裁，让他再来指引图拉走上富足的道路。

危机在第七年爆发了。

托比尔金走投无路，几乎指挥不灵，没有了军队，秩序混乱，只得赶紧派人去寻找那些逃到了北方去的祭司，请他们给他出谋划策，进行挽救。

一个寂静的夜晚，受委托的人来到了。

他们身披兽皮，没有任何装饰；一缕缕平直的头发又长又脏，散发着臭味。他们神情傲慢地走来。

“托比尔金，你派人叫我们，我们就来了。我们不知道你这个威力无比的托比尔金，魔鬼的宠儿，要我们来为了什么？这个魔鬼以其魔术摧毁了部落的传统，建造了这些高

大的房子，让土地的子孙，现在叫做托尔德卡人的人们，在里面娇生惯养，忘记了神。现在神已经表示了他的不满！托比尔金，你要什么？”

“我要雨。人们由于饥饿而痛苦万分。他们不安，就要造反。我的周围都是敌人和叛徒。只有给人们饭吃，图拉才会恢复安宁和秩序。”

“向你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请求水去吧！”

“他不属于我！如果说过去属于我的话，现在已经不是。他是个荒唐的人，想要搞垮图拉的权势。因此我就把他和他的女人孩子监禁起来。但是人们在骚动，要求把他释放，说是把他的嫩玉米肤色的头生子监禁起来，就不长玉米棒子。”

“盖查尔柯亚脱尔有儿子了！”祭司们惊讶地说。其中有一个又加了一句：“到时候，神的复仇就更伟大了。”

“但是，托比尔金，对我们说吧，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雨。土地都烤焦龟裂了。许多人在饿死，渴死。我们所剩下的，只是给抢劫我们的人的战利品。我要雨！我只是个才力有限的军人，我能干什么？

“我需要魔法。我需要神。这就是让你们回来的理由。”

“干旱甚至也到了我们那里。”他们回答。“这是因为特斯卡脱利波卡发了怒。这片土地上都在崇拜蛇，没有人向特斯卡脱利波卡献牺牲。只有我们，孤零零地在我们的山洞里。”

“我能怎么办呢？我应该怎么办呢？”托比尔金问。

祭司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眼睛紧紧地盯着托比尔金，使他心慌意乱。

“我们需要一个大牺牲！”他们说。

“我们给。”托比尔金回答。

“把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头生子交给我们！”

“行！”托比尔金高兴地说。

“那就准备迎接我们回来吧！”祭司们最后说。

就在这天夜晚，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头生子被偷去，交给了祭司们。

*　　　　*　　　　*

从此以后，在图拉，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头发象玉米须似的孩子的下落。有人说他在依查人① 的土地上再生了。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在马雅布，人们在那里把他称作库库尔康供奉。

*　　　　*　　　　*

老妇人明白自己不想活下去了。她很高兴那只母狼并没有死。于是她自己就死了，枯干了。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知道孩子失踪，就走出了他的监狱，谁

① 依查人(Itzaes)，古代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也没有敢拦阻他。他的痛苦是如此深重，以致无话可说，也什么都未说。

他寻找孩子，孩子并未出现。

*　　　　*　　　　*

可是那时候仍然没有下雨。非但不下雨，图拉又发生了几起猛烈的大火，使灾情更加严重。

正在这时候，人们又一次看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人们又是喊又是哭，请求他想想办法停止这场折磨着他们的惩罚。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不听他们，只是寻找儿子。很快，跟在他后面的人们也都寻找起来。

魏马克也参加寻找。在寻找中，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到了托比尔金的宫殿。

“把我的儿子给我！”盖查尔柯亚脱尔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把他还给我，你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去死吧！你去死吧！”托比尔金说着就向盖查尔柯亚脱尔扑去。但是，魏马克把他拦住了。这时候，人们冲进了大厅，阻止了卫兵们的行动。

“放开我！放开我！”托比尔金狂叫。

“交还孩子！”魏马克喊。

“我没有这个该死的小崽子，这个干旱的祸根。为了使图拉重新富足，我已经把他献给特斯卡脱利波卡了。”托比尔金咆哮着说。

盖查尔柯亚脱尔猛地把身一挺，犹如一只雄鹰，以巨蛇

的力气双手掐住了托比尔金的脖子，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把他扼死；但是看见他几乎要死的时候，又突然把他松开，紧张地低声说："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他在惊愕的人们的簇拥下走了出去。

"水啊！水啊！"人们向他请求。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

"水啊！水啊！"人们向他苦苦哀求。"我们的孩子快要渴死了，快要饿死了。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啊！"

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知道了人们的苦难，看到父母们的眼泪和他的眼泪是一样的。

于是，他就象许多年以前那样，下令人们集合起来，用他从前的洪亮的声音说：

"图拉有旱灾。除了保持信心，我对图拉能做的很少。我没有力量找到我的儿子，但是我保持着信心。风和云的道路是奇怪的。我不知道我能够做点什么。但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一定去做。把雨带来，并非是人的使命。风和水的规律并不服从于人。但是，我将要保持信心。我将要作为塞一阿卡脱尔登上金字塔顶。在那里，最高的地方，我将要禁食，忍受一切饥渴，直到下雨，否则我就死去。我不懂得求雨的技术，我也达不到天上的水路。当一切理智和技术都达到了其理解和行动的极限时，我就只知道苦行。我献出我灵魂中存在着的死亡，以及为了要求下雨而消耗我的肉体。托尔德卡人，要有信心；我总是保持着它。或者天降雨！或者我去死！这是荒谬的抉择，但却是我的痛苦和

我的无能为力所能作出的唯一的抉择。我有信心。”

他不再多说一句话，就慢慢地登上金字塔，开始了延续四十天的禁食。

* * *

托比尔金不要权力了；在托尔德卡人的饥饿、旱灾和哭泣声中，他不再要他还保留着的一点点权力了。他的喉咙感觉到死亡的临近。一种阴沉的嗡嗡声使他对权力失去了兴趣。

“我不想发号施令了。”他说。“当失败来临的时候，权力的果实是苦的。那时候，一切都被遗忘，而最后的一步，最坏的一步，却仍然有人记得。我不能发号施令了，已经存在着我所无法控制的势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才好。在这里只有能使天下雨的人才能统治。这是我办不到的。这是神的工作。我已经尽我的力干了。”

“你干的是可怕的事。”魏马克对他说。“你在最坏的情况下破坏了我们和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第一个约定。”

“那是因为必须要献出重大的牺牲。”托比尔金说。

“然而并不是你自己的牺牲，而是拿别人的痛苦做交易。你只是发泄了你的仇恨。”

“就算是吧！”托比尔金说。“但是我决不后悔。无论如何，图拉总要有人要受苦。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愿意统治了。”

“是的，托比尔金！你已经不能再统治了。你已经没有

什么威信。这是盖查尔柯亚脱尔来见你时给你抹掉的。所有的人都看见他打败了你，又饶恕了你。”

“是这样。我觉得你们大家应该集合起来，决定怎么处置我。”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很快就会决定。”

经过讨论，他们对蹲在一边，眼光失神的托比尔金说：

“托比尔金，我们决定了，你不能再统治。你已经不会统治。我们把你交给盖查尔柯亚脱尔，他要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你。我们等待着事情的发展，在这期间，我们大家共同统治。就这么办。”

“没有关系！我不在乎！”托比尔金说。

大家一起去看望盖查尔柯亚脱尔。他正盘腿坐在托尔德卡人的金字塔的顶上，面对着重新栽下的十字架，旁边有一个泥炉，里面焚烧着树脂。这时候已经是他禁食和苦行的第五天。在当时，盖查尔柯亚脱尔开始衰老，头上有了许多白发，额上也布满了皱纹。他在这片土地上已经生活了二十六个年头，可是人们对他的存在还不习惯。

黄昏时分，首领们用绳子拴着托比尔金的脖子，带他登上了金字塔。

盖查尔柯亚脱尔紧闭双眼，一动不动。一阵阵夜晚温暖的微风吹拂着他的灰白的胡须。在监禁之前，他的胡须还是黑的。

“主公！”魏马克说。“托比尔金已经不再在有关土地的事情上发号施令了。他既不是分配者，也不是管理者了。

他已经没有权力；他也不愿意再有权力；我们也不想让他有权力。现在，你既然回到了我们中间，我们就把他用绳子拖到你面前来，你说怎么处置他最恰当。”

“放开他！他不是一只野兽。他不过是一个糊涂的人，一个受制于权力和生活的人。”

他对着托比尔金温和地说：

“我又看见你了，就象第一次看见你时一样，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在我第一次苦行的时期，你到山里来找我。那时候，我正在为自己的暴行付出代价。现在，我是在为这块干旱而发烧的土地的痛苦付出代价。托比尔金啊！我给你造成了多大的伤害！我是怎么损伤了你的心灵，以致使你必须从毁灭我的头生子中得到满足和快慰！我几乎没有想别的事情。你和这块土地一样，我感到我就是给你们带来混乱的根源。我来得不是时候。就象一颗飘来的孢子，毁坏了全部种子。我想干好事，却办了坏事。有人也许存坏心，却反倒办了好事。是什么在起作用？是什么事情重要？可怜的托比尔金，倒在自己的囚徒面前！可怜的囚徒啊！可怜的大地上的人们！他们是他们良心闪耀出的美丽光辉的主人，然而却陷入一个又一个的痛苦之中。创造者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可怕的世界！我不明白！我不明白痛苦怎么不找自来！我的儿子啊！托尔德卡人的子孙啊！”

托比尔金一语不发，倒在地下，低头看着大地。

“我们怎么处置托比尔金呢？”托尔德卡人又问。

“盖查尔柯亚脱尔要做自己事业的审判官吗？”他自己

问自己。"难道我要审判我自己的兄弟吗？现在我成了判决者吗？为什么要控告他？因为他丢了权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判决！"

"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人们坚持。

"除了对我自己，我不能当审判官。"

"可是他杀死了你的一个儿子！"人们对他说。

"我的痛苦过于深重，以致无法报复，"盖查尔柯亚脱尔说。"连正义也不能给我安慰。我也根本不要安慰。我要支配我的一切痛苦，真心诚意地把它奉献，使雨水回到这块土地上来。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心诚意还有作用，如果真心诚意还有些优点，那么，我愿以我的全部真心诚意，为了一个目的而经受痛苦，那就是仅仅为了使雨水回到安纳华克。既不要复仇，也不要正义！不要让任何东西来减轻我的痛苦。一切都是为了让雨水来到大地！要么托尔德卡人的子孙缓解干渴，要么就是我死去！托尔德卡人啊！我不是审判官。让我一个人单独作牺牲吧！提起这件事情，我一点都不满意！"

人们怀着敬意，默默地退下了金字塔。托比尔金走在他们中间，就象其中的一员。捆绑他的那根绳索，留在塔顶上了，丢在地下，象一条蛇；盖查尔柯亚脱尔盯着它看了好久，然后自言自语说：

"到下雨的那一天，托比尔金的这条蛇将会长出羽毛。"

而托比尔金一句话也不说，回到了自己的家；他紧闭着嘴唇，竭力抑制着不哭出来。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禁食的第二十六天，刮起了大风，卷起了漫天的尘土，遮掩了太阳。

“天地又合到一起了。”种地的人说。“已经不生气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把风带来。很快就会来水浇地。”他们开始恢复了信心。

盖查尔柯亚脱尔在上面把一个蜗牛劈成两半，放在自己的胸前。从那个时候起，蜗牛就变成了“风之宝”。

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禁食的第四十天，浓密的乌云从他们迷失的道路上来临。天上雷声隆隆，雨下来了，雨下来了。

人们跑上塔去看盖查尔柯亚脱尔。

人们看到他在哭。泪水和雨水在他的几乎全白了的胡须上混在一起。

“你给我们带来了雨水，盖查尔柯亚脱尔！”

“是我的儿子回来了！请你们把安纳华克生长的第一个玉米棒子拿来给我，不管它多么小。”

到了时候，人们拿来给他。从此以后，他就把它挂在自己的胸口，正好在风之宝的标记上面。

人们在木琴和笛子的声音伴奏下，在歌声和赞美声中，在顺着人们身体直往下流的雨水中，把盖查尔柯亚脱尔用担架抬了下来。托尔德卡人发现他老了。他把那根捆着托比尔金上金字塔的绳子缠在自己身上，托比尔金醒悟了，从

此以后，他又开始热爱盖查尔柯亚脱尔，并且加入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随从队伍，一直到几年以后他死去，忠诚不渝。十字架也取了下来重新栽到广场中央。从那时候起，就作为风和雨的标志，受着人们的崇拜。

正是盖查尔柯亚脱尔到达这片新的土地的二十六年之后，他才明白，他又重新找到了宇宙之树的道路。

第 八 章

特斯卡脱利波卡的归来

在长满荆棘、刮着寒风的北方古老山洞里，祭司们准备着重返图拉。自从盖查尔柯亚脱尔来到这片土地五十二年之后，他们才能回去。然而，出来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回去。在盖查尔柯亚脱尔倒运的时候设法回去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在旱灾的年代里，他们中间出生了一个特斯卡脱利波卡，后来人们称他为蒂特拉卡华。得以重新回去的就是这个人。

他们在山洞里大大发展了，生了许多孩子，也从别的地方来了许多人。他们教给后来的人一起崇拜特斯卡脱利波卡。

"这并不重要，我的孩子，"他们对蒂特拉卡华以及他的兄弟们说。"你的命运并不重要。你是来用你敌人的血维持太阳的运行的，因为它在米格特兰有许多敌人，需要这种神圣的液体来恢复它的力量获得胜利。这就是使命。这就是祭仪。这就是人的责任。他为此而生，为此而活，为此而死。为了保持宇宙，要求他付出很高的代价。人的使命是伟大的，他本身的重要性是渺小的。他并非创造的目的物，然而是

它的支持者，是它的役使者：没有他，太阳就要遭难。除此以外，人的任务就毫不重要，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在图拉，却有人妨碍着它，阻挠着它，而且把我们赶到了这里来！”

山洞里，那些原来的神被遮盖起来，丢在地下，表示它们已不在其位，而是在等待着回去。

但是长时期以来，盖查尔柯亚脱尔是强大的，他们找不到机会把他赶走。

第一次机会竟然不找自来；它随着托比尔金的召唤来到。他们到了图拉，从那里带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头生子回到山洞。

但是，回去的时机仍然没有成熟。因为，有一天晚上，他们正在为这个孩子的重大牺牲作准备而举行庆祝，恰恰幻觉在这时候出现了：大地开裂，又在半空中复合，万道霞光猛烈地翻腾，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结束了旱象；就在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头生子和达脱莱都失去了踪影。就是这个把产生幻觉的东西引到他们中间来的眼珠突出的瘸子，在这天晚上特别热心地而且活跃地把它分给了他们。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可能是借着雨水的掩护，逃到了遥远的马雅布地方，到了依查人那里。库库尔康，有羽毛的蛇，带着他的使命和事业从西方来到那里。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是一对孪生兄弟一起来到那片土地的故事，这里就不加以叙述了。

大旱之后，又过了二十六年，祭司们终于达到了他们的目的：特斯卡脱利波卡回到了图拉。

在这二十六年期间，盖查尔柯亚脱尔重新做了图拉的主宰。

人们冒着欢腾的雨水，跑去看望抬下金字塔来的他。他又一次象从前那样，如同塞—阿卡脱尔升天的时候，在随从们的扶持下，用微弱的声音向托尔德卡人讲话。在雷声中，人们听不见他的声音，不得不由魏马克重说一遍。他说：

“塞—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将要重新成为图拉的主宰，这是由于托尔德卡人的意愿，也是由于风和雨的作用。我的老年已经开始，我看到了我的年限。我要统治图拉，为托尔德卡人寻求正义。一切部落得到正义和和平的时候将会到来，但是，这将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没有力量去完成我的使命。我跌倒过许多次。不知有多少次我的腹部贴着了地面，但是每一次我都爬了起来。我带来了利益和损害，带来了欢乐和痛苦，从来不是单独一个方面。就连我的意图也是如此。我将在托尔德卡人中间发号施令，主持正义。我将为此献出我的余生。愿托尔德卡人在自己意志的允许下在大地上施行正义！而我，将不再走出部落中心的这座房子。从那里我发布命令，但是决不走出它的门。我仍然是图拉人的囚徒。现在，魏马克将是我的代言人，如同过去托比尔金一样。这就是雨水和玉米在我们之间缔结的新的协定。”

有了雨水，图拉又恢复了富裕。它的权势增大了，财富增加了。它的影响一直扩展到了东部的海边。从一个山谷到一个山谷，传遍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声音。他开始被尊

称为“雨的主宰”和“风与十字架之子”。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太平而繁荣。它使托尔德卡人富足，淳厚，善良，慷慨，再也不知道饥饿和贫困。

但是，在北方，祭司们正在进行阴谋活动。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非常美丽。

旱灾结束之后十三年，她正好十八岁。她的美丽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安纳华克。但是，她从来没有走出过部落中心的房子一步，随从的妇女们陪伴着她。她的美丽使所有人的心感到愉快。

那时候，图拉的财富正在达到它的顶点。盖查尔柯亚脱尔既有智慧又公平正直。他花了时间口授法律，以使人们做到温良，勤劳，忍让地相处；他也花了时间规定崇拜宝贵的孪生兄弟，风，雨以及使他生根于大地的树的祭仪和规则。羽毛，鲜花，音乐和香料，是使在天的神喜欢的供品。为了在富足的时候不忘记痛苦，他也花了时间用龙舌兰的刺扎自己的腿流出血来，然后在半夜到一个叫希乌帕柯雅的泉水中去洗净。①

那时候，玉米和大南瓜极为丰产。南瓜有一抱大，十分茁壮，瓜藤爬上玉米杆，象一棵棵的树。玉米棒子是如此粗壮，只要一个就够一个人拿的。其它的粮食也极为丰富，产

① 见托尔盖马达著：《印第安王国》。——原注。

量很高。人们播种、收获各种颜色的棉花：白的，红的，粉的，黄的。在图拉，饲养着许多各种各样的飞禽，如：希乌托托脱尔，盖查尔托托尔，萨固恩，特拉乌克巧脱尔[①]等，还有其它许多种鸟类，都能唱甜蜜而动听的歌。还有各种品种的可可树。

图拉应有尽有。托尔德卡人非常富足，既不挨饿，也不缺少什么。当盖查尔柯亚脱尔要发出一个号召，或者通知某一件事情，传令官就走上图拉城旁边的一座叫做扎齐特佩克的高山，大声传达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命令和指示；他的声音在一百多里格[②]之内的地方都能听到，甚至能一直传到海边。这就是特克潘[③]的声音，部落公社的声音，它安排劳动，节庆，或者休假。

人们也丰富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房子。

房子扩大了四倍，中央是圆的，如同风之宝的形状。另外，还有四个大房间，一间是用美丽的绿石砌的；一间是用白银和蓝宝石建的；一间是用有颜色的和白色的贝壳造的；最后一间是用各地的木材和各种鸟的羽毛盖的。[④]

---

① 希乌托托脱尔（Xiuhtótotl），盖查尔托托尔（Quetzaltotoll），萨固恩（Zaquen），特拉乌克巧脱尔（Tlauhquachotl），均西半球的飞禽，只能按印第安语译音。

② 里格（Legua），中南美洲长度单位，约五米余。

③ 特克潘（Técpan），即古代印第安人的部落公社。

④ 这一段描写参照了托尔盖马达著的《印第安王国》以及萨哈贡（Sahagún）著的《新西班牙记事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原注。

特克潘在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宫殿里积聚了大量的财富。

生活是舒适而美好的。

*　　　*　　　*

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非常美丽。在北方，祭司们正在密谋。图拉的美丽以及盖查尔柯亚脱尔女儿的美丽，名声都传到了他们那里。

魏马克，尽管年纪大了，想娶她为妻。许多首领和许多托尔德卡人的儿子，也和魏马克一样，想娶她为妻。

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并不是命定嫁人的。她在父亲的宫殿里生活得很幸福。他正在教她如何崇拜宇宙之树。

"你的女儿到了找丈夫的时候了。"魏马克常常说。"托尔德卡人的血液应该更新了。"

"是时候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然而这不是她的愿望，也不是我的愿望。她的处女生活很幸福。只要她是处女而且幸福，图拉也就会这样。你不要扰乱她的宁静。让她的青春唱歌，跳舞。让她在她的天真和纯洁中享受生活。她是一个在生命之树前面唱歌跳舞的小女孩。"

但是有一天，姑娘请求允许她第一次走出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房子，到广场上看看，因为在那里的市场上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贩，还有各种各样从来不曾见过的节日盛会。

于是，她就在托尔德卡人惊奇和兴奋的目光注视之下来到了广场。

她到了广场，在地下蹲着的托贝约就站了起来，显露出他壮美的男性。他赤身露体地在叫卖他的商品：从北方带来的迷魂草。姑娘心里慌乱、害羞，就跑回家去，烦躁不安起来。随从的妇女们觉察到了这种情况。

过了八天，她又来到广场，但是托贝约却不在。她又跑回家去，她的不安情绪增强了。

又过了八天，她又来到广场。托贝约正在那里，又一次迎着她站了起来，赤身露体，把花草赠献给她。

“请你拿着吧！”他对她说。“你是最美丽的人。你应该给你的父亲留下后代。繁殖，就是生命和种族对于死亡和黑暗的胜利。这是夜晚之花的冠冕，时间之草的芬芳。戴上花冠，享受快乐吧！”说完他就穿过广场走了。姑娘把花草紧紧贴在胸前，一直看着他消失。

她悲伤地、缓慢地走回家去，从此以后就病倒了，十分衰弱。

“我的女儿哪里不舒服？”盖查尔柯亚脱尔发现姑娘不再又唱又跳，不再象小鸟那样轻盈地出现，就问。“什么病使得她这样衰弱？”

妇女们对他说：

“主公！这个病的根源，就是那个赤身露体的托贝约。你女儿看见了他，受到爱情的折磨！”①

①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原注。

盖查尔柯亚脱尔心中乱成一团。他再没有问什么，就把自己关进了最后的一个房间。

“我的罪恶有多么大啊!”他想。“为了使自己永生不死，我破坏了自己献给神的贞洁，娶了女人。现在，我的血肉却在受着肉体的折磨。”

他满心烦恼，在痛苦中找不到安慰。

可是女儿的病却不见好转。她默默地忍受着痛苦的折磨，不同任何人说话。歌声停止了，鲜花枯萎了，羽毛失去了光泽。但是，女儿却什么也不要。

盖查尔柯亚脱尔又来看她。

“我的女儿，你怎么了?”

“父亲，我有羞耻，也有欲望。我不明白我的内心发生了什么。我的心灵十分烦躁不安。身体里面仿佛有着一团火。”

“原因是什么呢，女儿?”

“一个男人，主公！一个我在广场上发现的男人。看见他，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女人，和他不一样。我并不完整。从那时候起，一种我所不理解的不满足的痛楚就侵害了我，烤灼着我。”

盖查尔柯亚脱尔失去了镇静，暴怒着说：

“我不允许你的天真被欲望所搅乱！我不愿意你不再是那个欢笑的，唱歌的，跳舞的小姑娘！我还要禁止你思想！你不要吃这个果实！这不是你的生命之树！我不愿意！我禁止！你会后悔的！”

“父亲，为什么我会后悔呢？”姑娘痛苦地问。“欲望的不满足，在我的意志毫无准备的时候，突然地、粗暴地袭击了我。既然它是对着我内心的一个偷袭的打击，我怎么能够后悔呢？”

“那么，斗争吧！抵抗它！打退它！”

“但是，我应该对什么战斗？对什么？”

“对肉体！对欲望！我已经把你的童贞献给了创造者。我不愿意你犯罪。”

“啊，主宰啊！”姑娘哭了。“我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啊！开始是天真纯洁，突然地就变成了欲望和痛楚，现在，又变成了罪孽！后悔，苦行，和龙舌兰的刺，随后就要来到！还有血，那可怕的血，要为偿付我所不理解的代价而流！我怎么可能是有罪的呢？”

“因为有肉体的欲望！”

“为什么这是有罪的呢？”

“这就是恶；这就是那激动了你内心的欢乐；你自己的意志无法控制。”

“但是，主公！我不明白，为什么善一定要寓于痛苦之中？而恶一定要寓于欢乐之中呢？我们人是用什么方式造成的，以致总是如此左右为难，矛盾重重？最好我能够保持宁静，紧闭双眼，没有欲念，然而也没有痛苦。为什么你不教导我这个呢？”

“因为那样就没有美德！我曾经许多次象你刚才说的那样想过。”盖查尔柯亚脱尔又说。“想过给我宁静，不受

苦，不享乐，没有欲望，远离善和恶，不找这一个，也不躲那一个。宁静！但是，我的意志却在反抗，它要在这个世界上斗争。我想只有神才能超脱善与恶，处于一切万古不变之中。于是，我跌倒了，又爬起来。正是在这里，在危险和极端之中，我找到了美德。”

“美德，主公！在我浑身都在渴望着生育后代的时候，我压抑着内心的欲念，我还有什么美德？还对谁有美德？”

“你把这一切，把你所最想望的，你的生育，你的后代，献给美德的主宰吧！”

“但是，主公！那时候我的血的脉搏就要停止跳动！我的时间就要终止；我的时代的血流也要终止。这个血来自你的身上，从我不知道的遥远的黑暗之处来临，建造了宇宙；到了这里，却要它停息！为什么，主公，为什么？难道我已成长到了值得使血停息的时候了吗？为了美德而牺牲我的后代，岂不是最可怕的自私吗？主公！我就值得这个结果？我不能给我的种族以更多的财富？”

盖查尔柯亚脱尔发现他的女儿已经成长为一个妇女，感到非常惊讶，只能无力地哀求：

“那么，你就为了我这样做吧！”

女儿哭着说：

“那就这样吧。”

就这样决定了。

但是，姑娘的病更重了，病得那么严重，使随从的妇女们感到害怕了，决定去对神色严峻而又不常露面的盖查尔

柯亚脱尔说。

“主公！”她们对他说。“姑娘受苦了，她的病严重了。她的心灵中有着许多复杂的东西，正在和她作为女人的使命而斗争，使她受苦，受折磨！”

“是的，”盖查尔柯亚脱尔说。“她的病！她自己的病！侵入到她身体里的病，正是这个病，她应该与这个病战斗。她的意志会胜利的！”

“也许是这样，主公！但是得付出她生命的代价！姑娘在憔悴，这是爱的病，主公！但是爱并不是恶！”

“这是扑到她天真纯洁之上的欲念，象一只老虎一样。”

“她是女人，主公！她的青春在发出繁殖的呼唤，它象老虎那样有力，也象老虎那样凶猛，如果不能使它实现，就会把她杀死。她要枯萎了！”

但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仍然坚持着。

姑娘的病情却更加恶化。她的父亲来看望她时，情况已经很坏。看到了她，他大吃一惊。

“你正在战胜你的肉体。你正在得到拯救。你是我的光荣，我的花朵！”

“我被征服了！如你所期望的那样，我的血即将停止流动。你可以把它尽量慷慨大度地献给你的美德之神。很快我就不再是你的花朵了，仅仅是你的光荣的回忆。”

“主公！”女人们对他说。“姑娘成了她自己所不懂得的话的牺牲！罪孽，后悔，美德……她的意志被你的意志所拴住！她将为两种爱而死去：对她种族的爱和对她父亲的爱，

被夹住在过去和未来之间。”

“她不能死！”盖查尔柯亚脱尔冲动地说。“我不愿意！”

“但是，她却愿意死！”

但是她却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沉默着，很久，很久；这深沉的沉默软化了父亲。

“去把托贝约找来！”他终于说。他失败而痛苦地走了；在女儿举行婚礼的时候，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桩婚事，在托尔德卡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就这样，似乎是为了爱情和繁衍后代，蒂特拉卡华，也就是这个托贝约，在托尔德卡人中间种下了仇恨和分裂的种子。他们对盖查尔柯亚脱尔非常恼怒，因为他竟把女儿给了一个赤身露体的野蛮人，一个卖迷魂草的小贩！

但是，姑娘却成了妇人，又鲜花怒放了，然而不是在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家里。

特斯卡脱利波卡就这样开始回来。

十三年之后，他终于把盖查尔柯亚脱尔赶走。

第九章

出　走

图拉的财富有增无已。它已经同安纳华克一样辽阔。它的势力随着贸易和恩赐远及群山之外。秩序和对宝贵的孪生兄弟的崇拜，使生活愉快。

但是，在图拉的内部，却有一只老虎埋伏着，很快就要把它的内脏吞噬掉。

这只老虎傲慢，快活，强壮，和盖查尔柯亚脱尔一样高大。他年轻力壮，对那些因为没有得到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甜蜜鲜花而憎恨他的托尔德卡人，报以蔑视和微笑。他总是赤身露体，仅仅围着一块腰布。

这只老虎机敏灵活，在玩球的时候所向无敌。这只老虎力大无穷；打败了力气最大的人，讥笑一切。

父母们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到侮辱，在尘土中爬来爬去，在比赛中受伤，在狂笑中被嘲弄，就约好了去找魏马克说：

“托贝约真厉害！他玩起球来很机灵，他的说笑傲慢不逊。他是那女孩子的主人。这个托贝约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卖草药的小贩，象畜生一样野蛮。让他在真正的冒险事业中，而不是在玩球中显示他才能的时候已经到了。在

雪山和大湖那边，戈亚特佩克人① 正在阻挠我们的贸易，抢劫我们的商队。让他带着我们的武士到那里去，在战斗中显示他的力量和兽性吧。”

“这是对的。”魏马克说，于是他就把蒂特拉卡华叫到跟前。

“人家都说你力大无穷，”魏马克对他说。“又说你跟着球跳来跳去象只老虎那样厉害。现在是你同样地向图拉的敌人跳去的时候了。是你走出洞房，别再只让你从托尔德卡人手中夺去的那朵花在那里享受幸福的时候了。让戈亚特佩克人尝尝你的胳膊的力量。你跟着武士们去吧。”

蒂特拉卡华轻蔑地笑了笑，只是耸耸肩膀。

“你明天就动身。”魏马克对他说。

“明天就动身。”蒂特拉卡华答应了。

* * *

一支由商人，驮着货物的脚伕以及武士组成的远征队出发了。武士们在路上商量好，要把他甩在戈亚特佩克人的地区，让他赤手空拳地单独和脚伕们在一起。

队伍到了一个盛开着美丽鲜花的地方，他们就让他一个人待着。为了不引起他的猜疑和害怕，他们一小股一小股地走散了。

他独自一人和脚伕们留下了。脚伕们站在自己的货物

---

① 戈亚特佩克人(Coatépec)，古代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之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蒂特拉卡华对他们说：

“戈亚特佩克人马上就要向我们扑来。勇敢的图拉武士们已经去和蝴蝶厮杀了。毫无疑问，他们会凯旋而归。他们是强大的武士啊！我们也准备厮杀吧！你们咀嚼我现在给你们的药草，就会有一种勇气进入你们这些驮东西的人的心中；你们的臂膀就会所向无敌。”

这些只能驮东西的人毫无办法，只好服从他。

“我们大家安心等着，听我一声喊，我们就向来犯者扑过去。那时候，大家都不要怕。”

戈亚特佩克人毫无结果地追了一阵一小股一小股的托尔德卡人之后，就来到他们这里。他们欢叫着向货物一拥而来，没有想到会遇到抵抗。

当他们满不在乎地走近的时候，蒂特拉卡华大吼一声，象个橡胶球一样跳向戈亚特佩克人的首领，一棍子就打烂了他的脑壳。脚伕们都瞪着双眼，口沫飞溅地吼叫着向袭击者扑去，使他们又惊又怕，四肢瘫痪，顷刻间就被打败了。

战斗很短促，蒂特拉卡华迅速取得了胜利。

“我们把俘虏捆起来！现在是他们为我们驮东西了。我们继续赶路，把货物送到目的地去！”

就这样，他们又上了路，最后带了驮着东西的戈亚特佩克武士返回图拉。

几天以前，托尔德卡的武士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图拉。

“蒂特拉卡华再也回不来了！在戈亚特佩克完蛋了！他

吓得动都不敢动，根本不想打仗。他宁可和脚伕们呆在一起。他在玩球的时候跟在同敌人玩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蒂特拉卡华回不来了！”他们向魏马克报告。

魏马克顿时高兴起来。

他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那里，对他说：

“你的女婿托贝约只有爱姑娘，玩玩球，嘻嘻哈哈，才是行的。我们想叫他干一件有价值的事，他就吓昏了。他混在脚伕们中间想逃跑，结果留在戈亚特佩克了。他根本不是延续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血的东西。你把你的女儿给了这么一个赤身露体的野蛮人，这是对托尔德卡人的极大的侮辱！亏得戈亚特佩克人为图拉人主持了正义。”

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上了年纪，自从女儿出嫁以后又得了病。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魏马克，直到他说完话走出了他的房间。

* * *

“把我女儿叫来！”盖查尔柯亚脱尔命令。

她来到他的面前，从来没有这么美丽过。自从他同意把托贝约找来以后，他还没有同她见过面。一股柔情使他的老眼湿润了。

“现在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两眼无力。我需要你呆在我的身边。自从你走后，我又重新感到我在这片土地上是个外人。孩子，我是孤独一人，你也是啊！”

“不，主公，我不是孤独一人。蒂特拉卡华很快就会回

来。他的儿子正在我的腹中跳动。”

“女儿，你的儿子！这是一个使你离开了我的儿子！我离开我的根源那么遥远！我的血越来越稀薄了！在这片充满阳光的土地上，我是一个远方来的陌生的老人。我的眼睛已经受不住阳光的照射。一个儿子，他的父亲在戈亚特佩克留下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主公！蒂特拉卡华不会留在戈亚特佩克；他会回来认他的儿子。他要把他给人们看。”

“魏马克报告我说，他呆在脚伕们中间，不想战斗也不想回来。你的儿子只有外祖父，一个快要走到他时间尽头的衰老枯萎的外祖父。”

“主公，时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在流逝，但是它不会把蒂特拉卡华带走，因为他在这片土地上的使命没有完成。他将是你的继承者！继他之后，将是他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外孙。你就这样会在这块沐浴着阳光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你的外孙将在你不再存在之后，替你照看它。就这样，通过你的和大地浑成一体的后代，就会使你如你所决定的那样永生不死。”

“蒂特拉卡华做我的继承人？他已经不存在了，女儿！蒂特拉卡华不会回来了！”

她脸色苍白，眼泪夺眶而出，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蒂特拉卡华没有死；他不能死！他马上就会回来，我现在就去等他！”

她走了，使老人陷入了极度悲伤之中。

“我的根源是多么遥远！我的末日是多么临近！我的女儿啊！我的儿子啊！在这茫茫的大地上我的儿子不知怎样了？达脱莱啊，身陷敌境的达脱莱又不知怎样了？我没有女儿了。孢子和种子啊！大地是多么辽阔，多么广大！负担是多么重，道路又是多么长！”

这一天他没有心思进行忏悔。他心痛如绞，在漫长的黑夜里，在孤独的沉寂中，默默地淌着眼泪。

* * *

第二天，蒂特拉卡华和胜利的脚伕们回来了。脚伕们带着戈亚特佩克人的武器，而戈亚特佩克人则驮着货物。

正是中午，阳光灿烂辉煌。

老远就有人高声叫着，吹着口哨，宣告他们的来到。

蒂特拉卡华走在前头，几乎一丝不挂，只提着一根棍棒，脸上流露着使托尔德卡人如此痛恨的轻蔑的微笑。

魏马克带着他的人出来看个究竟。惊讶，沮丧和恐惧，使首领们心神不安。

蒂特拉卡华神气十足地站在魏马克和他的随从们面前。

“魏马克。”他说。“你的武士真是伟大的武士！看到他们跟在蝴蝶后面奔跑，真叫人高兴。他们美丽的羽毛同鲜花和蝴蝶争艳，真是美丽的场面！他们的棍棒上大概沾满了花粉和蝶粉。

“而我手中拿着的这根棍棒却沾满了戈亚特佩克人的

血！瞧！就是这种血。”他喊着跳过去，敲破了三个俘虏的脑袋，把他们打倒在地下挣扎。

“魏马克，神喜欢敌人的血，而你的那些柔弱的武士却只会扑蝶采花，不愿流血。他们扔了货物就走，不得不由我这个玩球的人和那些脚伕们来保护货物，继续完成了这项事业。

“托尔德卡人，这就是我要向你们报告的情况！”

人们已经不习惯看见血，不免心里惊慌，不安地骚动起来。

见到这种情况，蒂特拉卡华继续喊道：

“托尔德卡人已经受不住血腥味了！托尔德卡人已经不能面对死亡了！托尔德卡人已经不懂得斗争，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流血，不懂得死亡了！伙伴们，叫这些惶恐不安的人看看死亡的价值和鲜血的代价。我们干些让神高兴的事吧！”他吼着，当场就和脚伕们一起屠杀全部俘虏。俘虏们无力自卫，只好四散奔逃。

人们大为激动，开始叫嚷：

“杀啊！杀啊！”在一片混乱之中，许多人也糊里糊涂地杀起俘虏来。

喧闹声是如此之大，一直传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家里，打乱了他的宁静和隐逸。

“出什么事啦？”他问。“这是什么声音竟传到这里来了？”

“蒂特拉卡华回来了。”人们告诉他说。“他带来了一群

俘虏，当着魏马克的面用棍棒杀死他们，而魏马克却毫无办法。人们也激动起来，叫喊着：‘杀啊！杀啊！’”

“蒂特拉卡华，嗜血成性的老虎，我外孙的魔鬼父亲！我这就去！我马上到人们那里去！叫我的女儿到广场上见我！”他要了一根鞭子，穿上羽毛斗篷，戴上羽毛头饰，坐着轿子就去了。

到了广场，俘虏已经全都杀死，他们正在把尸体堆成一堆。许多托尔德卡人也来帮忙。脚伕们在木琴的伴奏下跳舞，许多托尔德卡人也跳了起来。但是，大多数的人却躲在一边，恐惧地惊惶地注视着这可怕的场面。在尘土中，灼人的阳光下，流出的血很快就干了，结成了泥块。魏马克早已在他的随从们陪同下离开了这里。

蒂特拉卡华直立在尸堆旁边。人们给他戴上胜利的羽毛头饰，用黄粉和红粉涂满了他的全身，披上斗篷，还挂上许多的饰物。

人们唱起了胜利和欢乐的歌曲。

“蒂特拉卡华！蒂特拉卡华！蒂特拉卡华！”人们狂叫着。

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坐着轿子来了。随着他的到来，人们安静了下来，最后只剩一片寂静。只有阳光在照耀。人们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只知道他还活着，但是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因此他仍然有着魅力。

他的胡须已经全白，尽管脸上布满皱纹，但是他的容貌的威力，特别是那炯炯的目光，仍然使人敬畏。

当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满怀恐惧地来到广场时，蒂特拉卡华就不再笑了。

老人走下轿子，他还能在蒂特拉卡华面前直起腰杆。

他的胡须象银一般地闪闪发光。

人们呆呆地看着这两个面对面地站着的人。

打破了沉默的是盖查尔柯亚脱尔。

“老虎，你这只浑身是血的老虎！你就是一只又可恶又怯懦的老虎，沾满了血和恶！

“女儿！你的丈夫没有回来！回来的是这只我不认识的嗜血成性的老虎。由于你的肉体和欲念，他钻进了我的家族！你当着我的面，好好地看看他那两只沾满他人鲜血的爪子吧！

“现在我认识他了。他有一双想恢复旧时代的晦气眼睛！它总算并未到来！

“不！不会到来的！该死的蒂特拉卡华，盖查尔柯亚脱尔还在这里！你不能再走进图拉了！这不是你的时候！

“我是塞—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他大声地喊着，就举起了鞭子，每喊一声就抽蒂特拉卡华一下。蒂特拉卡华在慌张中想脱掉妨碍他行动的斗篷和各种饰物。

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抱住了丈夫，想用身子挡住鞭子，让他避开，却反而阻碍了他的行动。

老人还是边叫边抽。

“我是塞—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这是我的时代！这是我的图拉！老虎，该死的老虎！”他抽着抽着，直抽

得这两个人倒在地下，倒在尘土之中，倒在戈亚特佩克人的血和他们自己被抽打出来的血泊之中。

他直抽到精疲力尽，倒在他的随从们的怀里。

人们从惊恐中醒了过来，开始唱起羽蛇的赞歌，颂扬盖查尔柯亚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几乎没有了知觉，人们用轿子把他抬回去，所有的人也跟着到了他的家里。

广场上只剩下了蒂特拉卡华和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女儿，以及围着他们的脚伕。他们被背到了远离图拉的地方。

盖查尔柯亚脱尔到家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子里。

“我是孤零零的，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世界上了！”他说。“没有了儿子，没有了女儿，没有了女人！图拉！我的图拉！我的事业！我的血！图拉啊……！”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只是在半夜走出房间，到叫做希乌巴考雅的泉水中去洗涤自己牺牲的血。

但是，从盖查尔柯亚脱尔来到海边的那一天算起，那可怕的第五十二个年头来到了。

他已经八十多岁，老态龙钟，凄凄凉凉。

自从他把蒂特拉卡华打倒的那天起，图拉人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了。他的存在仅仅是象大气一样，象图拉的空气一样，虚无缥缈。他这个人几乎已经不再存在，只是一个名字存在而已。图拉，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图拉啊！

他老了，病了，满脸皱纹。他甚至学会了忘却自己，包括他自己的孤独。他长时间地一动不动，象一个在太空中飘浮的气泡，充满了往事，然而没有了意志。

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甚至对痛苦，不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都无动于衷。他不愿意知道恶事，也不愿意知道善事。人们和他谈起死亡，疾病，困苦或者流血这一类事情，他就把头扭了过去。①

由于他的退隐，托尔德卡人中间的联系和准则都松弛了。闲散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使他们肌肉发软，意志消沉。只有魏马克和他的武士们还保持着团结和组织的巩固。但他们也逐渐在消耗削弱，在图拉的人们中间又找不到人来加强防御的力量。

蒂特拉卡华进攻，破坏；进攻，破坏。他的儿子，也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外孙，已经懂得伴随着他。孩子的母亲和蒂特拉卡华所有的其他女人一起，被遗弃在山洞里，非常不幸。

*　　　　*　　　　*

但是图拉已经一半受了伤。它的财富虽然巨大，所有的人都对它垂涎。富足使托尔德卡人变得懒散，使得他们消磨许多时间，尽情地追求各种各样的享乐。

起初是在脚伕和一般劳动者中间，后来又在上层阶级中间，开始经常吃起迷魂草来。这是托贝约从北方运来的。他已经回来，和他手下的人在一起，准备分裂托尔德卡人，取得胜利。

---

① 见托尔盖马达著：《印第安王国》。——原注。

他运来迷魂草。他派来他手下的人；他们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崇拜幻觉的支持者。

图拉的劳动者，特别是脚伕们，拥护蒂特拉卡华作为他们的首领。蒂特拉卡华也正在着手建立一支由图拉的敌人，即觊觎其财富的人们组成的真正的军队。这些人就是迷于崇拜幻觉的奇奇梅卡人，甚至还有一部分心怀不满，正在从内部腐蚀图拉的托尔德卡人。

魏马克不得不应付越来越严重的局势。盖查尔柯亚脱尔却把自己幽禁在越来越小的天地里。

在他家里也很难见到他。就是见到了他，也很难要他说出一句话。他只是沉默着，凝视着。

魏马克接连打了几次胜仗，成功地把图拉的统一又维持了几年。它的财富并没有减少，越加令人垂涎。

蒂特拉卡华准备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了魏马克那里，魏马克慌了，因为图拉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他们毫无顾忌地唱着，跳着，一味地寻欢作乐，嚼着迷魂草进入幻觉。魏马克自己也感到上了年纪，没有能力鼓起抗敌的士气。他是个过分严肃，过分刻板的人；于是他决定和盖查尔柯亚脱尔谈谈。

连他也费了很大力气才能见到他。他把自己关在羽毛大厅里。但是魏马克找到了他，对他说：

“主公，图拉不行了！图拉完蛋了！蒂特拉卡华带着强大的军队从北方来了，我们的军队已经不够了。我们的人还不知道这个危险。他们只知道跳舞，挥霍你创造的财富。

谁也不肯出力。我也无能为力了。”

“你老了，魏马克！你和我一样，老了！图拉是强大的，它会保卫自己！”

“不，主公，它不会！图拉是外强中干的。你的退隐使它受了损害。你鼓舞起来的那种共同的精神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谁也不为大家着想。连你自己也是，在四壁中间独居，对一切漠不关心。主公，总得想个办法，要不，图拉就完了！蒂特拉卡华马上就要来了，他要推倒羽蛇，拥立特斯卡脱利波卡。”

“蒂特拉卡华！特斯卡脱利波卡！”

“盖查尔柯亚脱尔，你得想个办法，振作起托尔德卡人的精神；给他们指出危险，坚定他们的意志！主公啊，向他们说话吧！要他们明白蒂特拉卡华会把一切都彻底地颠倒过来，会把白天变成黑夜，会把生命变成死亡，会象饿虎一样吞噬一切。主公，对他们说吧！只有你才能为图拉做点事情！”

“魏马克，”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很久以来我已经什么都不能干了。连我自己的事情也不能干了。很久以来我甚至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话。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过着宁静的生活，一切都是空虚，甚至连神都置之度外。没有痛苦，没有欢乐，没有爱，也没有恨。长期以来，我只享受我自己的隐退。”

“那么图拉呢？盖查尔柯亚脱尔，图拉呢？你只顾你自己满足，甚至在你的退隐之中。图拉呢？盖查尔柯亚脱尔的

图拉怎么办？它现在正遭受着从北方来的人们的威胁，他们经过之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图拉怎么办啊？”

“图拉啊！魏马克！图拉！这个名字占据了我的一生。图拉是谁呢？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在这里的那些人，现在一个也不跟着我了。

“所有的人都走了，所有的人都死了！虽然图拉还在，还需要这个外乡老人，但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能为图拉做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魏马克！还是让图拉人自己去决定吧！”

“但是，你要明白，盖查尔柯亚脱尔，图拉已经一半受了伤！你女婿的药草使人们过着幻觉中的日子。现实变成了朦胧的前景，它的空间充满着寻欢作乐。图拉要完蛋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图拉要结束了！”

“我也要结束了，魏马克！只差一点儿，圆圈就要合拢。只差一点儿，蛇就要咬住自己的尾巴了。”

“你！总是你！”

“我，总是我！魏马克！这就是我的罪过！塞一阿卡脱尔充满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身体！”

“你老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如果我有办法的话，就不来求你了！但是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人们不帮助我起来抵抗，我就只好屈服。我绝望了。我衷心地爱着图拉，我不愿意它受苦受难，不愿意它成为大地上的一个回忆。不愿意它成为一堆瓦砾和灰烬！”

“瓦砾和灰烬！我感到自己正是这样！”盖查尔柯亚脱

尔说。“我就是瓦砾和灰烬做成。”

“又是你，只想到你自己！图拉呢？图拉不重要吗？快醒醒吧，衰弱的老人！要不是唯有你能够唤醒托尔德卡的笨蛋们，我是不会来求你的。你醒醒吧，老人！为图拉做点事吧！你醒醒吧，那怕你以后就死！做点事吧！你是唯一的人。但是，你除了流着口水，双眼发楞，闭口不言，又能干什么呢？我来找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只是一个满是皱纹的空洞的面具，装满了灰烬和回忆！盖查尔柯亚脱尔！尘土，瓦砾！衰老，衰老！这该诅咒的衰老，毁坏了一切，搞垮了一切，消灭了一切。你不再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了。你是一个可怜的衰弱无力的老人，充满了对自己的怜悯。图拉失去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已经没有盖查尔柯亚脱尔了！让天塌下来吧！让星星熄灭吧！图拉啊！再也没有盖查尔柯亚脱尔了！”魏马克说完，就又生气又绝望地哭着走了。

老人双目失神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阳光照耀着的门口，看着自己满是皱纹的，斑斑点点的，青筋暴露的，指头弯曲的双手。

“老了，我是老了！我已经老了！我的手和腿都在颤抖！老了！已经不再有盖查尔柯亚脱尔了！盖查尔柯亚脱尔是一个瘦弱而怯懦的老人了！”他大声地喊；他的随从们急忙跑了过来。“盖查尔柯亚脱尔是一个浑身颤抖的老人！这个该诅咒的浑身颤抖的老人已经不能为图拉做任何事情了！图拉是孤零零的了！盖查尔柯亚脱尔是一个可怜的老人！

让我们为图拉哭泣吧！随从们，让我们哭泣吧！妇女们和老人们哭得多么伤心啊！北方来的人以猛虎的步伐、饿狼的喘息扑了过来，这里却只有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在斗争开始之前就战败了！让我们为图拉，为这个老朽者的图拉而哭泣吧！”

“主公！”他的随从们对他说。“冷静下来吧！你是盖查尔柯亚脱尔！你是这片土地的主宰。你重新起来指引你的部落。你重新再对你的百姓讲话，把他们引向胜利。图拉的土地是辽阔的，它不会灭亡。你可怜可怜图拉吧！请你再一次把部落放上你的双肩吧！把人们召唤起来！把人们召唤起来！”

盖查尔柯亚脱尔颤抖了好一会儿，最后他挺直身子说：

“塞一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没有死。他的胸中有两颗心在跳动。时间和死亡都不能战胜一个人的意志！盖查尔柯亚脱尔要超越时间和失败，唤起图拉。让北方的老虎来吧！盖查尔柯亚脱尔手执鞭子等着他们！图拉必胜！

“明天让所有的人在广场集合。盖查尔柯亚脱尔要向他的部落讲话，尽管这是最后的一次！”

随从们兴高采烈地告诉了魏马克；魏马克满心欢喜，开始召集人们。

* * *

这一天是蒂特拉卡华选定战胜盖查尔柯亚脱尔的日

子。他派了一个叫伊乌梅卡特尔的老人，对他说：

“一定得让盖查尔柯亚脱尔离开部落，我们要到那里去生活。”[①]又说：“他已经老了，既然他总是想永生不死，那就一定会想恢复青春。你给他带去两样东西，用来哄骗他。你去把他的身体给他；你让他自己照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老了。然后我们给他喝迷魂草做的浆，让他感到年轻。”

伊乌梅卡特尔带着一面大镜子去了，要求晋见盖查尔柯亚脱尔。

“告诉他，”他向守卫们说。“当图拉处于最大的危机的时刻，有他的一个臣民来献上他自己的身体，让他能够重新率领托尔德卡人。”

盖查尔柯亚脱尔正在沉思，不愿见任何人，因为第二天他要与人们见面。来人坚持要求把他自己的身体给他，这个奇怪使命最后终于克服了障碍。伊乌梅卡特尔带着镜子来到了他的面前。

他进了门，就对他说：

“我的主公塞一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我向你致敬，主公！我来是让你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的。”

“欢迎你，老人家，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的身体怎么了？让我看看……”

于是，伊乌梅卡特尔说：

① 引号内的话见《考乌蒂特兰纪年》（«Anales de Cuauhtitlán»）。——原注。

“主公！我是你的臣民。我来自诺诺华尔特佩特尔山的山坡。主公，请看你的身体吧！”说着，就把这面镜子交给他，对他说：“你看看你自己！认认你自己！你就会在镜子里出现。”

盖查尔柯亚脱尔立即在镜子里看到了。他大吃一惊，说：“如果我的臣民看见我这个样子，都要吓跑了！”因为他的眼皮上布满点点黑斑，眼窝深陷，满脸皱纹，变了模样。“我的臣民们永远别想见到我了，因为我就只待在这里。”

“主公，你在说什么啊？你不必烦恼。在出产这面叫你看到自己老态的镜子的同一地方，还出产一种使你返老还童的液汁。请允许我立刻叫我的兄弟柯约特里纳瓦尔今晚上就把它给你送来。你如果喝了它，明天你就会精力旺盛地向你的人们讲话。”

“你说的是多么荒唐的事！时间的流逝使我衰老，没有什么液汁，即使它神奇，能够把时间夺走的东西还给我。”

“你应该知道，”伊乌梅卡特尔说。“有一个大地和时间在同一中心会合成一的点，从那里涌出这种我要献给你的液汁。”

“纯属荒唐！”盖查尔柯亚脱尔说。

“好象荒唐，”伊乌梅卡特尔反驳说。“但却是和这面镜子一样的真实。主公！特别是我这个用镜子给你带来你自己真正的身体的臣民，我仅仅只是为了图拉的幸运才来见你的。如果你喝了柯约特里纳瓦尔的液汁，你又能失去些什么呢？你怕死吗？你已经老了，你的心无非是躲在满脸

皱纹的耻辱后面等待着的死亡。尝尝吧，主公！你能失去什么呢？你明天要是不出去，你就会失去信誉，失去图拉。你试试吧，主公！一个老人还能失去什么呢？"

"好吧！"盖查尔柯亚脱尔微笑着说。"让柯约特里纳瓦尔来吧。一个已经失去了一切的老人还能失去什么呢？让他来吧！"

柯约特里纳瓦尔来到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他用装蜂蜜的瓦罐带来了饮料。

当人们告诉他柯约特里纳瓦尔已经来到时，他还继续在沉思；他叫把来人带到他的面前。

"我是柯约特里纳瓦尔，"他说。"是伊乌梅卡特尔的兄弟，和他一样，也来自诺诺华尔特佩特尔山的山坡。我给你带来了青春的饮料，为了图拉的幸福，它会给你衰老的心脏以力量，重新使你身强力壮。"

"我见多识广，"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说。"但是，如你所说的这种饮料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我说过了，我要喝。一个老人在他知道自己已经老朽的时候，还能失去什么呢？"

"请你用小指头蘸着尝尝，因为，它正在起泡发怒；它是一种烈酒。"

盖查尔柯亚脱尔用指头蘸着尝了尝，觉得味道不错，就说："我要喝三杯。"

柯约特里纳瓦尔劝诱他喝了更多。

盖查尔柯亚脱尔喝了以后，柯约特里纳瓦尔又给随从

们“每人五杯，他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①

*　　*　　*

嗯！啊！呢啊！嗯啊！嗯！

太阳以及它的色彩照耀着四面八方。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能够面对面地看着它。太阳正在杜脱伦巴的中央。

嗯！啊！

西华特尔！西华特尔！快来和我一起喝这生命和永生的酒吧！啊！嗯！西华特尔来了！西华特尔来了！来吧！啊！嗯！啊！

世界分成两半了，你是在另外的一半。我就去！我跳过去了！我去找你！嗯！啊！

太阳的色彩非常耀眼，但是我的眼睛更加有力。它们来自一切事物的脐眼，聚在红光的后面。西华特尔，我们要永生不死！我要使你永远活着，永远年轻！我们来喝吧！西华特尔！我们捧起蜜罐痛饮吧！世界是有力的，太阳是巨大的。天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色彩！鸟儿多么美丽，飞得多么远，它们象云彩那样伸展，布满了我的周围。

从北方来了那只血迹斑斑的吞噬了我女儿的老虎！一只从太阳上跳下来的浑身是血的巨大老虎。我把它迎头打倒！我狠狠地揍它！我巨大，象图拉的斗篷，象云彩，象大海的臂膀。我是绿的，我是红的。

---

① 引号内的话见《考乌蒂特兰纪年》。——原注。

随从弟兄们！把我的羽毛斗篷，我的标记，我的旗帜给我拿来。我要一只手拉着我的儿子，长着一头玉米须的小玉米棒子；另一只手拉着达脱莱。我要把孪生兄弟显示给人们看看！

阿卡脱尔，阿卡脱尔！我的兄弟，你快去，快到前面去宣告我的到来！

把燧石箭镞拿来！五个燧石箭镞就可以打倒蒂特拉卡华这个屠夫。

太阳是美丽的，它温暖了我身上所有的色彩。我强壮有力。我来了！

我还是我！

嗯！啊！嗯！啊！呜！嗯！

在两个一半中间航行的托尔德卡人啊！

我就是我！

我是一个人！

我要把五个燧石箭镞嵌进老虎的身体！在晚上把它撕碎的五个燧石箭镞！五个！

嗯！啊！啊哟！嗯哟！啊！

盖查尔柯亚脱尔老爷是强大有力的！它从东方带来了风。他带来了雨。他把两个一半分开。

我是强大有力的！塞—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我是两个一半的主宰！

图拉，图拉，我的图拉！你将永存！不会有瓦砾和灰烬。这个美丽而温暖的太阳，将使你永葆青春。图拉！西华特

尔！女儿！

东风啊！让东风来吧！

啊嗯！哟！

随从们！上来吧！飞上来吧！

我们是强大的，塞一阿卡脱尔，是阳光和风雨琢磨过的石头！

让风来吧！

让风来吧！

黑暗啊！

育阿利·埃卡脱尔！

狂风和黑暗啊！

* * *

人们惊恐地看见他叫喊着走了出来，后面跟着醉醺醺的随从们。一个红色绿色的奇形怪状的面具，罩住了他满是皱纹的脸。半裸的身体，显示出他的衰老。他想到金字塔上去，他的随从们没有登上塔就把轿子摔在地下。

魏马克把他从地下扶起来，象抱小孩那样把他抱走了；他明白图拉已经完了。

特斯卡脱利波卡已经来到！

* * *

足足四天，盖查尔柯亚脱尔象死了的一样。魏马克把他安放在一个石柜里，就撇下他走了。他去准备保卫图拉。

蒂特拉卡华和他的军队临近了。伊乌梅卡特尔和柯约特里纳瓦尔也在其中；他们相视而笑，嘲弄着老人。

第五天，盖查尔柯亚脱尔醒了，刚能够开口他就说：

“我离开家在外面过的一天真是糟透了。让不在场的人感动吧。让只是泥土做成身躯的人在这里放声歌唱。”①

盖查尔柯亚脱尔说这段话的时候，所有的随从们都伤心地哭了。接着他们唱道：“在别人的家里，我们的主公并没有发财致富。盖查尔柯亚脱尔并没有装饰着宝石的头发。那根木头在某个地方可能已经洁净。它在这里。让我们痛哭吧！”②

盖查尔柯亚脱尔没有哭；他想了很久，然后说：

“我的那根木头在某个地方可能已经洁净。

“我要去看看。我要回到海岸边去。我要走了。我不愿意成为战争和破坏的原因。无限已经围着它自身转成了一周。圆圈已经合拢。已经到了离开的时候了。我的父亲在召唤我。我要去看看我的那根木头是否洁净。我要回到海岸去。

“我马上要离开部落；我走了。③

“你们把所有的地方都关闭好。”④部落中央的这座房子空了；在那里，塞—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居住了

---

① 见《考乌蒂特兰纪年》。——原注。

② 同上。——原注。

③ 同上。——原注。

④ 同上。——原注。

许多年。他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生育子女，在那里醉倒。他要从那里走了：他已经衰老，已经失败。

后来，他命令把所有的金银，玉石，羽毛及贝壳的饰物统统烧掉。

第五天夜晚，谁都没有注意，在五个侍童的陪同下，他离开了图拉。

自从他来到这个海岸已经过去五十二年了！泪水一直淌到他的胡须上。

第十章

预言

他经过考乌蒂特兰，在那里，他给一棵布满青苔的生长多年的大树命名，叫做阿威威特（意即老人树）；从它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情况。

他的随从们发现他已经走了，就去追他，一路上，他们为他“吹奏着笛子和其它乐器”。①

他经过特拉尔纳邦特拉，在那里，石头上留下了他的手印。从此以后，这个地点就叫做特马克巴尔柯。

他的随从们问他：“主公！你到哪里去？”

“我到特拉巴拉的国家去；它是在东方。我的父亲在召唤我，我到他那里去。”

“那么图拉呢？图拉怎么办？你把它托付给谁了？谁来主持忏悔呢？”②

“我已经失去了它。”盖查尔柯亚脱尔回答。“它已经不在我的照管之下。一切都给我颠倒过来了。我失去了一切。我的时候到了，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回到我的根源去。蛇

① 见《考乌蒂特兰纪年》。——原注。

② 同上。——原注。

咬住了它的尾巴，已经到了开始吞噬他自己的时候了。”

他经过一处泉水；这泉水后来就叫做柯阿邦（意即蛇泉），因为他命令他的随从把带来的乐器和饰物全部扔到泉水里去了。

他经过伊斯特拉西华特尔和波波卡德佩特尔之间的几座巍峨雪山，许多随从在那里冻死了。从那里起，他决定只让那五个侍童陪伴着他。

就这样，他经过了丘鲁拉。当地的人认出了他，求他留下来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他不愿意，只是以自己的名义把与他同行的五个侍童中的一个留了下来。后来这个侍童当了供奉羽蛇的祭司二十多年，传播和增高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名声。

就这样，他经过了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经历了一次悲伤又一次悲伤，最后来到了海边，来到了一条叫做柯亚查柯亚尔戈斯的大河的入海处；他已经不想再过去了。

“这就是我的海岸，再往前去就是东方，我父亲的家；我要到那里去，回到那里去。”

这个时候正是一年中北风劲吹，天气寒冷的时候。

他和四个侍童动手用树干制造一只木筏，他想把树干做成蛇的形状，于是就这样做了。

决定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凛冽的寒风在树林中呼啸，刮起了海滩上的沙土。

盖查尔柯亚脱尔感到极度疲劳，疲劳得使他就想死去。他腹部贴地躺着，双臂张开成十字，绝望地吻着啃着泥土，

同时，衰老的双眼中淌出了最后的泪水。

“土地，我的异乡的土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又一次来到了你的岸边，像从前那样，像经常那样！土地啊！时间啊！

“同塞—阿卡脱尔一样，我立即就要走了，他从火里走，我从水里走。水和火啊！

“从这里，我用紧闭着的衰老的双眼，可以看到后面的一切，但是前面的却什么也看不见。

“世界啊，我的叛逆的世界！儿子啊，我的失去了的儿子！女儿啊，我的失去了的女儿！女人啊，我的失去了的女人！图拉！图拉！我的失去了的图拉！我自己也立刻要失去，不知去向何方。我啊，我的失去了的我！盖查尔柯亚脱尔失去了他的我！

“一切，一切都在叛逆，一切都在绕着自己转，绕着别人转，绕着我转。我的世界在叛逆，我的创造逃走了，圆圈合拢了。一切都在相互吞噬。一切！时间吞噬土地，石头吞噬虚无，植物吞噬石头，野兽吞噬植物，人们吞噬野兽，神吞噬人。而神，神又在哪里？那不叛逆的人是谁？那个处于奥麦育康那一边，处于二元之地那一边，处于一切可能性那一边的人是谁？那个永远不动的人是谁？

“神啊！神！现在，在你面前，我还是我，我还是人，我还仍然是我这个人。以后呢？以后呢？明天呢？”

狂风稍有减弱，周围宁静了好久，这时候，盖查尔柯亚脱尔对那四个侍童喊：

"塞一阿卡脱尔·盖查尔柯亚脱尔，羽蛇的第一根芦杆，这就是我，仍然是我！

"你们听着，现在我正在朝前看。

"我就要启程了，我要孤身前往。我就要到我父亲居住的地方去了。我要单独去。我的归去，是我自己的事。

"听着！听着！以后你们把它在大地上宣扬，因为我的归去关系到大地。

"我还要回来的！我还要回来的！我热爱我这个异乡的土地；我在这里生活，造孽，救赎，已经五十二年了！

"我一定要回来！我的兄弟们也要来！

"听着！听着！

"神将要变成魔鬼！

"君主将要变成臣民！

"奴隶将要不再存在！

"你们的神毁坏了。你们崇拜它，已经毫无希望。①

"特斯卡脱利波卡的崇拜者也许会这样想。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现在我看见了那时候他们看见的东西！

"听着，听着，听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听特斯卡脱利波卡的崇拜者们讲的：

"'这就是那个消息……说他们来了。'②

---

① 见《奇兰姆·巴拉姆》(《Chilam Balam》)。——原注。

②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考乌特莫克的同伴的叙述。——原注。

“整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惊慌失措，一片混乱，好象发生了地震，大地在颤抖；好象一切都在眼前旋转。恐怖统治着一切。

“绝望笼罩着一切。人们绝望了。人们聚在一起议论，三三两两地哭着，猛烈地哭着；人们垂头丧气，流着眼泪互相问候；哭着互相问候；竭力互相安慰；抚摸着孩子们的头，父亲们说：‘不幸啊，我的孩子！你们怎么能忍受？怎么能忍受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怎么能忍受现在为我们准备的一切？’

“母亲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怎么能忍受你们将要看到的可怕景象？你们怎么能忍受落到我们头上的灾难？’①

“什么事情要落到我们的头上？谁仍然能够站得住？啊，从前我站得住！我的心充满了致命的痛苦，就象掉进了辣椒酱，它烧炙我，咬啮我。②

“他们来了。

“他们已经来到。

“他们成群地走来，象一股洪流，扬起了一阵阵尘土的旋风。他们的杖是铁的，他们的矛闪闪发亮，他们的铁剑弯得犹如水波，发出铿锵的声音。他们身穿铁甲，头戴铁盔。

“有的人全身都穿着铁，变成了铁人，闪闪发光。

---

①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考乌特莫克的同伴的叙述。——原注。

② 同上。——原注。

“他们的战衣完全是铁做的；他们穿铁，戴铁，铁打的剑，铁造的弓，铁制的盾牌，铁做的长矛。

“他们的狗走在前面。狗走在前面，站在前面，躺在他们前面。它们气喘吁吁，口吐白沫。他们的狗极为高大，耳朵下垂着，伸着长舌头，长着一双火一般的眼睛，又亮又黄，似乎在喷火；肚子塌陷，肚子干瘪。它们凶恶得犹如魔鬼，总是气喘吁吁，伸着舌头，斑斑点点，象有斑点的豹子。

“他们全身都严密地裹了起来，只露出完全是白的面孔。

“他们的脸象石灰一样白，头发是黄的，有的则是黑的。

“他们的胡须很长，也是黄的；他们长着黄胡须。①

“他们是太阳的儿子，长着满脸胡须。他们来自东方，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成了这个地方的主人。他们是白人，是时代的起点……你们准备好吧！天的白色的孪生兄弟就要来到；这个浑身全白的孩子就要来到；白色的圣树就要从天而降。只要一声呼喊，在一里格远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前兆。啊，他们的来临将给我们带来黑夜！他们是收集木材的能手，收集石块的能手，是大地上的白鹞，他们用手指头点火，同时却把毒药和绞死自己父母的绳索隐藏起来。迎接你们的长胡须的客人吧，他们将引着神的标记来到。他们要来向你们要求祭品！大地将燃烧。在他们要来到的那一天，空中将出现白色的圆圈。这一天已经在来到。

---

①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考乌特莫克的同伴的叙述。——原注。

当他们来到的时候，语言，树木，石块，以及人，都要成为奴隶。这一天会来到的，你们会看见的。他们来到的时候，世界将充满悲伤，这片土地的翅膀将不停地颤抖，这片土地的中心也将不住地颤抖。①

“他们的鹿把他们驮在背上，使他们像屋顶那么高。

“他们的队伍由马匹组成，骑士们骑在马的背上。马都带着铃铛，带着铃铛来了；铃铛好像在响，铃铛在响；马在嘶叫，流了许多汗，汗水几乎从马身上往下流。马嘴里的白沫滴在地上，像肥皂泡沫往下落一样。马跑起来蹄声得得地响，那种响声，就像有人扔石块。马蹄起处，地翻土崩，就在那抬起蹄子的地方，抬起前蹄的地方。

“一切都在爆炸，可以看见打雷，闪电，弥漫着烟雾冒着烟。烟把白天变成了黑夜，笼罩了整个大地，布满了整个国家，甚至还闻到了硫磺味，使人们失去了理智和知觉。②

“惨淡的星辰点缀着深渊般的黑夜。人们在愁闷的屋子里吓得不敢吭声。首领们房屋的前厅响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号角。死人不能理解，活人才能明白。③

“一切都象死去一般……

“抛弃一切吧！让一切都受诅咒吧！你们还想干什么？我们即将死去！他们很快就要把我们消灭！我们很快就要

---

① 见《奇兰姆·巴拉姆》。——原注。

②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考乌特莫克的同伴的叙述。——原注。

③ 见《奇兰姆·巴拉姆》。——原注。

看到死亡！

“你们为什么要徒劳地呆在这里？世界上不会再有一个墨西哥了！一下子一切就都完了。

“你们快走吧，再没有时间了。①

“这一切，这一切将会来到，这一切就要来到。

“以后将要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再往前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了。他们即将来临。”

盖查尔柯亚脱尔说了这些话，直到第二天，再也没有说什么。

①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莫克特苏马的话。——原注。

第十一章

寂静的海岸

第二天早晨，天空几乎一片漆黑，海陆之间低浮着一片乌云。狂风呼啸，巨浪扑打着海滩。泥沙和泡沫混成一团。

风，强烈的风，在盖查尔柯亚脱尔从地上欠起身子的时候，吹动着他的白胡须。他唤醒了他的侍童。

“现在我的蛇筏上还缺一棵树，你们帮我做一个吧！”

他们照办了，做好以后，就把十字架钉在蛇筏上。他把斗篷挂在上面，迎风飘扬着。

他象来时那样，裸露着身体。他衰老的肌肤上溅满了泡沫，仿佛片片蛇鳞。这时候他说：

“所有的月，所有的年，所有的日，所有的风，也都在行走，都在流逝。所有的血，也都在达到它的宁静之所，如同达到它的权力地位一样。①

“我曾经有过地位，有过权力。我的血一直在奔腾，现在它要宁静了。我的年岁到了；我的时辰到了。我要到风

---

① 见《奇兰姆·巴拉姆》。——原注。

里去，我要到海里去。我去了。我要出发到我那宁静之所去。我已经在海岸边了。”

侍童们庄严地脱下了他们的斗篷，在风中，它们仿佛是花朵，仿佛是蝴蝶。

他们吻着盖查尔柯亚脱尔的脚。他衰老的颤抖的双手放在他们的头上。

他们三次想把蛇筏推到海中，大海三次把它推了回来。

第四次，他请他们把他捆在十字架上。就这样捆住之后，蛇筏趁着一个巨浪，终于把捆在宇宙之树上的盖查尔柯亚脱尔带走了。

1965 年 3 月 31 日　墨西哥

尾　声

阿兹特克人的统治者莫克特苏马，在得知埃尔南·科尔特斯的舰队到达的消息之后，说：

"这是我们的主公盖查尔柯亚脱尔回来了。因为这就是他的愿望：回来，来到这里，重新占有他的地位。"（萨哈贡著作，第十二卷，第三章。）

在同埃尔南·科尔特斯会面的时候，不幸的莫克特苏马说：

"啊！我们的主公，你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墨西哥，来到了我们的家。你终于坐到了你的席子上，你的椅子上。这席子和椅子我为你保管了不长的一段时光。因为伊斯柯阿特尔王，老莫克特苏马王，阿托雅卡特尔王，蒂索克王，阿乌依索特尔王，都是你的臣属，也都为你保管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他们为你统治了墨西哥城，你的人民在它的庇护之下生活。也许有一天他们之中有几个会惊讶地看见来到我这里的是什么：那就是我现在看见的，我们这些主公的一个同时代人。因为我不是在做梦，不是在梦中看见他，不是梦见他，而是看见，看见了你的脸！"

阿兹特克人的最后一个王，"倒下的鹰"考乌特莫克的

同伴们说：

“我们打了败仗，放下盾牌的时候，正是标记为三的那一年，按照纪年法，正是蛇年。”①

一八二三年四月十四日，独立后的墨西哥最高制宪会议决定：

“墨西哥的国徽是：一只墨西哥鹰，其左脚伫立在一株仙人掌上，仙人掌长在湖水中间的一块巨石上，其右脚抓着一条蛇，正用嘴把它撕碎；鹰的两边，饰以两束树枝，一束是桂树枝，一束是橡树枝；与墨西哥独立的最初捍卫者们的政府曾经使用过的设计相符。”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日，在共和国宫，写完尾声。

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① 见萨哈贡著：《新西班牙记事史》中考乌特莫克的同伴的叙述。——原注。

参 考 资 料

为了研究传说中的盖查尔柯亚脱尔（羽蛇）的形象，我阅读了以下的著名作品：

贝纳迪诺·德萨哈贡修士（Fray Bernardino de Sahagún）著：《新西班牙记事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de la Nueva España»）；《奇马尔波波卡古抄本（〈考乌蒂特兰纪年〉）》（Códice Chimalpopoca〔Anales de Cuautitlán〕）；胡安·德托尔盖马达（Juan de Torquemada）著：《印第安王国》（Monarquía Indiana）；《博尔希亚古抄本》（El Códice Borgia）；作为补充，还有堂费尔南多·德阿尔瓦·伊斯特利索奇特尔（Don Fernando de Alba Ixtlixóchitl）著：《历史著作》（Obras Historicas）和M.贝蒂亚（M. Veytia）著：《墨西哥古代史》（Historia Antigua de México）。

我所依据的基本作品则是，我父亲何塞·洛佩斯·波蒂略—韦伯工程师（Ing. José López-Portillo y Weber）著：《墨西哥历史运动》（Dinámica Histórica de México）和《征服墨西哥过程中的怪异事迹》（Lo Verdaderamente Extraño y Sobrenatural en la Conquista de México）（由墨西哥历史科学院在其书目通报上发表）。

在对盖查尔柯亚脱尔形象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个名

字最初是印第安神谱中属于“二元神”的诸神之一的名字。他和特斯卡脱利波卡一起推动一个永恒斗争的圆周，由此引起了宇宙的变化。这个二元神盖查尔柯亚脱尔——特斯卡脱利波卡，表现了和东方拜火教以及摩尼教后来的教义之相似性。这个永恒斗争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原则，一个是善，一个是恶，双方在动荡的反复中，互相产生其对立面。这个问题，就不在这里深入研究了。

我们还发现，在征服墨西哥的悲剧中，特别是在不幸的莫克特苏马那高尚而又饱受折磨的心灵中出现的一位神秘人物，他的名字也叫盖查尔柯亚脱尔。莫克特苏马按照传统的说法，等待着他回来把政权交给他。按照托尔盖马达的描写，这个人是一个白人，留着一圈黑胡须，大眼睛，宽额头，身材出众；他来自东方，为开化图拉和丘鲁拉做了贡献。他在这些土地上生活了多年，后来受到另一种信仰，凑巧就是信仰特斯卡脱利波卡的祭司的迫害，逃到海边，在柯亚查柯亚尔戈斯预言，将有一个大胡须的白人从东方来到，再次夺得政权，然后，根据有些说法，乘着一只蛇筏从海上而去；另外一些说法则认为，他投身一堆篝火，在被火烧的时候，心脏爆裂而出，升上了天空，形成了晨星。晨星这字其本来的意义之一，直译就是羽蛇。

最后，我们发现许多带头信奉该神的祭司们也以盖查尔柯亚脱尔为名，因此，在上述资料中都载有有关他们的活动情况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同一大堆与神有关的以及

与我们提到的这个人物有关的材料混杂在一起。

在这本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以印第安神谱中有关的哲理概念对这一神秘人物的人格化形象进行描述的。

有关特斯卡脱利波卡的祭司们为赶走盖查尔柯亚脱尔而发动的斗争的关键时刻的材料，则特别丰富。可以参阅萨哈贡的著作，特别是《奇马尔波波卡古抄本》中关于此事的生动的段落。

为了使预言一章更加完整，我们采用了综合的方法，即把《奇兰姆·巴拉姆·德丘马耶尔》(Chilam Balam de Chumayel)材料中有关预言的各个段落中的说法揉成一体，这些说法有：莫克特苏马惶恐不安的表现，以及萨哈贡引用的考乌特莫克的同伴们的叙述。这些话生动地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则以预言的形式，在它实际上说出来之前，简单地把它放到了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口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羽蛇
作者＝（墨西哥）何塞·洛佩斯·波蒂略
页数＝１６６
ＳＳ号＝１０１２３２９２
出版日期＝１９７８年０９月第１版